

华德福教育与人智学 1

九场公开讲座

1921 年 2 月 23 日至 1922 年 9 月 16 日

目录

导言 作者:René Querido

1、人智学的精神科学与当代文明的重大问题(精神科学与华德福教育之一)

海牙, 1921 年 2 月 23 日

2、精神科学视野中的教育与实践生活
(精神科学与华德福教育之二)

海牙, 1921 年 2 月 27 日

3、教育中的健康和疾病知识

多纳赫, 1921 年 9 月 26 日

4、华德福教育的基本原理

阿劳, 1921 年 11 月 11 日

5、基于人智学的教育方法

第一部分

克里斯蒂亚(奥斯陆), 1921 年 11 月 23 日

6、基于人智学的教育方法

第二部分

克里斯蒂安尼亚(奥斯陆), 1921 年 11 月 24 日

7、教育和戏剧

埃文河畔 斯特拉特福, 1922 年 4 月 19 日

8、莎士比亚与新理想

埃文河畔 斯特拉特福, 1922 年 4 月 23 日

9、“法语课”讲座概要

多纳赫，1922年9月16日

GA304_Waldorf_Education_and_Anthroposophy_1_中文版
_导言

导言

本书收录了鲁道夫施泰纳在 1921-1922 年间关于教育和社会问题的公开讲座。这是第一次在这里用英语展示，其中包含了许多其他地方没有发现的令人惊讶的珠宝。

1921 年被证明是人智学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情况正在稳定，但在中欧，许多社会问题仍然存在。鲁道夫施泰纳在战争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瑞士的多纳赫度过，尽管他在瑞士和德国做过许多演讲，但他不可能访问其他国家。

他最初的一次海外长途旅行把他带到了荷兰，进行了为期两周半的巡回演讲。除了向会员们演讲，他还向更广泛的公众做了许多演讲。

在这些讲座中，他在海牙做的第一个讲座直接涉及门槛守护者，门槛守护者就是将我们的普通意识与精神意识分开的精神存在。鲁道夫施泰纳在没有任何介绍的情况下，开始了一个基本问题，一个关于我们生活的物质主义时代和一个新的、超感性的意识的基本问题。他的叙述充满了生动的例子和类比。精神科学的任务是帮助深受科学训练影响的现代人类，通过完全的意识的方式跨越门槛，进入超感官的维度。施泰纳有说服力地指出，这些考虑对于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教学需求至关重要。

第二次讲座更具体地讨论了认识儿童发展阶段的迫切需要，讨论了满足儿童需要的课程问题。它强调了斯坦纳对科研成果和医学科学

成果的高度重视。精神科学并不寻求削弱普遍存在的唯物主义观点的贡献，而是进一步增加它们的维度，以便人类能够再次被理解为由身体、灵魂和精神组成。

9月26日和11月11日在瑞士举行的两次公开讲座为我们提供了鲁道夫施泰纳如何应对几乎不熟悉新的教育理想的公众的生动画面。任何读者——从普通人到家长到老师——都能从这些演讲中获益匪浅，因为鲁道夫施泰纳也讨论了对待成长中的孩子的健康和不健康的态度意味着什么。引用歌德的话：“考虑到是什么，但更多地关注如何（做）。”施泰纳对严格的教育原则和方法没有什么兴趣，但他敦促老师应该在洞察孩子成长本质的基础上实践一种教育艺术。他建议所有的教师都学习席勒的核心著作《关于人类审美教育的信》，并声称他们将从中获益匪浅。一次又一次地，孩子发展的三个阶段——模仿、权威和自由——被以鼓舞人心的方式处理。

施泰纳访问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期间，在奥斯陆举行了一次关于教育的公开讲座。一个有趣的话题出现在这里，施泰纳在早期给人智学的社会成员的讲座中提到过。为了正确地教育孩子，我们应该发现“未生生命”的因素。施泰纳创造这个术语是为了表达我们应该与人类出生前在精神世界中所经历的事物建立一种关系。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关注“不朽”。现在，在光明的新时代，“未生生命”的概念应该被添加进来，这样我们才能发展出一种对孩子们带来什么的虔诚的理解。

在鲁道夫施泰纳1922年的12次出国旅行中，应该特别提到他4月14日至25日在英格兰的逗留。著名的教育家，如当时威尔士加的夫大学学院的教育学教授麦肯齐教授，是1922年8月推动鲁道夫施泰纳在牛津大学演讲的委员会的积极成员。1921年，麦肯齐教授参加了歌德馆为教师们举办的圣诞课程，她对此印象深刻，以至于在牛津大学讲座结束后，她邀请鲁道夫施泰纳来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的莎士比亚节上讲授教育。由于这些报告的结果，麦肯齐教授和当时曼彻斯特学院的校长I.P.杰克斯，赞助了这个被证明是英国华德福冲动的一个突破。4月18日，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举行的莎士比亚艺术节上，一些杰出的英国知识分子代表发表了有关莎士比亚作品的演讲。这次会议由“教育新理念”工作委员会安排，设在这个庆祝活动的中心。施泰纳在斯特拉特福的两次演讲出

现在这本集子里。除了研究这些文本，听听斯坦纳本人后来报道的关于这个莎士比亚节可能是很有趣的：

在这方面，我被允许陈述我的人智学的观点，关于莎士比亚，教育，和今天的精神生活的要求。莎士比亚艺术的教育力量参与人类进化史的方式之一是莎士比亚艺术对歌德的影响。必须提出的问题是：这种巨大的影响力依赖于什么？

当我问自己这个问题时，我面对的是一个超感知的事实。任何人如果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然后将这种经历带入那个在“精确的洞察力”之前就已经传播开来世界，就会发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在超感官的领域中继续在灵魂面前活生生地出现，而新的自然主义戏剧中的人物要么在这个过程中完全变成了木偶，要么在某种意义上变得不能移动。

在想象中，莎士比亚的人物继续活着。他们不再像戏剧中那样继续进行同样的行动，而是在不同的情况下，随着事实事件的变化而行动。我认为这表明莎士比亚的人物形象深深扎根于精神世界，而歌德在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热爱中，不知不觉地体验到了这种根深蒂固的事实。

当他转向莎士比亚时，歌德觉得他自己好像被精神世界的事件抓住了。当我有机会在斯特拉特福就莎士比亚、歌德以及教育的本质在三堂课上发表演讲时，我的内心深处就有这样的经历。当我在 4 月 23 日，真正的莎士比亚节，谈到“莎士比亚和新理想”时，我对此的信念尤其强烈。由“教育新理想”委员会安排的节目同时，还在莎士比亚纪念剧院演出莎士比亚戏剧。由“教育新理想”委员会安排的节目，伴随着莎士比亚戏剧在莎士比亚纪念剧院的演出。我们有机会看到《奥瑟罗》，《凯撒大帝》，《驯悍记》，《第十二夜》，结局圆满，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

喜剧的表现是令人满意的，但我对悲剧的正确表现有不同的看法。

一则由哈里·科里森(Harry Collison)录制的趣闻可以添加到当地的色彩中：“每天晚上，聚会都去看莎士比亚戏剧的演出。

在《第十二夜》中，当托比·贝尔奇爵士坐在安德鲁·阿盖奇克的膝盖上时，鲁道夫施泰纳笑得前仰后合，观众都转过身来，演员

们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报纸报道指出了莎士比亚节和教育会议的重要性。鲁道夫施泰纳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伦敦时报 4 月 29 日的报道证实了这一点。今年会议上的著名人物是鲁道夫施泰纳博士，他目前不仅在教育领域而且在其他领域都很出色。在精神科学的指导下，他赋予迄今为止受到检验的一些教条以新的生命力量，他承诺通过借助超感知知识来学习了解孩子的灵魂，从而使教师摆脱不必要的困难。施泰纳博士用德语发言，尽管每过二十分钟就会插入一次翻译，但他仍然能够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吸引听众。他在发言中谈到了瑞士多纳赫的精神科学学校，以及他自己关于人类本质的研究。

在此期间，精神科学经历了一个相当大的突破。第一所华德福学校于 1919 年 9 月在斯图加特成立，当时学校蓬勃发展，荷兰和英格兰的类似学校已经种下了种子。鲁道夫施泰纳能够在中欧最大城市拥挤的礼堂前展示他的作品。

在维也纳举行的东西方会议上，他连续 12 个晚上向 200 多人发表了讲话。当地媒体每天都会报道这些演讲。

9 月份，多纳赫主要为法国学员开设了一个课程。讲座的标题是哲学、宇宙学和宗教。这个非常特别的事件也带来了爱德华·舒雷和斯坦纳之间的和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舒雷的强烈爱国主义，他们变得疏远。舒雷和许多阿尔萨斯人一样，对德国在 1871 年吞并他们的省份感到痛恨。81 岁的著名作家舒雷与 61 岁的施泰纳的会面是最热烈的。鲁道夫施泰纳为儒勒索尔韦恩准备了一份日常大纲，他是当时最杰出的法国记者，也是翻译。在目前的公开演讲集中，我们可以找到鲁道夫施泰纳自己关于教育的报告，这是他在法语课程上讲的。这篇文章简洁明了，特别能吸引法国人的注意力。

也许应该提到的是，目前在欧洲不同地区举办的讲座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每个不同国家的心态和兴趣。

最后，应该感谢出版商在这么多年之后，以英文提供了一系列讲座，

这些讲座特别有助于家长和教师更清楚地了解如何向更广泛的公众阐述以精神科学为导向的教育的核心问题。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因为他们是完全不妥协的，尽管他们从来没有打算用一个晦涩或不恰当的术语来使毫无准备的听众感到困扰。这些讲座也可以放在初学者的手中，他们希望以一种简洁明了的方式发现华德福教育的真正含义。

R. M. Querido,
科罗拉多州 博尔德

第 1 讲 人智学的精神科学与当代文明 的重大问题

海牙 1921 年 2 月 23 日

任何选择谈论我今晚和 27 日将要谈论的主题的人都知道，今天许多人渴望当代精神生活中的一个新元素，一种能够振兴和改变我们当代文明重要方面的冲动。这种渴望尤其存在于那些试图深入审视自己内心的人身上，当代社会的种种迹象表明，除非目前的趋势发生改变，否则我们的文明正走向全面崩溃。当然，这些标志本身就是过去几个世纪西欧文化流的许多特征的结果。

因此，我们今天所说的关于这个超感官世界的话，可以对每一个人的灵魂说的。甚至可以对一个脱离世界的隐士来说。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对那些在生活中完全和坚定地站着的人说：因为我们所谈论的是每个人的关切的。

但这并不是我今天和 27 日想再次发言的唯一观点。我想谈谈，如果我们让它们作用于我们的灵魂，我们文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态度的。那些感到被召唤去领导他们的人类同胞的人会发现有很多内心的不安，也让他们渴望精神和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的更新。

如果我们考虑人类目前的文化和精神状况，我们可以追溯到两个基本问题。一个是在当代科学以及科学生活在过去三四百年中发展的方式中大放异彩。另一个则是生活的实践领域，自然而然地，这个领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现代科学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看看最近科学带来了什么。在这一点上，为了避免任何误解，请允许我明确指出，人智学的精神科学——我在此将代表它——绝不能被视为反对现代科学的精神，精神科学的倡导者充分认识到现代科学的成功和重要成就。正是因为它希望不带偏见地进入自然科学的精神，人智学精神科学必须超越其局限和目标。自然科学，以其严谨、专业的学科，提供了关于我们人类环境中许多事物的准确、可靠的信息。但是，当一个人的灵魂询问他最深处的永恒的存在时，他从自然科学那里得不到任何答案，尤其是当科学以完全诚实和没有偏见的方式进行探索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发现许多人出于内在的宗教需求——在某些情况下更多，在另一些情况下更少——渴望更新旧的世界观的方式。外部科学，特别是人类学，已经提请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几个世纪以前，我们的祖先对今天分裂和碎裂许多灵魂的东西一无所知，即科学知识与宗教经验之间的不和谐。如果我们将我们今天的情况与古代盛行的情况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当时培养科学的人类领袖——无论他们的科学现在在我们看来多么幼稚——也点燃了他们人民的宗教精神。这两种精神之流之间当然没有分裂。

今天，许多灵魂渴望着类似的东西的回归。然而，我们不能说，古代智慧形式的更新——无论是迦勒底人、埃及人、印度人，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智慧——将有利于我们当今的社会。

那些主张这种回归的人很难说他们理解人类进化的重要性，因为他们忽视了人类进化的真正使命。他们没有意识到，今天不可能走上几千年前走过的同样的精神道路。每个时代都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特征，这是人类进化的内在特征。在每一个时代，人们都必须以适当但明显不同的方式寻求内在的满足。因为我们生活在二十世纪并接受教育，我们今天的灵魂生活需要一些不同于远古时代的人们曾经对他们的灵魂所需要的东西。对世界的古老态度的更新几乎不会有有利于我们现在的时代，尽管对它们的了解肯定有助于找到我们的方向。熟悉这些态度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古代内在满足感的来源。

事实上，这种内在的满足感是与科学知识的关系的结果，这种关系与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完全不同。

有一个现象，我想引起你们的注意。这样做就是让自己接受这样的指责：要么是自相矛盾的，要么是彻头彻尾的幻想。然而，人们今天可以说许多事情，即使在几年前，由于当时的普遍情况，提及这些事情也是非常危险的。过去几年(1914-1918)的灾难性事件改变了人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和感受。与过去十年的思想和感受习惯相比，今天的人们更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最深刻的真理可能在一开姶给人的印象是矛盾的，甚至是幻想的。在过去，人们谈论过一些今天的事情——特别是考虑到我们的科学知识——是难以接受的。这个问题将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再次被讨论，甚至可能在受过教育的有文化的圈子里。

我指的是门槛的守护者。这个守护者站在普通的感官世界和那些更高的世界之间，这种感官世界构成了正统科学的坚实基础，也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领域，而在那些是更高的世界之中，人类的超感官部分融入了精神的世界。在感官世界——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的现象，在其中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智慧认识到自然法则的运作——和我们内心所属的另一个世界之间，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古人认识到了一个深渊。他们觉得，要获得真正的知识，首先要跨越那个深渊。但是只有那些在神秘中心领导者的指导下经过精心准备的人才被允许这样做。今天，我们对于如何为科学培训和生活在科学环境中做好充分准备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然而，在古代，人们坚信，一个没有准备好的候选人不可能被允许接受更高的人类知识。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只有深入了解人类灵魂在进化过程中的发展，才能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这种洞察力超出了一般历史研究的范围。基本上，目前的历史知识仅仅依赖于外部资源，而忽略了人类心灵所经历的更微妙的变化。

例如，我们通常不考虑那些植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原始东方智慧的古代民族的特殊灵魂状况，这些颓废的形式只在东方生存到今天。

从根本上说，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灵魂与世界的协调是多么不同。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已经通过他们的感官来感知外在的自然，就像我们今天所做的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将各种感官印象与他们的智力结合起来。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自己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分离了。他们仍然觉察到自己身上有一种灵魂和精神的成分。他们感觉到他们的身体的物质组织被灵魂和精神所渗透。同时，他们也在闪电、雷声、流云、石头、植物和野兽中体验灵魂和精神。他们能在自己的内心预言什么，他们也能在自然和整个宇宙中感受到什么。对于这些过去的人类来说，整个宇宙都充满了灵魂和精神。

另一方面，他们缺少一些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显著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明显和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的自我意识比我们今天的更加模糊和梦幻。即使在古希腊也是如此。如果有人认为古希腊人的灵魂状态——精神组织——与我们大致相同，那么他只能理解希腊文化的后期阶段。在它的早期阶段，人类的灵魂状态和今天不一样，因为在当时，人们仍然对人类与自然的亲属关系有一种模糊的认识。就像一根手指，如果被赋予某种形式的自我意识，就会觉得自己是整个人类有机体的一部分，无法想象自己独立存在——因为那样它就会枯萎——所以早期的人类感到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也不会与之分离。

古代神秘学派的明智领袖们认为，这种对人类与自然的联系的认识代表了人类自我意识中的道德要素，决不能让这种意识认为世界是没有灵魂和精神的。他们认为，如果把这个世界想象成没有灵魂和精神的世界——就像现在科学界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那样——人类的灵魂就会被一种虚弱所攫取。古代智慧的老师们预见到，如果人们接受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这种世界观，灵魂的虚弱或昏厥就会发生。

你很可能想知道说这些话的理由是什么。为了说明存在正当理由，我想从历史中举一个例子——这只是其他许多可以选择的例子中的一个。

今天，我们对普遍接受的宇宙系统感到理所当然的满意，这个系统不再像中世纪那样反映出肉眼在天空中可以观察到的东西。我们采用了哥白尼的宇宙观，即日心观。然而，在中世纪，人们认为地球位于行星系统的中心——事实上，位于整个星空世界的中心——太阳和其他恒星一起围绕地球旋转。宇宙的日心说几乎完全颠覆了先前的观点。今天，我们坚持日心说，因为在早期的学校生活中我们已经学到并相信了这一点。它已经成为常识的一部分，并且被简单地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尽管我们认为中世纪和更古老的时代的人们独特地相信以托勒密为代表的地心说，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例如，我们只需要读一读普鲁塔克写的关于萨摩斯的阿里斯塔克斯体系的文章，他生活在基督教之前的古希腊。外部历史记载提到阿里斯塔楚的日心说。精神科学使情况变得清晰。

阿里斯塔库斯把太阳放在我们行星系统的中心，让地球围绕它旋转。事实上，如果我们把阿里斯塔库斯的日心说作为其主要轮廓——撇开最近科学研究提供的进一步细节——我们会发现它与我们目前对宇宙的描述完全一致。这是什么意思？只不过是萨摩人的阿里斯塔克斯背叛了古老神秘中心的教义。在这些学校之外，人们只能相信他们亲眼所见。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普通人眼中的宇宙是这样的呢？因为这些学派的领导人认为，在把任何人介绍到日心说系统之前，他们必须跨过一个内在的门槛，进入另一个世界——一个与人们通常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看不见的门槛守护者的保护，不受另一个世界的影响。在古代教师眼中，这个守护者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即使是超感官的存在。根据他们的观点，人类应该受到保护，以免突然睁开眼睛，看到一个可能失去灵魂和精神的世界。

但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观察它，创造我们自然界的图画——矿物、植物和动物王国——结果发现这幅图画没有灵魂和精神。当我们借助望远镜观测的计算，对天体的轨道和运动形成一幅图画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灵魂和精神的世界。神秘中心

的聪明老师们非常清楚，以这种方式看世界是可能的。但是，只有在学生经过必要的准备、意志生活的严格训练之后，他们才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他们的学生。然后，他们引导学生通过门槛守护者——直到他们做好准备。这项准备工作是如何完成的？学生们不仅要忍受巨大的剥夺，而且多年来，他们还被老师教导要严格遵守道德规范。同时，他们的意志生活受到严格的约束，以增强他们的自我意识。只有在他们从一种模糊的自我意识发展到一种更有意识的自我意识之后，他们才看到在门槛的另一边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什么：也就是根据宇宙的日心说，我们在外层空间看到的世界。当然，与此同时，他们也学到了许多其他的东西，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我们对世界普遍知识的一部分。

因此，古代的学生在学到今天几乎对每个男女学生都很普遍的知识之前，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这表明了时代和整个文明是如何改变的。由于外部历史对人类灵魂发展的历史一无所知，如果我们仅仅根据我们在历史书上读到的东西去看，我们就容易产生误解。

那么，古代神秘中心的学生们在跨过通往超感知世界的门槛之前带来了什么呢？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他们的本能生活，来自于他们肉体的驱动。通过这些动力或本能，他们看到了外部世界的灵魂和充满了精神。这就是现在所谓的万物有灵论。他们能感觉到人类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有多么密切。他们觉得自己的精神已经融入了这个世界的精神。与此同时，为了像我们早期学生时代学习的那样看待这个世界，那些古代人不得不经历特殊的准备。

如今，人们可以在书中读到各种有关“门槛守护者”——以及通往精神世界的门槛——的内容，这些书的作者主动涉及神秘主义的主题，往往是以一种半吊子的方式，即使他们的出版物带有一种了解神秘主义的气氛。事实上，人们常常发现，神秘主义越是模糊，它似乎对公众的某些部分施加的吸引力就越大。但是我在那里所说的，对于古人所谓的精神世界的门槛这个公正的精神探索者所揭示的，并不是今天许多教派和秩序所阐述的那种模糊的神秘主义，也不是许多人在门槛的另一边所寻求的那种。相反，这种知识在今天已经

成为普通教育的一个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的世界，与更古老时代的人们有着非常不同的自我意识。古代智慧的老师们担心，除非他们的学生的自我意识通过严格的意志训练得到加强，否则当他们被告知，例如，地球不是静止的，而是以极快的速度绕着太阳旋转，他们也在绕着太阳旋转时，他们的灵魂就会变得非常虚弱。这种从脚下失去坚实土地的感觉，是古人无法忍受的。这会使他们的自我意识降低到昏厥的程度。另一方面，我们在童年时期就已经学会了如何面对它。

我们现在几乎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经过精心准备，古代人民才能看透的那种世界观。然而，我们绝不能让自己怀念古老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现在的灵魂需求了。我所说的人智学的精神科学，既不是古老的东方智慧的复兴，也不是古老的诺斯替教义的复兴，因为如果今天给予这样的教义，它们只会产生腐朽的效果。另一方面，精神科学是一种基本的创造力，它存在于每个人的灵魂中，当我即将描述的某些道路被遵循的时候。

然而，首先，我想提请大家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普通生活，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已经代表了一种通往超感知世界的门槛，或者至少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槛。

生活在远古时代的人们，对于门槛另一边的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听到了什么，特别是从我们最有责任心的自然科学家那里，他们完全相信他们的方法是正确的？我们被告知，自然科学已经达到了知识的极限。我们经常听到“无知”、“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样的说法，只要我们保持在自然科学的范围内，这些说法就是完全合理的。古代民族可能缺乏我们强烈的自我意识，但我们缺乏其他方面。

为什么我们会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呢？我们通过思考和观察进入我们文明的世界的方式得到它，伴随着这些人包括哥白尼、伽利略、

开普勒、布鲁诺等等。这些思想家的作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知识，而且通过他们，现代人类经历了一次独特的灵魂生活训练。这些人所发展出来的思维模式在最近所取得的一切，都倾向于培养智力。它也强烈强调科学实验和准确、认真的观察。利用望远镜、显微镜、 \times 射线和光谱仪等仪器，我们检查我们周围的现象，我们主要利用我们的智力从这些现象中提取它们的基本和固有的自然规律。但是，当我们从事观察和实验时，我们实际上在做什么呢？我们的工作方式只允许推理能力和智力说话。

事实很简单，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主要是智力被用来促进人类发展。而智力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加强了人类的自我意识，使之变得更加强烈。由于这种硬化，我们能够承受一个古希腊人不可能产生的东西，也就是说，在一个没有坚实基础支撑的地球上，围绕太阳运转的意识。与此同时，由于这种强化的自我意识导致了一个没有灵魂和精神的世界的画面，我们被剥夺了我们的灵魂仍然渴望的那种知识。我们可以用它的物质现象——它的物质事实来看到世界，就像古人如果在神秘中心没有适当的准备是不可能看到它的那样，但我们不能再感知到一个精神世界围绕着我们。这就是为什么有责任心的科学家承认“无知”，并谈到我们所能知道的极限。

作为人类，我们站在这个世界上。而且，如果我们反省自己，我们必须不可避免地认识到，无论何时我们思考各种各样的事情或者根据实验和观察得出结论，某种精神上的东西正在我们身上起作用。我们必须扪心自问，“这种精神是否可能像某种隐士一样生活在与物质现象世界隔绝的环境中？这种精神是否只存在于我们的肉体之中？难道这个世界真的像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发现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没有灵魂和精神吗？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这是完全正确的吗？”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我们正面临一个新的门槛。尽管这种情况还没有渗透到整个人类的意识中，但是人类灵魂中对它的意识也并非完全缺失。人们可能不会去想它，但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它仍然作为一种预感而存在。

在灵魂领域发生的事情大多是无意识的。但是从这种无意识中产生了一种渴望，希望再次跨过门槛，增加精神世界的知识来呈现自我意识。

无论我们给这些东西起什么名字——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隐约感觉到——它们仍然属于我们文明最深处的谜团。有一种感觉是，必须再次找到一个包围着所有人的精神世界，自然科学所说的那个没有灵魂、没有精神的世界不可能是人类灵魂内心感觉统一的世界。

我们如何才能重新发现这种知识，而这种知识也会在我们心中产生一种宗教情绪？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一种方式去了解同时也满足我们对人类灵魂中永恒意识的最深层次的需求呢？现代科学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然而，任何没有偏见的人都必须承认，科学并没有真正产生解决方案，而是——人们几乎不得不说——恰恰相反。然而，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应该心甘情愿地接受。

在现代科学的帮助下，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它能帮助我们解开人类灵魂之谜吗？几乎没有，但至少它促使我们在更深层次上提出问题。当代科学把物质事实完全纯粹地摆在我面前，也就是说，不受个人或主观因素可能以灵魂和精神的形式引入的影响。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存在于我们灵魂深处的问题。当代科学的一项重大成就就是，我们面临着新的、不断深化的谜题。因此，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对这些深化的谜题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可以从海克尔、赫胥黎或斯宾塞的精神中学到的东西，并不能使我们解开这些谜题成为可能，但却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地体验到当代人类所面临重大问题。

这就是精神科学——精神科学——发挥作用的地方，因为它的目的是引导人类以符合其当代特征的方式，跨过进入精神世界的新门槛。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这是如何能够区别于过去的男人或女人的呢？我现在想说明一下，哪怕只是简单地概括一下。你可以在我的书《如何认识更高的世界》和《神秘科学》以及我的其他出版物中找到更详细的描述。首先，我想提请大家注意那些希望从事精神研究或成为精神研究者的人的出发点。这是一种内在的态度，由于目前的情况，一个现代人根本不可能有同情心。这是一种心灵上的态度，我称之为智力上的谦虚或者谦卑。尽管在过去的三四百年间，智力的发展达到了人类进化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一个想成为精神研究者的人仍然必须达到智力上的谦逊或谦逊。让我用一个比较来澄清我的意思。想象一下，你把一卷莎士比亚的戏剧交给一个五岁的孩子。孩子会怎么做？孩子会玩这本书，翻开书页，也许会撕掉它们。他或她不会使用这本书，即使它是被使用的。但是，十到十五年之后，那个年轻人对同一本书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他或她会根据这本书的预期目的来对待它。发生了什么？与此同时，在孩子身上潜伏的能力也通过自然成长、抚养和教育得到了发展。在这十到十五年的时间里，孩子已经成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灵魂存在。现在，一个成年人，尽管已经通过智力吸收了环境的科学气候，但还是获得了智力上的谦逊，他可能会说：我与感官世界的关系可以比作一个五岁的孩子与莎士比亚戏剧集的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可能在我体内蛰伏。就我的灵魂和精神而言，我也可以成长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存在，并且更深入地理解感官世界。

然而，现在人们不喜欢采取这种知识谦虚的态度。思维习惯和对生活的心理反应会引导我们走向不同的方向。那些通过正常教育渠道的人可能会进入高等教育，那里不再是加深内在知识和培养意志和灵能力的问题。因为，在这样的科学训练中，一个人基本上保持着他或她继承的能力和普通教育所能提供的水平。当然，科学通过实验和观察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只是通过那些已经存在于通常所谓的现代文化中的智力力量来实现的。在推进知识的过程中，科学的目标并不是培养人类的新能力。人们绝不会想到，任何一个已经掌握了我们现有知识的人，无论是通过普通生活还是通过科学，可能实际上正在以一种类似于一个五岁的孩子对莎士比亚作品集的反应的方式来面对自然界。我们没有考虑到新的认知能力的发展可能会极大地改变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态度。然而，这种新的能力是可能的，这正是任何希望研究精神世界的人智学，即精神科学所要求的态度。在这里，目标是发展每个人固有的人类能力。

然而，为了把这些潜力带到一定的发展阶段，首先必须经历大量的事情。

我说的不是为了灵魂的发展而采取非凡甚至迷信的措施。相反，我说的是增强那些在日常生活和现有科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相当普通、众所周知的才能。然而，尽管这些能力一直在被应用，但它们并没有在出生和死亡之间的生命中得到充分发展。

有许多这样的能力，但我想描述今天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其中的两个。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在前面提到的书中找到。

首先，有记忆或记忆的能力，这在生活中是绝对必要的。人们普遍认识到——任何对这些问题特别感兴趣的人都会从心理学和病理学的书籍中知道——一个人的记忆不受损害，我们的记忆应该允许我们回顾过去的生活，直到童年早期，这对于一个健康的灵魂生活是多么重要。在我们的过去，不应该存在记忆画面不能重现的时期，让事件再次发生。如果一个人的记忆被完全抹去，那么这个人的自我或我实际上就会被摧毁。严重的灵魂疾病会降临在这样一个人身上。记忆使我们有可能以苍白或生动的画面重现过去的经历。正是这种能力，这种力量，才能得到加强和进一步发展。它的特点是什么？没有它，经历飞逝而过，没有留下任何持久的痕迹。而且，如

如果没有记忆，通过这些经历形成的概念将只是转瞬即逝的。我们的记忆为我们储存了这样的经历(在这里，我只能给出粗略的提示；在我的著作和发表的讲座中，你会发现对记忆的科学处理)。记忆给予短暂的印象持续的时间。这种记忆的品质被认为是应用精神科学方法的第一步。然后通过我在前面提到的书中所说的冥想和专注，它得到了加强和进一步发展。为了实践这两种活动，一个学生，在向在这些问题上有经验的人寻求建议或从适当的文献中获得必要的信息后，将把意识集中在某些相互关联的心理形象上，这些形象被清楚地定义并且容易调查。它们可能是几何或数学模式，一个人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肯定不是来自生活的回忆，出现在自己的潜意识。

任何以这种方式存在于意识中的东西，都必须来自于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一个人决不能允许自己成为自我暗示或梦想的对象。一个人思考自己选择把什么放在自己意识的中心，并在完全的内心平静中持续更长的时间。正如肌肉在从事某种特定类型的工作时得到发展一样，当灵魂从事捕捉和持有特定心理形象的非常规活动时，某些灵魂力量也会展开。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事实上，不仅有人相信，当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个精神科学家正在利用模糊的影响，而且还有其他人相信，实现我在这里描述的方法很简单，这些方法应用于一个人灵魂生活的私密区域。

远非如此！当然，有些人觉得练习这些练习更容易，但是其他人则需要更加努力。当然，这种冥想的深度远比花在上面的时间长度重要得多。然而，不管是什么情况，一个人必须坚持多年的努力。一个人以这种方式在灵魂中实践的东西，实际上并不比在实验室、物理讲堂或天文台做的容易。要满足外部形式的研究所提出的要求，并不比忠实、谨慎和认真地进行精神研究要求人类灵魂在多年的时间里得到培养的要求更难。

然而，作为这种实践的结果，某些内在灵魂力量，以前我们只知道作为记忆力量，最终获得力量和新的灵魂力量进入存在。这种内在的发展使人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唯物主义的解释所说记忆的力量，它认为人类的记忆能力是与物质身绑定在一起的，如果神经系统的构成有什么问题，记忆就会被削弱，就像它在老年时一样。总

之，人们认为精神能力取决于物质条件。就出生和死亡之间的生命而言，精神科学并不否认这一点。因为无论是谁发展了我所描述的记忆的力量，通过直接的洞察力就知道普通的记忆是如何依赖于人类的物质身的，普通的记忆使人联想到灵魂之前的过去的经历。另一方面，正在发展的新的灵魂力量变得完全自由和独立于物质身。因此，学生体验到如何可能生活在灵魂的某个区域，以便一个人能够拥有超感知的经验，就像一个人在物质身中拥有感知的经验一样。

现在我想给你们解释一下这些超感官体验的本质。

人类的生活在清醒和睡眠之间经历着有节奏的变化。入睡和醒来的时刻，以及在睡眠中度过的时间，都点缀着清醒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什么？当我们入睡的时候，我们的意识会变得模糊，在大多数情况下达到零点。梦有时会从半意识的深处“冒出来”。很明显，我们在这种状态下还活着，否则，作为睡眠者，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去世，每天早上又要活过来。人类的灵魂和精神是有活着的，但是在睡眠中，我们的意识会减弱。这种意识的减弱与我们在入睡和醒来之间无法运用我们的感官有关，也与我们无法获得来自我们意志的身体器官的冲动有关。

这种意识的减弱可以被那些已经发展出新的更高能力的人所克服，我已经谈到了他们的记忆能力。这些人达到了一种状态，就像他们在睡眠中所做的那样，他们不再需要眼睛来看，也不再需要耳朵来听。他们不再需要感受周围环境的物质的温暖，也不再需要在正常条件下通过肌肉和整个人类身体组织工作的意志冲动。他们能够关闭一切与物质身相关的东西。然而，他们的意识并没有像通常在睡眠中那样减弱。相反，他们能够完全意识到通常只与睡眠状态有关的条件。精神研究者保持完全清醒。正如一个沉睡的人被一个虚无的黑暗世界所包围，一个精神研究者也被一个与感官世界无关的世界所包围，这个世界和感官世界一样充实而强烈。在清醒状态下，

我们用感官面对感官世界。但是，当他们能够完全意识地从物质身中解放出来时——也就是说，当他们能够完全意识地进入通常在入睡和醒来之间经历的状态时——精神研究者就会面对一个超感知的世界。

因此，他们学会认识到，一个超感知的世界总是围绕着我们，就像感知世界在日常生活中围绕着我们一样。然而，这里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在感官世界里，我们通过感官感知外在的事实，通过这些事实，我们也意识到其他存在的存在。外在事实占主导地位，而存在物或存在物在这些外在事实的背影下感受到它们的存在。但是，当超感官的世界向我们敞开时，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众生的存在。当我们睁开眼睛去看这个超感官世界的时候，真正的存在就包围了我们。首先，我们不能把这个具体的、真正的超感知存在的世界称为我们现在发现自己是一个事实的世界。我们必须通过其他方式为自己获得这些事实。它是现代人智学的精神科学的一个成就，它使人类能够再次跨过一个门槛，进入一个不同于我们周围的世界。

当你学会了从物质身中独立出来的状态之后，你最终会意识到，不仅在睡眠中灵魂提升自己离开身体，只有在觉醒时才会回到身体中，而且这种回归是由灵魂对物质身的强烈渴望引起的。超感知认知使我们能够认识到灵魂的真实本质，灵魂在觉醒后重新进入物质身是因为它在睡眠中对身体的渴望。此外，如果一个人能实现入睡和觉醒的真实概念，一个人的理解就会扩展到这样一个程度，最终在灵魂通过概念和出生从精神世界下降到遗传提供的身体之前学会了解它。

一旦一个人掌握了人类灵魂的本质，并且学会了在入睡和醒来之间跟随它到身体之外——同时认识到不那么强大的力量把它拉回躺在床上的身体——那么一个人也开始知道当灵魂从身体释放并通过死亡之门时会发生什么。一个人学会理解为什么人类的灵魂在睡

眼中只有一个模糊的意识是因为它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返回到身体。正是这种对身体的渴望，使人类意识在入睡和觉醒之间的时间里变得迟钝，进入一种完全无力的状态。另一方面，一旦灵魂通过死亡，这种对物质身的渴望就不再存在了。

一旦，通过新发展的增强记忆的能力，我们已经学会了了解人类的灵魂，我们就可以跟随它超越死亡之门的进一步发展。然后一个人学会认识到，由于灵魂不再受到物质身的束缚，因此不再渴望回到物质身，灵魂现在能够在精神世界中保留自己的意识，这种意识不同于通过物质身的工具给予的意识。一个人开始认识到，在出生之前，灵魂中存在着一些力量，在它还在精神世界的时候，就把它吸向物质身。然而，那个物质身还是相当不确定的，它给下降的灵魂投下了一道光。然后一个人开始看到灵魂是如何发展出重新进入物质世界生活的强烈愿望的。一个人学会了知道——但是用另一种语言——人类灵魂的永恒存在。这个存在变得清晰，通过它，一个人也学会了理解其他的东西。

一个人在经历出生和死亡的过程中，学会了在图画中认知灵魂的永恒存在。我把那些照片叫做想象力。人们开始认识到，正如身体属于感官世界，灵魂也属于超感官世界；正如人们可以借助物质身来描述感官世界，人们也可以借助精神来描述超感官世界。除了感官世界之外，人们开始了解超感官世界。但是，为了获得这种能力，有必要培养另一种灵魂品质，仅仅提到这种品质——作为获得更高知识的一种方式——就足以使现代科学家退缩。

当然，一个人可以完全尊重这个原因，但是我不得不告诉你关于第二灵魂能力的增强是真实的。

正如我所说，第一种被开发的力量是记忆的能力，然后它就变成了一种独立的力量。第二种需要发展的力量是爱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在出生和死亡之间，爱通过物质有机体发挥作用。它与人类本

性的本能和驱动力密切相关，只有在崇高的时刻，这种爱才能把自己从人类肉体中解放出来。在那些时刻，我们体验着从狭隘的自我中解放出来。这样的爱是一种真正自由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一个人不会屈服于与生俱来的本能，而是忘记了平凡的自我，将自己的行动和行为引向外在的需要和事实。正是因为爱与自由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我才敢于在我的书《作为精神之路的直觉思维》(Intuitive Thinking as a Spiritual path, 18)(1892年首次出版，我在书中试图从哲学角度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学)中公开阐述，爱不仅不会让人们失明，反而会让他们看到东西，也就是说，自由。爱通过让我们依赖于个人需求，引导我们超越那些否则会蒙蔽我们的东西。爱让我们向外部世界投降。它消除了任何妨碍我们完全自由行动的东西。因此，现代精神探索者必须发展这种爱——以真正自由的行为，积极地照耀到普通生活中的爱。渐渐地，爱必须被精神化，就像记忆的能力必须被精神化一样。爱必须成为纯粹的灵魂力量。它必须使人作为一个灵魂个体完全独立于身体，以便他或她能够从血缘关系和整个物质组织中解放出爱。这种爱带来了自我与外部世界的融合，与人类同胞的融合。通过爱，一个人与世界融为一体。

这种新发展起来的爱的力量还有另一个结果。它使我们成为精神世界的“同事”，我们已经能够通过新发展的记忆能力进入这个世界。在这一点上，我们学会了知道真实的存在作为精神事实。当我们描述外部世界的时候，我们现在不再说我们现在的行星系统起源于某个原始的宇宙星云，并且在遥远的未来再次落入尘埃——或者再次落入太阳。我们并不认为自然因此与精神世界格格不入。而且，如果今天的人们是诚实的，他们会不由自主地意识到一方面是他们最珍贵的东西，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对世界的解释。人们经常遇到受压迫的灵魂说：“自然科学谈论的是一个绝对必然性的世界。它告诉我们，世界起源于原始的薄雾。这浓缩成了自然王国——矿物王国、植物王国和动物王国，最后还有人类王国。然而，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些东西在升起，这些东西无疑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和价值，即我们的道德和宗教世界。

这是我们灵魂面前的一样东西，它使我们成为真正的人类。但是对自然科学世界的一个诚实的解释告诉我们，这个地球，这个我们像宇宙中的隐士一样坚持我们的道德观念的地球，将会瓦解，将会再次落回太阳，最终成为一个巨大的火山灰。一个巨大的墓地将是我们留下的全部，我们所有的理想将被埋葬在那里。”

这就是精神科学进入的时刻，不仅仅是为了给予新的希望和信仰，而是完全依赖于它自己确定的知识，正如我已经描述过的那样。它指出，世界的自然科学理论只提供了一个抽象的观点。事实上，这个世界充满了精神，充满了超感性的存在。如果我们回顾原始时代，我们会发现地球的物质起源于精神世界，而且地球现在的物质本质将在未来重新成为精神。正如人在死亡时会有意识地放弃物质身进入精神世界一样，地球的物质部分也会像尸体一样消失，那时在地球上和人类身上的灵魂和精神将在未来重新出现，即使地球已经灭亡。基督的话——作为同一主题的变体——听起来是真实的：“天地都将近逝去，但我的话语不会逝去。”因此，人类可以说：“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一切都将消亡，就像人类个性的短暂部分——身体一样。”但是，从这种死亡中，从地球上作为道德存在的东西将再次升起。人类会感知周围的精神世界，他们会生活在一个精神世界中。”

通过这种方式，深化精神知识，人智学的精神科学以不同于外部科学的方式满足了我们当今文明的需求。它将知识和认识深化到深切的虔诚、宗教意识的层次，给人以精神上的自我意识。

从根本上说，这是当代文明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但是，只要人类缺乏适当的内在稳定性，只要他们觉得自己是在某种真空中漂浮的物质实体，他们就不能发展出强大的内在存在，也不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直接影响社会状况的外部规划和组织，必须由人们自己创造。这种外在的社会条件对于现在和未来的文明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问题引导我们寻找人类真正的意识。但是，只有那些通过精神锚定而获得内在稳定的人，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适当的位置。

因此，第一个问题是，人们怎样才能把自己置身于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在日常生活的事情上保持内心的坚定和确定？第二个问题涉及人际关系，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对我们对人类同胞的态度：每个人遇到他或她的同胞的方式。在这里，我们进入了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现代文明给我们带来的不是新的解决方案，而是新的谜题。只要想想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如何拓展了技术的范围！每时每刻围绕着我们的技术、商业和交通都是这种看待感官世界的新的、宏伟的方式的产物。然而，在这个技术时代，我们一直未能找到一个新的、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就是，作为人类，我们如何生活在这个复杂的技术、商业和交通充斥的世界？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现代文明本身的副产品。这个问题尚未得到解决的事实可以从破坏性的政治运动（施泰纳指的是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中看出来，我们越往东走，甚至直接进入亚洲，这些运动的破坏性就越大。由于人类本能的作用，那里的世界上没有任何高尚或崇高的东西。相反，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紧迫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破坏和毁灭统治着这个时代。毫无疑问，如果东方正在兴起的东西传播到世界各地，现代文明将会灭亡。潜伏在那里，意图导致现代文明衰落的东西，远比生活在西方的人们所能想象的要可怕得多。但它也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解决当代文明的问题还需要其他的东西。

我们仅仅在现代技术的范围内工作是不够的，现代技术是现代世界观的产物。我们还必须努力实现另一种可能性。人类已经与他们与自然的古老亲缘关系疏远了。在他们的实际活动和职业生涯中，他们被置于一个没有灵魂、精神空虚、机械化的世界。从与自然的合作，他们已经导致操作机器和处理无精打采和机械的交通工具。我们必须再次找到方法，给他们一些东西来代替与自然古老的亲缘关系。

而这只能是一种世界观，它以强有力的声音与我们的灵魂对话，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生活中还有比外在体验更多的东西。人类必须在内心深处确信，他们属于一个超感官的世界，属于一个永远围绕着他们的灵魂和精神的世界。他们必须看到，有可能以与物理世界相同的科学准确性来研究这个世界，物理世界正在被外部科学的研究和探索，并导致了这个技术时代的到来。只有这样一种关于超感知的新

科学才能成为人与人之间新的、正确关系的基础。这种科学不仅将使他们能够看到人类同胞在出生和死亡之间的生命中出现了什么，而且将使他们通过人类与精神世界的密切联系，认识和尊重人类不朽和永恒的东西。这样深入的知识必将带来一个更好的改变，一个人如何看待另一个人。

这里还有第三点很重要。正如”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要我们相信的那样，人的生命并没有在出生和死亡的界限内完全耗尽。相反，我们在地球上每时每刻所做的事情不仅对地球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整个宇宙都有重要意义。当地球逝去的时候，我们从道德、灵魂和精神深处带入日常工作的东西将升起，生活在另一个世界。转化后，它将成为普遍精神化的一部分。

因此，人智学的精神科学以三种方式来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它使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的精神。它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同伴身上看到其他灵魂和精神的存在。它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尘世的行为，无论多么卑微和实际，都具有宇宙和普遍的精神意义。在朝着这些目标努力的过程中，精神科学不仅在理论上是活跃的，而且已经进入了实际生活的领域。在斯图加特，有一所由埃米尔·莫尔特创办的华德福学校，我被邀请担任校长。这所学校的教学原则和方法是基于我在这里所说的精神科学所获得的洞察力。此外，在巴塞尔附近的多纳赫，坐落着歌德馆，这里是我们精神科学学校的所在地。这座位于多纳赫的歌德馆还没有完工，但是去年秋天我们已经在这座未完工的建筑里举办了大量的课程。

不久前，在以前的一个场合，我也被邀请在荷兰这里谈论精神科学。在那个时候，我只能说它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而存在，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从那时起，精神科学就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形式。它已经开始在多纳赫建立自己的学校。去年春天，我向大家展示了我今晚所描绘的精神科学的研究的开端是如何应用于所有科学分支

的。在那次会议上，我向医生和医学生们展示了精神科学的成果，通过严格和准确的方法，可以应用于治疗学。医学问题常常涉及与人类一般健康有关的其他问题，是每个有良知的医生都认为属于我们现代文明事实的问题。它们之所以成为谜语，是因为现代科学不会仅仅从观察可感知的事物中崛起，也不会扩大其研究范围，将超感知的精神世界也包括在内。在那个秋季的课程中，来自法律、数学、历史、社会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和教育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试图展示人智学的精神科学是如何充实科学分支的。艺术界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展示精神科学如何激励他们发现自己专业领域的新发展。此外，还有其他来自商业和工业等实际生活领域的人士。这些可以表明，精神科学不仅使他们摆脱了将世界带入上一次战争灾难的老套路，而且还可以帮助人们在更高的意义上与实际生活联系起来。这些课程旨在表明，精神科学远远不是培养业余爱好者或模糊不清的神秘主义，而是能够进入所有科学并使其结出果实，这样做是提升和连接每一个独立的分支，使其成为人类全面的精神超感官概念的一部分。

下次我将更多地谈到精神科学的实际应用，特别是在教育和社会问题方面。一旦我这样做了，你就会明白，人智学的精神科学并不是在争取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模糊的神秘主义，而是希望自觉地把握精神。它希望这样做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人类必须认识到他们与其真正的精神起源之间的关系；第二，因为精神力量打算干预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和物质事务。

因此，任何试图将没有精神的生活与真正实际的生活结合起来，或将精神态度与日常生活隔绝起来的人，肯定没有掌握人智学的精神科学的真正本质，也没有认识到我们当代的最高需要。

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人，他们理解精神科学学校为了人类的利益所追求的目标，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

鉴于我们当前文明面临的重大问题，我们已经发现人们认识到以这种方式工作的必要性。鉴于我们现代文明所面临巨大问题，他们认识到这种工作方式的必要性。然而，由于当地环境的困难，歌德馆的完工被大大推迟了。这座建筑物仍然处于未完工状态，它的完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朋友们的持续帮助，他们有心和理解力为人类进化提供支持，这是今天所需要的。然而，尽管有这些困难，还是有一千多人聚集在我们课程的开幕式上。游客可以在多纳赫看到，精神科学试图从整个人类身上锻炼，它不希望只吸引头部。他们可以看到，它不仅通过实验和观察可以获得的东西，而且通过努力实现真正的艺术表达，摆脱空洞的象征意义或迂腐的寓言，寻求前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多纳赫的建筑不能随意使用任何风格的原因。它的建筑也必须来源于精神科学本身的相同来源。因为精神科学努力利用整个人类，所以精神科学不如其他科学那么片面，而其他科学只在实验和观察的基础上工作。它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精确，而且，它还想和整个人类对话。

关于实际方面，下次我将有更多的话要说。今天，我想通过展示灵性研究是如何引导我们进入当前的状态来为今天的工作做准备。在谈到实践方面时，我希望展示我们这个时代是多么需要人智学的精神科学所提供的东西。这样的精神科学试图补充对物质世界的认真和有条不紊的研究，它比其他任何精神运动都更加认可物质世界。它也能够导致宗教的深化和艺术的冲动，就像古老的，本能的科学的神秘中心，然而，更新，将不再满足我们目前的需要。

在处理实际问题时，我必须表明，精神科学绝不是反宗教或反基督教的。如同所有其他真实的宗教愿望一样，精神科学朝向内在深化，朝向精神。

这给了我们希望，那些仍然反对精神科学的人最终会找到他们进入精神科学的方法，因为精神科学朝着属于所有人的方向努力。它朝着精神而努力，人类需要精神。

第2讲 精神科学视角下的教育与实践生活

海牙 1921年2月27日

在我的第一次演讲中，我提请大家注意人智学的精神科学的本质。我提到了在精神科学中如何寻找方法，使精神探索者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透过感官和智力透过外在的、可感知的世界一样透彻地探索一个超感知的世界，这些感官和智力系统化并解释感官印象的结果。我在上次演讲中描述了这些方法。我强调，除了今天的普通科学，还有另一种科学存在。这使用了精神的方法，通过它的研究路径和沿着它展开的内在经验，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我们被一个超感知的世界所包围，正如在普通的意识状态下，我们被感知世界所包围。现在我想回到上节课阐述的前一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将构成我今天要讲的内容的基础。

这里提到的人智学的精神科学，完全不反对与过去三四个世纪以来形成的自然科学的世界观。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这种精神科学只反对那些不考虑现代自然科学的结果的观点，因此变得或多或少的稀释。精神科学希望成为自然科学思维的延伸或延续。只有这种精神科学的延续才能让一个人获得那种能够回答现代人心灵和灵魂最深处的渴望的知识。因此，通过精神科学，一个人真正了解了人类。

不久前，现代科学以一种被精神科学完全认可的方式，给了我们一个关于生命有机体直到人类的逐渐发展的精彩调查。然而，说到底，人类只是进化的最终产物。

生物学指的是在人类和各种动物身上都能找到的某些肌肉。我们也知道一个人有一定数量的骨骼，这个数字与高等动物的骨骼相对应。总之，我们已经习惯于解释高等动物和人类的整个骨骼结构的出现是一个从较低阶段到较高阶段的发展过程。但是我们不知道人类独有的基本特征。任何愿意不带偏见地看待形势的人都必须承认，我们不知道什么构成了一个人。一般来说，对自然现象和所有生物体都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直至包括智人在内，然后得出结论，即人类被外在自然所包围。但是，一般来说，对什么是本质上的人没有真正充分的概念。

在普通的实际生活中，我们发现了类似的情况，这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科学思维和知识的结果。我们发现它的影响盖过了现代生活，造成了大量的困惑和痛苦。不了解人类本质的后果在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问题中变得非常明显。数百万属于被传统宗教和信仰抛弃的无产阶级的人认为，现实不再存在于人的灵魂中，而只存在于生活的物质方面，存在于外部经济领域的生产过程中。道德、宗教、科学和艺术，作为人类历代培养出来的东西，被认为只不过是一种建立在坚实的物质甚至经济物质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生活的道德和文化方面几乎就像一种蒸汽，从唯一的现实——物质现实——升起。在这里，再一次，什么是真正的人类灵魂和精神——什么是人类的精神-精神——已经被消除了。

无法了解人类，因而无法观察和体验人类本性的真理，无法将人类理想带入社会领域的意志冲动——这些似乎是现代社会的特征。

另一方面，人智学的精神科学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为了我们同时代的一些最优秀的人的灵魂最深处，但往往是无意识的渴望，需要在这个方向上完成什么。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真正了解人类，其次要有一种强烈的内在满足感，足以使一个人将灵魂中产生的真正的社会冲动带入公共生活。因为，如果没有我们人类深处产生的这些冲动，即使是最好的外部实际安排也不会导致在最广泛的圈子里被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但许多人仍在为之努力，即有尊严的人类存在。

正如我几天前在这里描述的那样，通往精神世界的道路很容易被理解为使人与生活疏远的东西，而不是把人引向我今天再次向你们提出的两个重要问题。

因此，在瑞士多纳赫的歌德馆实践人智学的精神科学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建筑物尚未完工，但精神科学有可能在那里进行实践活动，展示人性知识和人的能力如何能够进入实际生活领域。

最重要的实践活动之一无疑是对年轻人的教育。

那些在儿童教育领域工作的人基本上是在处理下一代将要进入世界的问题，这意味着很多。抚养和教育孩子是在不久的将来工作的直接方式。人智学的精神科学在寻求一种理解人性的方法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能够以一种广泛而全面的方式理解人成为孩子的过程。通过对成长中的孩子的全面了解，精神科学寻求创造一种真正的教育艺术。因为精神科学在理解和渗透人性方面所能提供的东西并不终止于抽象或理论，而是最终发展成为一种艺术的理解，首先是对人类形式的理解，然后是对人类灵魂和精神潜力的理解。坚持认为科学需要一种通常被称为冷静的对待客观概念的方法是很好的。但是，女士们先生们，如果整个世界，如果大自然，根本没有这样的概念呢？如果它蔑视我们希望将其创造力限制在我们试图限制它的那种自然法则范围内的愿望呢？如果世界的创造力逃避了我们清醒的、仅仅是外在的把握和我们相当轻量级的逻辑概念呢？我们当然可以提出我们的要求，但是通过这样做我们是否会获得真正的知识取决于自然是否依照它们工作和创造。

无论如何，最近的科学态度没有认识到人性的本质，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以下几点。在她向上攀登的过程中，从矿物王国，到植物和动物王国，再到人类王国，大自然的创造力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理智掌握和清醒的逻辑，迫使我们越来越艺术化地处理她的作品。最终存在于人类身上的东西有很多种解释，并表现出多方面的特征。而且，由于精神科学以自己的方式寻求知识、宗教深度和艺术创造力之间的内在和谐，因此它能够正确地——也就是精神上——审视作为一个人的神秘而令人钦佩的创造物，以及它是如何置身于这个世界上的。

上一次，我谈到如何能够以科学的准确性来观察人类在怀孕或出生时进入物质存在之前所生活的世界。我指出，人类的精神和灵魂，是如何从精神世界降临，在人智学的研究者的精神眼前，显示自己在未来地球身体的内部工作，只从前几代人遗留下来的遗传物质中提取物质。

今天谈论这些事情的人很快就会被判断为前后矛盾。然而，精神科学所追求的方法与自然科学所采用的方法大致相同。主要区别在于，自然科学各个分支所涉及的工作是在适当的实验室、诊所或天文台进行的，而精神科学直接接触人性，以便像自然科学家观察其特定研究领域的任何事物一样有条不紊地观察人性。然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情况更为直接，因为在自然科学中比在精神科学中更容易进行观察和寻找潜在的规律。

作为第一步，我想提请你们注意一个人可以通过一种真正自然科学的方式在成长中观察到什么。当然，就精神科学而言，我们必须在我们的观察中包括人类在几个不同的生命阶段的逐渐发展。其中一个阶段从出生到牙齿的改变，也就是说，直到第七年左右。认识到第七年左右的一个节点可能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倾向于神秘主义的印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下面的观察结果与神秘主义没有什么关系，就像彩虹的七种颜色之间的区别一样。它们只是对正在成长的孩子进行客观、科学观察的结果。即使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很明显，当一个孩子大约七岁的时候，内部的力量把他的第二颗牙齿从身体里挤出来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个强大的变化。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表明已经得出了某种结论。

当我们不把我们的观察局限于这第七年的物理或牙齿变化方面，而是把它们扩展到与物理变化同时发生的平行发展时，正在发生的事情就会变得更加清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有任何观察能力，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孩子的整个灵魂生活在这个时期是如何逐渐发生变化的。我们可以观察到，过去只能形成模糊和模糊概念的孩子，现在开始形成更清晰的轮廓概念——事实上，直到现在，孩子才开始形成正确的概念。此外，我们注意到一种完全不同的记忆正在展开。以前，孩子年轻的时候可能经常表现出优秀记忆力的迹象。然而，这种记忆是完全自然和本能的。虽然以前没有必要在记忆的过程中作出任何特别的努力，但是经过这个分水岭的儿童现在必须在脑力上努力清楚地记住过去的事件。简而言之，很明显，随着七岁左右牙齿的变化，孩子开始活跃在心理意象的领域，形成简单的思想，并在有意识的意志活动的领域。

但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在孩子的灵魂和精神中观察到的这种力量在哪里，形成了更清晰的心理图象和思想？在孩子的乳牙脱落之前，那股力量在哪里？这是我们当代理论心理学家尚未提出的问题。

当物理学家在物理过程中观察到不是由于外部原因而引起的热量增加时，他们用“潜热释放”的概念来解释这一现象。这意味着出现的热量以前一定存在于物质本身中。类似的思维也必须应用于人类生活的情况。那些灵魂和精神的力量在孩子七岁之后出现之前在哪里呢？它们潜伏在孩子的身体组织里。它们在有机生长和有机结构方面都很活跃，直到第二颗牙齿突出，达到某种高潮，表明这第一个生长期的结束，在孩子的早期阶段特别活跃。

今天的心理学相当抽象。人们思考灵魂与身体的关系，并设计出最引人注目、最雄辩的假说。然而，空洞的短语不会导致教育的艺术。就精神科学而言，它表明我们在一个七岁以后的孩子身上看到的认知能力在第二次牙列出现之前就已经积极地参与到其内部器官中去了。它表明，在一个孩子的灵魂出现后，牙齿的变化是积极的，以前作为一种有机力量，现在已经解放。

以类似的方式，一个真正精神研究者以具体的方式——而不是抽象的方式——观察人类生命的整个过程。为了说明这种具体的观察方式，让我们现在考虑一个众所周知的具体的儿童现象。

让我们看看孩子们在玩耍，在玩儿游戏。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做而不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并且对成长中的人类抱有专门的兴趣，我们就知道——尽管每个游戏都有一定的形式和共同的特点——无论游戏是什么，每个孩子都会用他或她自己的个人风格玩它。现在，那些抚养或教育幼儿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根据孩子的本性影响或引导他们如何玩游戏。此外，根据我们的教学技巧，我们可以尝试引导孩子们的游戏走向更有目的性的方向。而且，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切，我们可以清楚地区分不同的个人游戏风格，直到孩子到了一个年龄，他们不再那么清楚地识别。然而，一旦一个孩子进入学校，其他兴趣正在涌入，就很难看到他或她特有的游戏方式的未来后果。然而，如果我们不进行表面的观察，并且认识到生命的过程代表着一个整体，扩大我们的观察范围，使之涵盖整个地球生命，我们可能会发现以下情况。

大约二十四或二十五岁——也就是年轻人必须找到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就是他们必须融入更广泛社区的社会结构的时候——将会有人证明他们比其他人更善于处理其任务的所有方面和细节。现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二十多岁的人适应外部生活条件的方式，或多或少的技能，是他们在童年早期玩耍活动的直接结果。

某些河流，其源头可以清楚地追踪到，在其流动过程中消失在地球表面之下，只有在稍后阶段才重新浮出水面。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与人类生活中的某些能力进行比较。玩耍的能力，在一个年幼的孩子身上如此突出，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尤其发展良好。然后，它消失在灵魂深处，在 20 年代重新出现，转化为一种在世界上找到自己道路的能力。试想一下：作为教育者，我们通过引导小孩子游戏，直接干涉了二十多岁年轻人的幸福或不幸，未来的命运！

这样的见解极大地提高了我们作为教育者的责任感。它们也激发了人们朝着真正的教育艺术努力的愿望。紧凑、狭隘的概念无法触及人性的核心。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广泛而全面的观点。如果我们认识到我所提到的这种相互联系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我们就可以获得这样的观点。它还将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必须区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确定生命周期，其中第一个生命周期从出生到牙齿变化，并具有自己的特点。

在这一点上，我应该指出，那些选择通过人智学的精神科学成为教师或教育家的人充满了这样一种意识：来自精神世界的信息实际上存在于他们在发展中的人类——儿童——以如此神秘和奇妙的方式相遇的事物中。这样的老师

观察孩子最初不确定的特征，注意他们如何逐渐呈现出更明确的形式。他们看到孩子们的动作和生命的激动是如何开始不明确，以及如何直接和目的，然后越来越多地进入他们的行动从他们的灵魂深处。那些已经准备好通过人智学的精神科学成为教师和教育者的人意识到，实际上从精神世界下降的某些东西以儿童的面部特征每天、每周、每年的变化方式生活，逐渐演变成一个独特的面貌。他们也知道，一些精神上的东西正在下降，通过一个孩子的手的活跃的运动，并在什么，相当神奇地进入一个孩子的说话方式。

要学会认识到精神世界的这种活动，这种活动与物质世界的活动是如此不同；要像我描述的那样，以内在的态度和情绪来接触孩子作为教育者：这意味着我们在教学的使命中看到了治愈的源泉。这个职业可以表达如下：精神世界已经把一个人类的灵魂托付给我照顾。我被召唤来协助解开这个孩子的谜语。通过加深对人类的认识——转化为真正的艺术，教育的艺术——我的任务是向这个孩子展示进入生活的道路。

这种对人性的深入了解表明，在生命的第一阶段，孩子就是我所说的“模仿”生物。(你可以在我的小册子《从人智学的角度教育孩子》中找到关于这一特征的更详细的描述。)从精神世界下来，孩子把最后的经历带到外部表达——就像精神世界的回声一样。作为人智学家，当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时，我们意识到孩子模仿周围环境的方式是幼稚和原始的。他们用他们的动作模仿他们面前所做的事情。他们只有通过模仿才能完全学会说话。而且，直到他们失去乳牙，他们也模仿在他们的环境中道德上发生的事情。

只有借助于精神科学，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这一切背后的原因。在怀孕或出生之前，一个孩子生活在精神世界，同样的精神世界，如果我们加强记忆的力量，发展爱的力量，我们可以知道和有意识地体验，在我们上次见面时我描述的方式。在这个精神世界里，一个存在与另一个存在的关系不是他们彼此在外面对峙的关系，而是每个存在都能够正确地生活在另一个存在中——客观地，但充满爱。然后，孩子们把这种精神存在之间的关系带到了地球上。这就像是精神世界的共鸣。我们可以在这里观察孩子们是如何成为模仿的动物，他们是如何在最初的七年里学习和创造自己的东西，他们是如何通过模仿来学习的。任何真正的教育艺术都必须充分尊重模仿的原则，否则，很容易误判我们孩子的行为。

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给你举个例子，只是可以选择的数百个例子中的一个。有一次，一个五岁左右的男孩的父亲来找我，告诉我发生了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也就是说，他的儿子一直在偷东西。我建议我们从仔细检查这个孩子是否真的偷过东西开始。父亲告诉我，男孩从他妻子放钱的抽屉里拿了钱，然后用它买了糖果，和街上的其他孩子分享。我问那位父亲抽屉里的钱通常怎么处理。他回答说，男孩的母亲每天早上从抽屉里拿出当天家庭所需的钱。听了这话，我可以向他保证，他的儿子根本没有偷东西。我说：“这孩子五岁了。这意味着他仍然完全处于模仿的阶段。因此，他应该在自己的环境中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这才是正确的。他妈妈每天都从抽屉里拿钱，所以他很自然地模仿她。这不是偷窃，而仅仅是适合孩子七岁前发展的基本原则的行为。”

真正的老师必须知道这些事情。在人生的头七年里，一

个人不能通过训斥或道德命令来引导和指导一个孩子。在此期间，一个人必须以自己的行为和树立榜样来引导一个孩子。但是，无论是在人类还是在外在自然中，都有不可估量的因素需要考虑。我们不仅要用外在的行为引导孩子，还要用内在的思想和感情引导孩子。如果孩子们喜欢成年人的陪伴，他们永远不允许不值得的想法或感受进入他们的生活，他们就会成为一些高尚和美好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成年人在年轻人身边时允许自己有卑鄙、不体面的想法或感觉，认为这些想法或感觉无关紧要，因为每个人都安全地隐藏在一个个体的身体结构中，那么他们就错了，因为这些东西确实对儿童有效。不可估量的因素在起作用。

这些不可估量的因素也表现在生命的第二阶段，即从孩子进入学校开始，一直持续到 14 岁左右的青春期。当我们为位于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Waldorf school)(由埃米尔·莫尔特(Emil Molt)创立，并由我本人执导)研究一种真正的精神科学、精神艺术教学法的基本原理时，我们不得不对这种从第一个生命阶段——模仿阶段——到第二个阶段——从牙齿变化到青春期——的转变进行特别研究。华德福学校的所有教学、教育和培养都完全基于对人性的人智学的洞察。因为孩子们从模仿阶段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我现在要说的更多——我们不得不做出特别的努力来研究这个过渡时期。

在进入青春期的第二个阶段，仅仅模仿已经不足以形成孩子的全部能力。一种新的冲动现在从孩子的灵魂深处涌现出来。这个孩子现在希望把老师看作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权威人物。今天，当一切都在民主的旗帜下进行时，人们很容易要求学校也应该“民主化”。甚至有些人会完全消除

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区别，提倡“社区学校”，或者不管给这些聪明的想法起什么名字。这些想法是政党政治态度的结果，而不是人性的知识。但是，教育问题不应该从党派立场来判断，而应该只根据其本身的优点来判断。而且，如果你这样做，你会发现，在第二次齿列和青春期之间，一个孩子不再被迫模仿，但现在有一个深切的愿望，学习什么是正确或错误，善良或邪恶，从一个受人爱戴和自然尊敬的权威人物。

幸福是那些终其一生都能记得这样的童年权威的人，他们可以这样评价自己：“我有一个老师。当我去拜访她，打开她房间的门，我已经感到充满敬畏。对我来说，我的老师是一切美好和真实的源泉，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这样的事情不应该受到社会或者其他任何理由的争论。重要的是要深入了解人性，这样人们就可以说，“正如一个年幼的孩子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的玩耍欲望，在他或她 20 多岁时或多或少地作为适应生活的技能重新出现一样，另一种类似的转变也发生在孩子对作为权威人物的老师的尊敬方面。也就是说，只有在大约 7 至 15 岁之间对负责的成年人的权威的信念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正确的自由意识才会在以后发展，那时对自由的感觉必须是所有社会生活的基础。”

人们不能成为自由的成年人，除非他们发现作为儿童支持的自然权威的成年人。同样，只有那些在生命的第一阶段被允许通过天生的模仿欲望来适应环境的人，才能在成年后被激励对社会领域产生热爱的兴趣。这种基于模仿进行调整的能力并不持久；在以后的生活中，需要的是一种社会意识，这种意识的发展取决于七岁以下儿童的教育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值得模仿的模范。我们今天需要的是那些能够带着真正的自由感融入生活的人。他们是那些能够在他们的第二次牙列和青春期之间的时间里尊敬他们的教育者和老师为权威的人。

如果一个人已经公开声明——就像我在我的书作为一种《精神道路的直觉思维》（作为一种精神道路的直觉思维，发表于 1892-27 年，认为自由的感觉和自由的感觉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一个人几乎不可能反对自由和民主。）中

所做的那样。但是，正是由于这种对自由的积极态度，人们也必须承认，教育作为一种艺术的实践取决于儿童在生命的第二阶段发展起来的权威感。在同一时期，儿童还必须逐渐从生活在心理图像或图片中过渡到更加智能化的方法，这个过程经历并超越了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一种真正的教育艺术必须能够渗透这些重要的问题。

现在讨论的转折点发生在孩子的九岁左右，但有时不是在十岁甚至十一岁之前。当我们的老师认识到一个孩子正在通过这个在儿童早期，孩子学会说话，逐渐学会称呼自己为“我”。然而，直到第九年，孩子的“我”和周围的世界之间的区别仍然是相当模糊的。那些能够仔细观察事物的人认识到，孩子学会区分自我和周围环境的时期——大约在九岁和十一岁之间——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个孩子真正跨越卢比孔河的时刻。教师应对这种变化的方式对孩子未来的生活至关重要。教师必须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正确的感觉。他们必须认识到，孩子不再把自己当作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有自己的意识，手指可能会把自己当作身体的一部分——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独立的实体。如果他们这样做，并以正确的方式作为老师，他们可以创造一个持久的快乐和生命力的源泉。但是，如果他们不能正确地回应，他们就为他们的学生以后开辟了贫瘠和疲惫的生活之路。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一重大变化之前，儿童仍然生活在一个与其自身本性密切相关的图画世界中，以至于无法理解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差异，只能融入周围的环境中。因此，在这个阶段帮助孩子建立与世界的关系时，教师必须使用图画的方法。

我们把孩子从他们的父母家接到我们的学校。今天，我

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书写和阅读已经产生了传统的符号，不再与人类有任何直接的内在联系。比较一下我们字母表中抽象的字母和过去使用的图画书写。在古代被固定成书面形式的东西仍然与人们的心理形象有相似之处。但是现在的文字已经变得相当抽象了。如果我们在阅读和写作课上直接向孩子们介绍这些抽象的字母，我们就是在向他们介绍一些与他们本性不符的东西，或者至少是一些不适合六岁、七岁或八岁孩子的东西。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在华德福学校使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

我们不是从字母表的字母开始，而是让我们的年轻学生参与艺术活动，让他们绘画，也就是说，与颜色和形式。在这种活动中，不仅孩子的头脑参与其中——这会产生非常有害的影响——而且孩子的整个身体都参与其中。然后我们让实际的字母从这些填充颜色的表格中显现出来。这是华德福的学生们学习书写的方式。他们首先学习书写。之后他们才学会阅读，因为印刷的字母比我们手写的信件更加抽象。换句话说，我们只有逐渐地从与生活更密切相关的艺术元素中发展出今天如此必要的抽象元素。我们在其他领域也是如此。我们以这种方式朝着一种活生生的、艺术性的教育方式努力，这种教育方式使得触及孩子的灵魂成为可能。至于我们通常认为的植物、矿物质等等的本质，只有当孩子已经过了刚才描述的转折点，并且能够将自己与周围的环境区分开来之后，才能有效地教授这一点。

按照这些思路，我们的一些学生学习读写的时间很可能比其他学校的学生晚。但这并不是缺点。相反，这甚至是一种优势。当然，通过死记硬背来教小孩子阅读和写作，让他们背诵出摆在他们眼前的东西，这是完全可能的，但也有可能通过这样做来麻木他们内心的某些东西，任何在童年时期被杀死的东西，在他们的余生中都是死的。反之

亦然。我们所允许的生活和我们所唤醒的生活，正是那些能够开花结果并赋予生命活力的东西。培养这一过程，当然是一个真正的教育者的任务。

你肯定听说过19世纪出版的那些强调激活孩子个性重要性的教育思想。我们被告知，我们不应该向孩子们灌输知识，而应该发挥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和能力。当然，没有人愿意贬低如此伟大的教育天才。教育科学肯定说过一些重要的事情。另一方面，虽然人们可以仔细倾听其抽象的要求，例如儿童的个性应该得到发展，但只有当人们能够日复一日地观察儿童的个性是如何真正展现出来的，才能取得积极的成果。人们必须知道，在头七年，模仿原则如何主宰一天；在随后的第七年至第十四年期间，权威原则如何占主导地位；以及后一原则如何与儿童逐渐从基本上具有图像或象征性质并以记忆为基础的心理意象过渡到觉醒的智力形成概念的过程相结合：这一过程从第十一年至第十二年开始。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到这一切，并从精神科学和艺术方面学习如何作为一名教师作出回应，我们将比试图遵循一个抽象的目标，如教育一个孩子走出其个性，取得更多的成就。精神科学不创造抽象，它不提出固定的要求；相反，它着眼于通过精神洞察力和全面、敏锐的观察力可以发展成为一门艺术的东西。

上一次，我只能简单地描述一下精神科学给予人类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作为处理诸如教育等实际问题的基础。社会的迫切需求清楚地表明了今天对这种知识的需要。精

神科学或人智学通过用超感性和精神洞察力来补充生活的外在物质方面，引导我们从一个普遍不真实的、抽象的生活概念到一个具体的实际现实。根据这种观点，人类在宇宙中占有中心地位。这种对人性和人类活动的现实理解是今天所需要的。让我用一个典型的例子来强调这一点。

想象一下，我们想把一个简单的宗教概念——例如，人类灵魂不朽的概念——传达给一群年幼的孩子。如果我们从图画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孩子九岁之前做到这一点。例如，我们可以说，“看看蝴蝶的蛹。它坚硬的外壳裂开了，蝴蝶飞到了空中。人类死亡时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不朽的灵魂居住在身体里。但是，当死亡打开它的时候，就像蝴蝶从蛹飞向空中一样，灵魂也从死尸飞向天堂，只有人类的灵魂仍然是看不见的。”

当我们从教育的生活艺术的角度来研究这样一个例子时，我们就会面对生活中不可估量的事物。一个老师可能通过以下的推理来选择这样的比较：“我是那个知道的人，因为我比那个孩子大得多。由于孩子的无知和幼稚，我想出了这张毛毛虫和蝴蝶的照片。作为一个智力超群的人，我让孩子相信了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事实上，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这只是一个愚蠢的小故事，只是为了让孩子理解灵魂不朽的概念而编造的。”如果这是一个老师的态度，他或她将取得很小的成就。尽管在我们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说这话可能听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但这是事实：如果老师不真诚，他们的话就没有多大分量。

回到我们的例子。如果华德福学校的老师们选择这样的比较方法作为他们的课堂，情况虽然表面上相似，但是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们不会使用它——也不会使用任何其他的图片或明喻——除非他们确信其内在的真理。一个华德福的老师，一个以人智学为导向的精神研究者，不会觉得“我是一个聪明的成年人，为了孩子们的利益编造了一个故事”，而是：“永恒的存在和力量，在本质上扮演着精神的角色，在我的眼前呈现了一幅不朽的人类灵魂的图画，客观地说，是以蝴蝶的形式出现的。我全心全意地相信这幅画的真实性，并通过我自己的信念把它带给我的学生，我将在他们身上唤醒一种真正的宗教观念。重要的不是我作为老师对孩子说了什么，而是我是什么，我的真心态度是什么。这些都是在教育艺术中必须越来越认真对待的事情。

你也会明白，当我告诉你，访问我们的华德福学校，谁来看看学校的行动和观察课程，不能看到整体。这几乎就像，例如，你从伦勃朗的一幅画中切下一小块，相信你可以通过它获得整幅画的整体印象。如果一种冲动被构想和实践为一个综合的整体——就像华德福学校那样——而且它植根于人智学的精神科学的整体，那么这样的事情就不可能发生。

你可能想知道在这样一所学校里，哪种人会成为好老师。他们的一生都被我上次提到的精神知识所塑造。了解华德福学校并熟悉其基本原理的最好方法是至少作为第一步，获得人智学的精神科学本身的知识。为了观察课堂而进行的几次短暂访问，很难给人以对华德福教学法的充分印象。

在这些问题上直言不讳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指向了以多纳赫为中心的精神科学高中的新精神的特点，即进入生活的所有实际领域——社会、艺术、教育等等。

如果你仔细考虑我所告诉你的一切，你就不会再觉得奇怪了，那些更深入了解这种教育艺术背后的精神的人发现，把自己牢牢地放在自由精神生活的基础上是绝对必要的。由于教育一方面依赖于国家，另一方面依赖于经济领域，因此有一种趋势使教育变得抽象和程序化。那些相信人智学的生活方式的人必须坚持自由和独立的文化精神生活。这代表了三重社会秩序的三个分支之一，我在我的书《三重联邦》中写到了这一点。对精神生活必须提出的要求之一是，那些积极从事精神生活的人(这首先意味着那些从事其最重要的公共领域，即教育的人)也应当以广泛和全面的方式负责所有行政事务。

授课的最大数量——加上用于其他教育任务的时间——应该使教师有足够的时间定期举行小组和大组会议，以处理行政事务。然而，只有在职教师——而不是现在担任国家职务的前任教师或退休教师——才应该被要求关心教育的这一方面。因为在每一所特定学校——正如在属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所有机构中——必须管理的东西应该只是所教内容的延续，是课堂上所说的每一句话和所做的每一件事的内容的形式。规则和条例不能从学校之外强加。在精神生活中，自治、自我管理是必不可少的。

我很清楚，那些喜欢形成逻辑上“快速定制”的概念的人，以及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偏爱更具历史性的观点的人，都会

很容易地反对这些观点。但是，为了认识到使精神文化生活成为社会有机体中一个自由和独立的成员的必要性，我们必须真正了解它的内在本质。任何在工人阶级成人教育中心当了几年教师的人——就像我在威廉李卜克内西创办的学校一样，因此获得了社会问题的第一手经验——都非常清楚，这不仅仅是改善外部安排或处理不公平的外部条件引起的不满的问题。如我所说，如果在这样的圈子里教过书，就知道有一个词在无产阶级圈子里反复出现，但是远远超出了无产阶级生活的范围，那就是“意识形态”一词，这个词的含义在《三元联邦》的第一章里已经阐明了。那么，这背后隐藏着什么呢？

很久以前，在古老的东方，人们谈论着伟大的幻觉或者“玛雅”。根据这种观点——今天已经颓废，因此不适合我们的西方方式——玛雅指的是外在的感官世界，它给我们提供的只是外表或外表的外观。对于古代圣贤来说，存在的真实——维系人类生存的真实——存在于灵魂中，并在灵魂中生长。所有其他的，所有外部感官看到的，都只是玛雅。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表达——尤其是在其最激进的哲学中——这种古老观点完全相反的时代。对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真正的现实存在于外在的、物理的本质和生产过程中，而在人类灵魂中可以找到的道德、艺术、宗教、知识是玛雅、幻觉。如果我们想正确翻译玛雅这个词，我们必须把它翻译成“意识形态”。对于现代人类来说，所有其他的翻译都失败了。但意识形态与玛雅对于古代东方人的意义恰恰相反。今天最广泛的圈子称玛雅为古代东方人所称的唯一现实。这种词义的颠倒对今天的生活意义重大。

我认识一些领导阶层的人，他们生活在引发意识形态的哲学的影响之下。我学会了理解那些这样推理的人的困惑：如果我们相信自然科学告诉我们的，宇宙的整个起源可以追溯到一个原始星云。根据这些理论，所有不同的自然物种都起源于这个阶段。

那个时候，人类也从星云中致密出来。而且，在这个过程持续的同时，一些类似于肥皂泡的东西在人类的灵魂中展开。根据自然科学，作为伦理、宗教、科学或艺术在人类灵魂中升起的东西，并不代表现实。事实上，如果我们像科学所呈现的那样看待地球进化的终结，所提供的只是一个巨大的墓地的前景。在地球上，死亡随之而来，要么是普遍的冰川作用，要么是热量的横扫千军。无论是哪种情况，结果都将是一个伟大的墓地，埋葬着所有人类理想——埋葬着所有被认为是人类价值观的本质和人类存在的最重要方面的东西。如果我们诚实地接受自然科学告诉我们的——这些人必须得出结论——那么剩下的只是所有形式存在的最终灭绝。

我亲眼目睹了当今领导阶层这些唯物主义者的悲剧感和灵魂深处的痛苦，他们无法逃避自然科学观的逻辑结论，因此被迫将人类最宝贵的东西视为纯粹的幻想。在许多人身上，我看到了这种悲观情绪，这是他们真诚追求自然科学世界观的结果。

这种态度在工人阶级的物质主义中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在那里，一切属于精神性质的东西通常被看作是一种上层建筑，仅仅是烟雾，一句话，就是“意识形态”。以这种方式进入和影响现代人的灵魂状态的，是当代反社会情绪的实际来源——然而，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可能不断被发明和公布。它们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欺骗的形式。正是这种态度的影响，才是整个东方正在发生的可怕灾难的真正根源——这些灾难是大多数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开始在俄罗斯，在那里他们已经承担了毁灭性的比例。除非采取措施，用对精神的活生生的把握来取代意识形态，否则他们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人智学的精神科学不仅给我们真实事物的观念和概念，而且给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仅是在思考充满精神的事物的观念和概念。精神科学给了我们活着的精神本身，而不仅仅是思想形式的精神。它将人类表现为充满活力的生命——就像古代宗教一样。就像古代宗教一样，精神科学的信息不仅仅是“你将知道一些事情”，而是“你将知道一些事情，因此神圣的智慧将住在你里面。”。当你体内的血脉搏动时，通过真正的认知，神圣的力量也会在你体内搏动。以多纳赫为代表的精神科学，希望给人类带来这样的知识和精神生活。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同时代人的支持。以微小的方式工作不会带来适当的成就。我们需要的是大规模的工作。精神科学没有宗派主义。它有意愿执行我们时代的伟大任务，包括那些在实际生活领域的任务。但是为了实现这个

目标，精神科学必须被当代社会以生活的方式理解。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样，到处开几所学校，仿效华德福学校，是不够的。这不是前进的道路，因为它不会带来更大的精神生活自由。

通常，我不得不忍受痛苦的经历，目睹某些人的行为，因为他们不信任正统的，唯物主义的医学，接近我，试图诱使我成为江湖骗子。可以说，他们想要通过偷偷摸摸地从后门得到治愈。我已经体验到了厌恶的程度。例如，有一位普鲁士政府官员，他在议会中公开支持物质主义医学，给予它唯一的权利，却只能从后门进入，接受他在议会中最强烈反对的人的治疗。

人智学会——从某种角度来看，可以公正地说，它愿意作出牺牲，其成员致力于培养人智学的精神科学——寻求一种强大的推动力，能够影响和作用于整个世界。今天的问题不亚于以下几点：只有对此感兴趣的人才能创造我们当今社会所需要的真正的精神生活，这种生活基本上包括每一个人，其中许多人有孩子，这些必须创造适当的条件，使儿童能够成长为自由的人，从而使这些儿童能够创造一种值得人类生活存在的。就精神文化生活而言，每个人都是感兴趣的一方，都应该为未来提供的精神文化生活做出自己的贡献。

因此，基于我今天提出的想法，我所说的“世界学校运动”应该得到最广泛的赞同。真正应该发生的是，所有那些能够清楚地看到自由精神文化生活的必要性的人应该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际性的世界学校运动。与当今许多其他以

古老和抽象的原则为基础建立的协会相比，这种协会将为联合各国提供更强大和更有生命力的动力。世界学校运动在精神上暗示的这样一个国家联盟，通过参与这项伟大的任务，可以有助于全球各国人民团结起来。近年来，现代公立学校系统取代了旧的教会学校。发生这样的事是正确的。然而，如果国家控制的教育成为永久性的，那么在国家采取这一步骤的时候，什么是幸事就不再是幸事了；因为到那时，教育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的公仆。国家可以培养神学家、律师或其他专业人员成为国家的公务员，但如果要使精神生活完全独立，所有具有教学能力的人必须只对精神世界负责，他们可以根据以人智学为导向的精神科学来仰望精神世界。

正如我所设想的那样，一个世界学校运动必须由所有理解真正自由的精神生活的意义以及我们人类未来在社会问题上的要求的人在完全国际的基础上建立起来。逐渐地，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学校运动将产生一种普遍的意见，即必须给予学校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权利，必须给予每所学校的教师自由处理学校本身的行政事务。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狭隘或迂腐，因为很多人怀疑是否有足够多的家长会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这是错误的想法。我们必须清楚，不受国家干预的教育自由将是未来的呼唤。即使有些家长反对，也必须找到方法和手段，让孩子在没有国家胁迫的情况下上学。我们不能因为家长持不同意见而反对建立独立学校，而是必须找到方法和手段，不管可能的反对或批评，帮助自由学校建立起来，然后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加以克服。我深信，建立一个世界学校运动对人类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都将唤醒人们对真正而实际的自由精神生活的认识。一旦这种情绪变得普遍，就没有必要开设隐藏在偏僻角落、任由政府摆布的华德福学校，但政府将被迫充分承认这些学校，并避免任何干涉，

只要这些学校真正建立在自由的精神生活之中。

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关于生活的文化精神领域的自由——即它必须创造自己的存在形式——同样适用于精神科学所称的经济生活领域的社会领域。正如文化精神生活领域必须以每个人的能力为基础形成一样，经济生活也必须以其自身的原则为基础形成一样，尽管这些原则有所不同。从根本上说，这种经济原则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学中，个人所作的判断不能直接转化为行动或经济行动。在文化精神领域，我们认识到人类的灵魂追求完整，追求内在的和谐。教师和教育者必须考虑到这种完整性。他们以这种完整性为目标来接近孩子。另一方面，在经济领域，我们只有在更狭窄、更专业的领域才能胜任专业意义上的工作。因此，在经济学中，只有当我们与在其他领域工作的人们联合起来，才可能取得一些富有成效的成果。换句话说，正如自由的精神文化生活作为三重社会有机体的一个成员出现一样，基于联合原则的经济生活也必须作为同一三重有机体的另一个独立成员出现一样。将来，经济生活的基础将与我们过去所习惯的完全不同。

今天的经济生活完全是按照过去的惯例来组织的，因为没有其他衡量收入和利润的标准。事实上，人们还没有准备好考虑改变仍然完全受利润驱动的经济体系。我想通过一个例子来澄清这一点，尽管也许还不能代表纯粹和简单的经济领域，但是它也有其经济方面。它展示了联想原理如何在物质领域得到实践。

如你所知，有一个人智学的社会。很可能有很多人并不特别喜欢它，并把它看作是宗派的，而它肯定不是。或者他们可能认为它涉足了模糊的神秘主义，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它致力于培育人智学的精神科学。许多年前，该协会在柏林成立了人智哲学出版公司。确切地说，是两个与人智学的思维方式和谐相处的人创立了它。然而，这家出版公司并不像其他盈利性公司那样运作，而这些盈利性公司是现代经济思想的产物。这些盈利性企业是如何运作的？他们印刷书籍。这意味着许许多多的人不得不被雇佣来处理纸张；许许多多的排字工人、打印机、装订工人等等。但是现在我请你们看看那些每年都会出现的奇怪的产品，它们在图书贸易中被称为“螃蟹”。这些是新印刷的书，书商还没有购买，因此，在下一次复活节博览会上，这些书又回到了出版商那里，被他们打成了浆。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商品投放市场的例子，生产这些商品的工人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但是一切都是徒劳。

这种不必要和无目的的劳动支出代表了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今，因为人们更喜欢用短语而不是客观的理解生活，所以有太多关于“非劳动收入”的讨论。我们最好更现实地看待这种情况，因为类似的情况出现在我们外在物质生活的所有分支中。到目前为止，哲学人智出版公司还没有白印过一本书。最多只有几本书是出于对我们会员的礼貌而印刷的。这是我们有意识的动机；它们被印刷出来，作为对这些会员的一种贡献。否则，我们印刷的东西总会有需求。我们的书总是很快就卖完了，没有什么是不必要的。没有一个工人的时间被浪费，没有一个无用的劳动是在社会框架内进行的。如果在了解某一特定领域的需要和需求的消费者、从事某些产品贸易的商人以及最后是实际生产者之间组织合作，整个经济领域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消费者、商人和生产者将组成一个协会，其主要任务是确定价格。这样的协会必须决定他们自己的规模；如

果他们规模太大，他们将不再具有成本效益。这样的社团就可以联合起来形成更大的社团。它们可以扩展成所谓的全球或世界经济协会，因为近代经济学的特点是经济体向世界经济的扩张。

要充分说明我在这里只能在原则上指出的问题，还需要说得更多。然而，我必须说，联想生活的概念并不意味着有组织性。事实上，尽管我来自德国(并且经常居住在那里，尽管我现在的主要活动领域是瑞士的多纳赫)，单单“组织”这个词就让我产生了一种彻底的厌恶感。组织意味着来自上面的命令，来自一个中心。这是经济生活所不能容忍的。因为中欧国家(Middle-European states)，夹在西方和东方之间，试图规划他们的经济，他们实际上是在反对一种健康的经济生活方式。在经济学中必须努力实现的联合原则，使工业界和工业合作社都只能听天由命。它只是根据各种协会的管理者的活动所调节的生产和消费水平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这是通过个人或各种协会之间的自由协议来实现的。

关于这个主题的更详细的描述可以在我的书《三重联邦》中找到，或者在我的其他著作中找到，例如《社会有机体的更新》，它是对《三重联邦》的补充。

因此，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人智学的精神科学以实际生活经验为基础，呼吁社会有机体的两个独立成员——自由的精神生活和联想的经济生活。对于任何认真和诚实地

关心我们当代人心中的一个根本愿望，即对民主的渴望的人来说，这两点是必不可少的。

亲爱的朋友们，我在奥地利度过了我人生的前半生——30年——并亲眼目睹了不把社会对民主的真诚要求当回事意味着什么。在19世纪60年代，奥地利也听到了议会制的呼声。

但是因为它不能带来正确的社会条件，这片政治实验的土地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首次沉没。一个议会成立了。但它是如何构成的呢？它由四个议会组成：土地所有者、商会、城镇、市场和工业区部门，最后是乡村教区议会。换句话说，只有经济利益得到了代表。因此有四个部门，每个部门处理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他们共同组成了奥地利议会，在议会中他们应就政治和法律事务以及与国家一般事务有关的事务作出决定。这意味着所有的决定，通过多数票达成，只代表经济利益。然而，这种多数永远不可能对人类的社会发展作出富有成果的贡献。他们也不是任何专业知识的结果。实际上，对民主和人类自由的呼吁需要诚实。

但与此同时，还必须明确，只有某些问题适合议会程序，只有在处理的问题属于每个选举年龄人的责任范围时，民主才是适当的。因此，在自由的精神生活和联合的经济生活之间，民主领域成为三重社会有机体的第三个成员。这个民主领域代表了社会有机体中权利的政治领域。在这里，每个人都以平等的条件相遇。例如，在工作时间和一般工人权利等问题上，必须认为每个年龄的人都有资格作出判

断。

让我们迈向一个文化和精神生活问题完全在其自身范围内自由决定的未来，一个争取教育自由的未来，以便学校能够脱离精神而工作，从而培养出有技能、务实的人才。然后，实用的学校也将从这种自由的精神生活中发展起来。让我们迈向这样一个未来：允许精神生活在自己的领域内运作，国家权力限于每个选举年龄人的责任范围内；经济生活按照结社原则结构化，根据各成员的专门知识集体作出判断，并与其他在各自领域具有专长的人达成协议。如果我们带着这些目标来面对未来，我们将走向一种与许多人今天所想象的、无法适应新环境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局面。

会有许多人相信，一种模糊的文化精神生活，疏离了平凡的生活，发源于多纳赫。但事实并非如此。不管这听起来多么荒谬，根据多纳赫盛行的精神，没有人可以成为一个不知道如何砍柴或挖土豆的正统哲学家。简而言之，根据这种精神，如果一个人不能把手放在至少需要一点实践技能的任务上，他就不能成为哲学家。精神科学不会使人们远离现实生活，相反，它会帮助人们发展应对生活的技能。它不是抽象的。这是一个现实，用真正的力量穿透人类。因此，它不仅增加了人们的思维活动，也使他们普遍更加熟练。同时，精神科学与一种内在的尊严和道德感密切相关，即与道德、宗教和艺术密切相关。歌德馆的参观者可以说服自己相信这一点——尽管这座建筑还没有完工。事实上，为了把它带到现在的状态，理解它所体现的冲动的人们已经做出了许多牺牲。歌德馆不是我们雇佣建筑师和建筑工人来建造或多或少传统风格的建筑——无论是哥特式、文艺复兴或其他任何风格。这里所说的精神科学的生活品质是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的。精神科学必须进化

出自己的风格，以符合自己的本性。这体现在各种艺术形式上。正如生成坚果核的生长力也会形成坚果的外壳一样——因为外壳只能由同样的原理形成，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坚果核——所以我们建筑的外壳，也就是多纳赫的意志中心，只能产生于同样的精神来源，多纳赫的所有教学和研究也源于这种精神来源。在那里说的话和研究的结果都来自同一个来源作为艺术形式的建筑物的柱子和画在圆顶内。所有的雕塑、建筑设计和绘画——这些都不是空洞的象征或寓言——都来自于同样的精神冲动，而这种冲动是所有教学和研究的基础。而且，因为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加快人类文化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第三，宗教元素，与艺术和科学紧密相连，形成一个统一体。

换句话说，我们所追求的精神科学——当它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三重”(或三重分割)进入实际生活领域时——实现了三大理想，这三大理想以这种令人心碎的、精神觉醒的方式响彻十八世纪。我指的是对人性的三重呼吁：自由、平等、兄弟情谊。十九世纪的学者们一再指出，在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府的统治下，这三个理想都不可能同时付诸实践。这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明显的不一致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的。自由、平等和兄弟情谊从十八世纪开始就响彻在我们心中，成为三个伟大而公正的理想。误解的根源是一种默认的假设，即国家必须在涉及社会所有三个领域的事务中享有唯一的特权。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整体性的国家，根据其本身的性质，应该被划分为三个社会有机体：自由的精神有机体；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代表政治和权利领域的有机体；以及建立在结社原则基础上的经济领域的有机体。

一些人反对这些观点，他们希望在社会问题上得到认真对待，他们坚持认为，通过要求社会三分法，我试图破坏社会的团结。但是人类有机体的统一性并没有被破坏，因为它自然地由三部分组成。人类的统一也不会因为血液在身体内有节奏地循环而受到干扰，因为血液是由一部分不同于神经中心的有机体来维持的。同样，认识到社会有机体的三重性质(如果人的头除了发出神经外，还必须产生血液，那么人类有机体的统一性肯定会被破坏)，社会有机体的统一性就会得到加强，而不是受到干扰。所有这些在我的书《灵魂之谜》中得到了更详细的解释。

在结束这些关于精神科学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应用的考虑时，我要指出，尽管人类的三大理想——自由、平等、博爱——在一个全能的国家垄断的框架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这个框架内，任何试图实现的努力都将建立在幻想之上——但它们仍然可以以三重社会秩序的形式渗透到人类生活中。在这方面，以下秩序将占上风：文化-精神领域的充分自由；每个选举年龄的人在与选举年龄的同胞平等的条件下分享民主权利和责任的领域的平等；以及通过结社原则实现的经济领域的兄弟情谊。团结不会被这种秩序所破坏，因为每个人都站在这三个领域，形成了通向团结的生命链接。

基本上，人们可以认为世界进化的意义在于，世界进化的特殊方式及其基本力量最终以人类作为整个世界有机体的顶点而达到顶点。正如自然的力量和整个宇宙——宏观宇宙——将在微观世界和三重人类中以微小的尺度再次被发现一样，伟大的理想——自由、平等和博爱——也必须在社会有机体中再次相聚。但这不能通过外部或抽象的手

段实现，而必须按照现实进行，以便这三种理想能够与人性的整体统一相协调。作为自由的个体，每个人都可以分享所有人都属于的自由精神生活。与我们的公民同胞分享平等的权利，我们都可以在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参与国家的民主生活。最后，通过参与经济生活，我们分享了全人类的兄弟情谊。

文化精神领域的自由；政治生活和权利领域的平等；经济生活中的博爱。这三者和谐共处，将带来人性的愈合和进一步发展——在与衰落势力的斗争中获得新的资源。

这三者在一个真正的社会有机体中的结合，是自由、平等和人性完整的兄弟情谊的结合——这似乎是人类未来的神奇密码。

第3讲 教育中的健康与疾病知识

多纳赫 1921年9月26日

从对世界的整个人智学的理解中产生的教育——正在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和其他根据同样原则组织起来的较小的学校中付诸实施——必须比今天通常的教育形式更加全面。最重要的是，它必须与整个人类的知识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旦我们所谓的人智学的教育被正确理解，我们将不再把它作为一种客观的教学科学或艺术，而是更重要的，作为一种理解整个人类的方式。我们将谈论它，在成长中，发展中的孩子谁将受到教育。我们将更多地了解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意义，尤其是老师对学生的意义。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存在的师生之间的重要关系受到专业化趋势的影响，这种趋势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进入所有工作和文化精神领域的努力。专业化已经走得很远，现在人们认为不仅仅是教师应该影响成长中的孩子。由于学校必须处理儿童发展的健康或不健康的方式，现在认为医生也应该在学校施加影响。而且，在最近的时代，甚至被认为是有必要的，一个合格的心理学家，谁已经通过通常的方法获得了人类灵魂的专门知识，在场指导老师。因此，我们看到教师一方面接受医生的建议，另一方面接受心理学家的建议。这只不过是将专业化引入学校生活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正确地理解教师和受教育儿童之间必须形成的密切关系，并理解教师必须多么密切地了解正在成

长的儿童实际上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就很难赞成仅仅由于外部环境而聚集在一起的人们之间这种肤浅的合作形式，每个人只理解人类发展的一个方面。我们不会认为这样的人应该贡献他们的建议来带来一种外部形式的合作是有益的。因此，这里出现的只不过是这种专业化的结果。当然，那些认为人的灵魂与身体有机体只有外在联系的人可能会认为，教师的任务只是处理孩子的灵魂，而医生在那里就教育的身体方面提供建议。

不言而喻，尽管我将谈到教师对健康和疾病知识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但我指的不是学生的急性或慢性疾病。当然，这种情况下的医疗不在教育的范围之内。因此，在下文中，我将把自己局限在属于一般教育领域的范围内。我必须在此明确指出，如果人们认为医生作为专家必须协助教师处理学校的卫生问题，那么他们就是在鼓励教育原则和实践方面的一种片面倾向：他们正在分离和疏远构成儿童时期自然整体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儿童的灵魂和精神，另一方面是儿童的身体本性。

依靠专家的帮助——把身体的问题留给专家——使教育理论和实践变得抽象。事实证明了这一趋势，现在事情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巨大的意外，人们没有使自己的教学方法和实际教学符合通常抽象的规则和规则，而是使其符合人类的整体，其中自然也包括身体（肉体）方面。这种偏差，我可以称之为，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如今的科学不再对灵魂和精神与肉体方面的关系有任何明确的理解——如果科学说灵魂和精神是有任何独立的存在的话。

当代心理学经常提到“心理——身体平行论”，这清楚地

证明了这一点。心理学家认为他们必须谈论人的灵魂和精神，但他们也认为有必要谈论人的身体方面。然而，由于他们不再认识到灵魂、精神和身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谈到了“平行性”——好像一边有精神现象，另一边有身体和肉体现象，两者并排运行。但是这两者相互作用和交织的方式很自然地被完全忽略了。

这种看待人类灵魂-精神和身体方面之间关系的外在方式已经慢慢地影响了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有一件事必须说清楚。这是我只能通过一般的人智学来描述的东西。我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我们像当代生理学和生物学那样谈论一个活着的人的身体和生理方面，那么我们所谈论的东西在现实中并不以我们所谈论的形式存在——因为人的整个身体部分是灵魂和精神方面的结果，是一个综合体。

此外，如果我们抽象地谈论灵魂和精神，我们也不是在谈论真实的东西。灵魂和精神生活在活生生的人类中，在那里它们渗透、建立和塑造物质身。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笼统地谈论灵魂和精神与物质身的关系。一旦我们能够看到灵魂和精神的形态——不仅是抽象的，而且是内在的结构——我们知道，灵魂和精神的每一个细节都以特定的方式与我们身体和肉体本性的每一个细节相关联。例如，如果我们观察视学的过程，我们发现它的物理和身体位置孤立在人的头部，可以通过研究它的局部器官在头部的看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研究听觉的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不同的情况。为了研究听力，我们还必须研究节奏系统。事实上，要理解听觉的过程，我们必须从呼吸的过程开始。我们不能像今天的抽象生理学那样，把听力研究得好像它的位置是局部的，孤立的，在头部。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整个生理学。当我们研究它们时，我们必须将灵魂和精神与确定的有机系统联系起来。这意味着，如果不了解肉体和身体的本质，就不可能真正理解灵魂和精神，反之亦然。

对物质本质的全面了解就是对灵魂和精神的了解。虽然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什么是灵魂-精神的，什么是物质的看起来是分开的，最多是相互平行运行，但我们必须努力寻找一种认识的方式，把灵魂-精神和物质的身体性质在活着的人中结合起来。

因为对人智学感兴趣而来听这些讲座的听众知道，我们在这里不是抽象地或理论上谈论灵魂和精神。他们知道，在人智学中，灵魂和精神的知识是真正经历过的，并且完全和密切地与身体方面的知识交织在一起。

现在，一旦我们考虑到人类的身体和生理方面，我们立即面临着健康和疾病之间的关系的问题。正如我所说，极端病例当然不属于教育领域。然而，在一个所谓的健康人身上以 1001 种不同方式发现的多种疾病倾向，构成了那些希望成为教育家的人应该彻底了解的一个领域。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教学知识领域。为了弄清楚我的意思，让我引用歌德的世界观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在他的变形理论中，歌德试图获得对有机生命的理解。他在变形领域的成就在未来肯定会得到比迄今为止更大、更公正的认可，因为目前的科学趋势往往与歌德的方法背道而驰。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歌德观察到，当一片又一片叶子沿着一株植物的茎生长时，每一片连续的叶子都呈现出与下面叶子不同的形状，实际上它们只不过是下面叶子的变形。根据歌德的说法，植物的各个器官——较简单的下部叶子，然后茎上较复杂的叶子，接着是萼片，它们的形状与叶子完全不同，花瓣的颜色甚至与茎上的叶子不同——所有这些器官在外形上都不同，但在内部都遵循相同的基本模式。换句话说，一个相同的想法在外观上呈现出多种形式和设计。

这种洞察力使得歌德能够看到整株植物的叶子，同样，整株植物中只有一片叶子的复杂变异。对歌德来说，每片叶子都是一棵完整的植物。植物的概念、植物的类型——原型植物——在外表上呈现出明确的形式；它变得简单，等等。歌德说，当它长出一片叶子时，茎真的想要长出一整株植物。这种固有的倾向肯定是存在的，但是能够产生植物的力量只发展到一个有限的程度，它被抑制在叶子里。并且，在下一片叶子中，它只在有限的程度上再次展开，以此类推。在每一片叶子中，一整株植物都想展开——形成的力量努力成为一整株植物——但是，在每一种情况下，只有植物的一部分成形。然而，整株植物是存在的。这就是现实。这种看不见的整个植物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努力成为许多不同的植物。每一种植物都想变成许多植物，但是没有成功，它们只形成了一个有限的结构，一个器官。每一个器官都想成为一个完整的植物，它们的任务是平衡各种各样的独立的、零碎的构造，以达到更大的和谐。这幅变形的图片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力量，它在每一个单独的器官中发育，同时限制每一个器官的发育生长，并将单独的器官整合在一起，形成完整植物的整体。

现在，歌德从来没有兴趣构建抽象的概念。例如，他没有创造一个抽象的概念，比如，“人们看到单一的、零碎的植物想要发展，而把它们聚集在一起的统一的植物。”那将是一种抽象。歌德想知道植物形能力是如何工作的。他想知道是什么东西以这种方式塑造了自己，最重要的是，是什么东西把自己束缚在一片叶子里。他想对此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他不想仅仅停留在一个概念上。他想要达到一个生动的画面。因此，他所说的植物的“畸形”或“怪物”对他来说非常重要——例如，在一株植物的某个特定部位，人们期望找到一片叶子，但那里没有叶子，而是茎变粗，出现了畸形；或者当一朵花不是将自己包成花瓣，而是变得苗条；等等。

歌德的结论是，在植物发生畸形的地方，植物形成的力量从外部揭示了它意味着什么东西在阻碍的意义。当一片叶子显示出畸形时，这种力量不会被抑制，而是直接射入叶子。由此，歌德意识到，当畸形发生时，真正属于精神领域的东西变成了物质的。我们看到有些东西变得可见，而这些东西本应作为一种增长力量而被抑制。因此，有研究畸形的材料，因为畸形可以让我们看到植物中有什么是活跃的。在这种畸形没有发生的情况下，某种东西就会受到限制，并在随后的叶子或随后的其他器官中显现出来。

因此，畸形具有特殊的意义，延伸到对整个生物体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在追随歌德的脚步，当我们考虑，例如，一个脑积水的孩子，患有水肿的大脑。这里，我们有一个畸形。歌德会说：“如果仔细研究的话，这种畸形向我展示了一种存在于每个孩子头脑中的趋势，但通常被限制在精神领域之内。因此，如果这样的畸形发生，我可以得出结论，某些东西是在那里揭示的物质，感官可察觉的世界，真正属于灵魂-精神领域。”

如果我们现在观察一个人或一个动物，我们不仅发现了这种外在可感知的畸形，而且还发现了疾病，或者至少是疾病的倾向。根据歌德的观点，每一种疾病都揭示了生活在每一个人体内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单方面地发展——就像一种畸形——而它应该被抑制在整个有机系统内。它不是停留在精神领域内，而是穿透进入一个外在的显现。我们可以说，如果我们在某个地方发现了某种倾向于某种疾病的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就揭示了人类组织的某种特殊意义。因此，当我们了解疾病时，我们确实有机会通过疾病来研究人类的精神，就像歌德那样。最重要的是能够看到每个儿童身上更微妙的弱点，这些微妙的倾向不会恶化成严重的疾病，而是表现为一种或另一种极端的倾向，成为那里的疾病。这是一种外在的迹象，表明什么在每个健

康的人身上发挥作用。我们几乎可以说，每个孩子身上都有一个隐藏的脑积水。因此，我们必须能够对脑积水儿童进行研究，以便发现如何治疗那些过于偏离其所属的灵魂精神领域的物质领域(如畸形)。当然，这是一个必须用科学的微妙方法来解决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可以粗略解释的问题。这里需要相当的机智和仔细、精确、科学的辨别力。因为我们正在处理一些在人类身上起作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表现为一种疾病，但是如果它仍然存在于它自己的内部空间，那么它就属于儿童正常发展的力量。

既然孩子经历了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并且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倾向，你们自己将能够理解，有了这些倾向可能导致的必要知识，我们也能够协调这些倾向，当孩子有陷入不平衡的危险时，我们能够召唤出反作用力。

还有一点需要考虑。通常，当人们谈论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时，他们认为他们必须坚持一个理想，然后他们可以详细阐述理论。然而，这种方法会导致僵化的形式和固定的主张。当一个人不得不处理教学问题时，例如我，当一个人被要求指导华德福 学校时，一个想法一次又一次地打击着他。总的来说，听众喜欢听对他们来说有意义的关于教育的谈话。人们喜欢这样的谈话。事实上，任何一个一丝不苟诚实的人——人智学家必须始终一丝不苟诚实——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到：“我们确实需要接受新的教育。”人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会说：“这太棒了。要是我们能去华德福那样的学校就好了！”但是，很多时候，那些想以这种方式开创教育事业的人恰恰是那些不得不经历最糟糕的教育形式的人。他们可能不得不在自己的学校里忍受最糟糕、最腐败的教育形式。然而，尽管他们有着消极的经历，他们仍然能够呼吁改善教育系统。然后这个想法可能会打动人：一个人真的有权利去计划和思考，甚至是具体的细

节，孩子们应该如何接受教育？正如许多传记所证明的那样，让他们自由成长不是更好吗？这些传记告诉我们，有些人没有受到任何特定的教育，但却成长为最有能力、最负责任的人？如果我们呈现一个已经被精心设计出来的教育系统，难道我们不会对正在成长的孩子犯罪吗？

你可以看到，你必须在脑海中权衡一切，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将如何找到进入这种教育的途径，这种教育很少涉及如何处理各种细节，而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让老师获得与我所说的孩子的亲密关系。

为了做到这一点，还需要一些其他的东西。当我们接收一个孩子到我们的学校，我们期望教育和培训的年轻人。我们介绍各种各样的活动，如写作，阅读和算术，但实际上我们是在攻击孩子的天性。假设我们要上阅读课。如果用传统的方式教，那么它们肯定是片面的，因为我们对孩子整个存在没有吸引力。本质上，我们实际上是在培养一种畸形，甚至是一种疾病的倾向。而且，在教写作的时候，我们在另一个方向上培养了生病的倾向。在教育幼儿时，我们一直在攻击他们，即使这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疾病隐藏着并处于休眠状态。然而，我们必须不断地攻击孩子们。在我们的文明阶段，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我们必须找到方法和途径来弥补那些对我们孩子健康的持续伤害。我们必须清楚，算术代表一个畸形，写第二个畸形，读第三个畸形，更不用说历史或地理了！它没有尽头，它将我们引入一个真正的困境。为了平衡这些畸形，我们必须不断地提供能够弥补损害的东西；我们必须协调儿童中受到干扰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一方面，我们必须教给儿童各种科目，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确保我们这样做时不会伤害他们。因此，正确的教育方法会问：我如何治愈我不断施加的攻击？每一种正确的教育形式都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但是，只有当我们洞察整个人类组织并真正理解该组织的条件时，这种意识才有可能实现。只有当我们能够理解造成畸形的原理以及随之而来的和谐，我们才能成为合格的教师和教育者。因为我们可以这样面对一个孩子：无论我们在教授一门学科时做什么，从而攻击一个或其他有机系统，我们总是可以找到平衡引导孩子走向片面的不良影响的方法和手段。

这是我们教育中一个现实的原则和方法，教师可以使用，这将使他们成为了解和理解人性的人。教师，如果他们能够了解整个人类，包括对健康和疾病的内在倾向，就可以逐步发展这种能力。

这里出现了一些现代的、更为唯物主义的医学可能会认为不属于它的范畴的东西。然而，一旦我们从易患疾病的角度来看待成长中的人类，或者——如果我这么说有点过早的话——易患健康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它的重要性就会立即增加。因为那时它就流入了我们人类的教育哲学中。

今天，健康和疾病被认为是截然相反的：一个人要么健康，要么生病。但是，如果我们深入问题的根源，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健康和疾病并不代表两极，因为疾病的对立面与健康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每个人对疾病都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当然，这只是一个抽象和一般的概念，因为实际上，我们只需要处理特定的病例，最终，实际上，只需要处理患病的个人。然而，如果我们从畸形的角度出发，逐渐了解这些畸形是如何在动物或人类有机体中发生的，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对疾病有一个概念。在发生疾病的情况下，

一个单一的器官或有机系统不再在整个一般组织内运作，而是承担一个单独的角色。在单个器官完全融入整个组织的情况下，这是一种补充。

让我们按照歌德的原则来考虑这个问题。假设一个畸形发生了，而不是一片健康的叶子在某个点上生长。但是其他的事情也可能发生，也就是说，植物，而不是射入一个单独的器官，而是朝着一般的，潜在的趋势的方向发展，这确实应该留在精神领域。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是，单个器官，而不是假设其正常的位置在有机整体，分散其力量进入整个有机体。器官在物质领域没有充分的支配地位，因此整个事物变得过于精神化，变得过于精神化，而精神过于强烈地渗透到物质领域。这是一种可能性。然而，这种情况也可能朝着与疾病相反的方向恶化。疾病的相反极性在于单个器官被一般的有机体所吸收。对人类来说，这是一种创造幸福感和感官幸福感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疾病的对立面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随之而来的过度幸福。

从语言的角度来考虑同样的事情。如果你用形容词“sick”构成一个动词，你就会得到动词“to sick”[德语 *kranken* = to hurt someone's feelings]。如果你用一个形容词和一个动词来表达与[*kranken*]相反的两个词，你会得到“愉快的”和动词“请”。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感觉不舒服、痛苦和感觉幸福或有机的幸福——一个健康的人必须保持平衡。这才是健康的真正含义：保持平衡。

当我们面对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时，这一点具有特殊的意义。我们要教的这个正在成长的孩子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让我们以一个上小学的孩子为例，也就是说，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牙齿变化的意义是什么？

我已经在多纳赫举办的一个“学术课程”中描述过它的重

要性：，即某些生长的力量饱和并形成孩子的有机体，直到第二颗牙齿出现。在儿童的头七年里，在儿童的有机体中活跃的力量，形成了他的物质身，当它变成向外可感知的释放的热时，其行为方式类似于潜热。我展示了作为物质身的组织原则，进入人类灵魂和精神领域的东西是如何在他们自己的本土领域中转化为人类灵魂和精神的。一旦第二颗牙齿发育完成，孩子就不再需要以前在内部器官中活跃的生长力了。随着牙齿的变化，这些力量得到解放，转化为灵魂和精神的力量，并通过我们作为教师所能做的事情，把孩子送到我们的照料下，找到一个健康的生活。

概括地说，我们可以说，幼儿的身体机能被灌输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在结构上组织了它。当孩子长出乳牙，到了上学的年龄，这种力量就会自然地完成，以前在孩子身体机能中起作用的东西就会得到解放，在灵魂和精神的领域中重新出现，变成思想、记忆等等的力量。一旦教师认识到他们在初等教育中所从事的是“解放的灵魂力量”——相当于解放的热量——他们就可以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理解灵魂和精神与身体-物质本质的内在关系。例如，尽管这些灵魂力量先前被占据在物质身上，但现在它们可以由我们支配。我们可以利用它们来满足当代文化的教育需求。毕竟，我们不能也不能忽视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条件。

因此，在这个阶段，我们接近孩子时知道，当我们接收他或她进入我们的学校时，某种灵魂和精神的本性正在从物质的鞘中退出。我们知道这种组织力量的一部分会逐渐转化为灵魂和精神。然而，在某种程度上，在整个过渡过程中，这种组织力量保留了它以前在物质身体中的工作方式——因为被解放的部分仍然习惯于按照物质形态工作。因此，如果我们教给孩子一些与其本性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对孩子没有任何好处。我们这样做，例如，如果我们

开始教字母表的字母。这些字母本身对孩子来说是陌生的，而且，自从图画书写的時代以来，它们已经经历了许多变化。

这就是为什么在华德福学校，我们把书写完全建立在艺术的基础上。我们不直接教孩子们写字，而是让他们画基本的形式，这样，通过那些画的形式，他们可以具体化在牙齿变化过程中释放出来的东西。当孩子们在绘画和绘画中移动他们的手和手指时，我们发现在灵魂领域中编织的东西现在按照身体的形式投射到整个人类中。通过我们以这种方式让孩子的手和手指进入运动，以前在灵魂领域作为一种组织原则工作的东西可以继续它的活动。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真正面对的是什么。我们正在处理的事实是，从出生到牙齿的变化，一个孩子的身体仍然深深地渗透着灵魂-精神力量，这些力量后来将他们自己从肉体中解放出来。一旦灵魂-精神性质退出，身体方面就会发展得更加单一。事实上，就物理方面而言，我们这里有一个过程类似于那些畸形，其中整个植物力射入一个单一的器官。在畸形的情况下，结果就是简单的畸形。

在人类中，事件的正常进程是，在牙齿变化的时候，物质身与灵魂-精神层面分离。因此，当牙齿发生变化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处理这个过程的开始，如果允许它们以一种片面的方式自由发育，它们就会变成疾病的过程。这就解释了一些常伴随着牙齿变化的疾病的原因。我们现在可以认出它们的起源。当乳牙脱落的时候，我们可以绝对清晰地观察孩子的身体组织。如果你这样做了，你就会看到，当灵魂和物质身分离时，物质身往往变得片面和僵化。人们可以看到同样的力量是如何在他们更高的、正常的极限内工作的。如果它们扩散，就会导致疾病进程。在正常的过程中，如果允许分离倾向自由发展，总会有一些微妙的

因素存在，从而导致疾病。因此，我们可以说，当一个孩子获得第二颗牙齿，它是在疾病的门槛。作为教师，我们越多地参与孩子灵魂和精神的解放力量——在人智学的术语中，我们称之为以太的力量——愈合的效果就越大。只要这些活动适合孩子的身体特性就可以。通过艺术性的教学方式，我们必须使孩子的灵魂和精神与其身体-物质的本性和谐地结合起来。我们必须能够认识到儿童身体中疾病和健康的倾向，因为我们必须使儿童身体成为适合儿童发展的工具。

现在让我们看看小学的另一端，青春期。在那里，我们发现完全相反的情况。然而，在第二次牙列期间，灵魂-精神从儿童的有机体中退出，从物质身中解放出来并抛弃，在青春期，同时发展起来的灵魂-精神本质渴望回到物质身中，渗透并使之受孕。在青春期，灵魂-精神性质会潜入物质身。身体正在被灵魂和精神本性充满和渗透，它们本能地发挥作用。它是相反的过程，朝着与疾病状态相反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它趋向于内在的幸福，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满足感。在初等教育阶段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必须不断地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一方面是在第二次牙列开始时努力实现灵魂-精神解放，另一方面是在青春期时本能地从灵魂-精神领域回流到物质身。教师必须始终努力使孩子在七岁到十四岁这段时间的来来往往中保持平衡。

这对孩子九至十岁的教师来说是一项特别重要和吸引人的任务。因为这两股力量在中途相遇，孩子就处于一种可以向各个方向发展的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向导的老师是否对孩子说了正确的话，在九年级到十年级之间选择了正确的时刻，或者他或她是否错过了这个独特的时刻。对孩子的一生来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是否知道如何在九年级到十年级之间迎接这个挑战。

只有理解了灵魂、精神和物质身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真正理解这个年龄段儿童的本质，知道如何对待儿童。一个人如果不掌握这些上升和下降的过程，就不能谈论教育，这些过程只是片面的，如果我们一方面把它们分为灵魂和精神，另一方面把它们分为肉体和身体。在现实中，它们不断地交织和相互渗透。只有当我们看到这种灵魂-精神和身体-物质的流动是一个统一的、连贯的过程时，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孩子。

那么，在第二次牙列开始后，我们作为教师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必须不断确保获得解放的灵魂和精神力量能够按照真正的人类成长和发展来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复制”那些想要离开物质有机体的力量；我们必须在灵魂和精神领域复制它们，以便通过这种方式，它们能够在人类的成长和发展中找到自己的正确位置。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了解孩子，并以激活孩子整体内在和谐的方式进行教育。我们必须从孩子的内在本性中挖掘出一切。

作为教师，当学生进入青春期时，我们必须在他们让灵魂-精神本质融入物质本质中去寻找他们存在的本质。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必须用对整个世界的兴趣来填满他们浸入物质存在的灵魂和精神，我们的青少年就会发育异常。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将变得内心兴奋，紧张，或神经衰弱(更不用说其他异常)。作为教师，我们必须把学生的兴趣引导到广阔世界的事务上，这样我们的年轻人才能尽可能多地了解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当一个孩子第一次进入学校，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努力解放的，以便我们能够解决它，但是，在青春期阶段，我们必须成为“世界人民”，以便知道什么可以使我们的青少年学生感兴趣。

趣。通过这样做，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的青少年的灵魂和精神的健康下降，这是即将淹没在他们的物质身体。这将防止他们过于强烈地沉浸在肉体中，因此他们不会在快乐中迷失自我。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帮助他们成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能够摆脱过多的私利。否则，他们将陷入自我中心。我们必须帮助他们与世界建立真正和谐的关系。

这些事情可以告诉我们，一种从全人类的考虑中产生的教育方法必须如何进行。当然，我在这里只能给出简短的提示。听到一个人与教育家和老师的谈话——就像最近发生在我身上的那样——“听到医学知识碰巧也是教学的一部分，这是多么奇怪啊。”这些医学方面并不“碰巧”属于教育，它们是绝对必要的因素。如果没有医学意识，健康教学方法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会在空洞的抽象概念中迷失，而当一个人真的必须与孩子打交道时，这些概念是无用的。

我们只有知道灵魂是如何形成物质的，我们才能了解它。因此，精神科学并没有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模糊的“乌云布谷鸟世界”，而是带领我们真正洞察生活的物质层面。那些试图逃离物质的人将找不到进入灵魂的入口，但是那些认识到灵魂的力量以及灵魂如何在物质中显现的人将会找到。这是健康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唯一基础。如果人们只能看到人智学的精神科学是如何寻求以现实的方式在任何地方发挥作用，如何远离所有不健康的追求，如今各种神秘主义、唯灵论等等的泛滥；如果人们只能认识到精神的真正知识是如何成为现实的，同时也是对物质的真正知识；那么他们就能够以更健康的方式判断人智学的方法。毕竟，我们必须重申，自然科学庆祝了它在现代的伟大胜利；它为人类发展培育了伟大而重要的成果。但实际上，这种科学就像是对没有灵魂或精神的人体的研究。正如人类的身

体只有在灵魂被视为身体的一部分时才有意义一样，自然科学也只有在精神科学的辅助下才是全面的。

如果一个人对精神科学不是很了解，他可能既不能接受也不能批评这种说法。然而，如果一个人研究了这门科学的特定“章节”，他或她将越来越意识到它的使命。特别是在教育领域，我们可以看到精神科学，达到普遍的概念，给予教师他们在学校需要的关于健康和疾病倾向的知识。精神科学克服了专业化、碎片化，给予了教师在学校教授孩子健康和疾病知识所需要的东西。如果医生必须站在老师旁边，他们的合作只能是外部的。只有当老师让他们对健康和疾病的知识渗透到整个教学过程中，健康的情况才有可能出现。然而，只有当人智学所追求的活生生的科学包括健康和生病的人的知识时，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发生。

我多少次强调过人智学的精神科学是面向全人类的！在人智学中，整个人类与精神科学的某个特定分支所能贡献的东西建立起一种关系。如果教师以生活的方式介绍儿童的健康和病态发展，如果他们能够协调这两个方面的儿童发展，那么他们自己的感情生活将立即得到激励。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将用他或她的特殊天赋来面对每一个孩子。即使老师以一种艺术的方式教孩子写作，他们仍然可以用一种非常接近畸形的片面方式来指导他们的孩子。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作为整个人类站在那里，与他们子女的整个生命有着融洽的关系，作为整个人类，他们自己可以成为这种片面性的反作用力。

如果说，作为一个与人有关的一切事物都有生命关系的老师，我在教授阅读或写作时必须以片面的方式引导孩子，

那么，我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引导孩子，正是通过引导孩子走向片面，我同时也带来了孩子存在的内在和谐。不管教授什么科目，总是要朝着万事万物的完整性努力的老师必须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站在那里。在教育中有两件事情必须始终存在。一方面是每个特定主题的目标，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密切相关的 1001 个不可估量的因素。如果教师沉浸在对人类和世界的知识中——如果当他们面对自己的孩子时，他们的知识开始存在于他们的知识中——我们就会有一种类似于植物的情况。当整个形成的力量射入一株植物的一个器官，只是以正确的方式再次退缩，射入另一个器官，所以老师在他或她自己的存在中保持这个整体，这个统一的力量，同时引导孩子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

精神科学可以刺激这种指导孩子的方式，因为精神科学与外部自然科学的所有分支都有关系，就像灵魂与人体的关系一样。而且，正如古语所说，健康的灵魂是在健康的身体中找到的，因此，在健康的自然科学中并通过健康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找到一种健康的精神科学，一种健康的人智学。

问题和答案

提问者 1：

有天赋的教育工作者和老师对于孩子到了上学年龄需要做什么有一种本能的感觉，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但我不清楚以人智学为基础的教育与这种对孩子的本能反应之间有什么关系。因此，我想问一下，这种教育本能在华德福学校是否遭到了反对，或者，事实上，它们在人智学的教

育学框架中是否占有一席之地。

提问者二：

我想问一下，我们如何理解您所说的儿童疾病。你说的“疾病”是指正统医学所称的疾病状态，还是孩子身体构造的异常，或者可能是幽默感不好，脾气暴躁，或者类似的紊乱？

鲁道夫施泰纳：

关于教学本能与我今天所说的内容之间的关系，我想提出以下意见。一般来说，这两种方法不必被认为是矛盾的，但其中一种方法必须清楚地了解人类进化的整个过程。我们在人类进化中走得越远，意识就越少，直到我们达到完全符合动物世界本能行为模式的程度。人类进化的自然过程是本能生命的逐渐减少和本能行为的逐渐补充，通过一个健康的，有意识的把握生命的现实。我们可以看到，以正确的方式实现这种转变是多么重要，当我们观察到，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前健康的本能很大程度上已经陷入混乱。例如，虽然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即使没有大量的教育，生活在农村的儿童也会和谐地成长，但我们也可能清楚地看到，如果我们让城市儿童依靠他们的本能，或者——正如已经发生的那样——如果我们试图按照当前的教育理念来引导这些本能，我们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因此，除非我们在内心的引导下，再次朝着安全的方向前进，否则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抽象地呼吁更本能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今天必须被理性和智力的力量所取代的生活方式——来培养健康和健康的条件。当然，本能的生活仍然扮演着它的角色，但是它越来越衰落。

举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我能回忆起曾经在我面前发生过的事情。这就是现在经常遇到的情况。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我受到一位好朋友的邀请，从我们交往的早期，我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饮食者——一个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进食的人。有一次，隔了几年，我又被邀请去他家。在那里，在桌子上，我非常惊讶，我看到了一对秤，完整的重量，他在上面称他吃的每一块食物。这无疑是一个明确的证据，至少在他的情况下，健康的本能已经大大减少了！

类似的症状也可以在其他生活环境观察到——例如，如果一个人研究我们学校现有的课程。我们在学校里找不

到那种教材，如果健康的本能发挥作用，那么这种教材就会被发现适合于，比如说，八九年级的孩子。那里的课程是根据完全不同的标准来处理的——比如关于人类和非人类事物的抽象规则。但是课程——我们今天如何规划和制定我们的教育方式——对我们孩子的健康有着严重的影响。我们必须找到我们的道路回到一个具体的把握交织在健康给予和疾病诱发倾向在人类。我所说的保健或诱发疾病的意思将在一会儿变得清楚。

在这方面，我们提到了一些词语，比如“坏脾气”和“坏脾气”。这样的话立刻使我们陷入了抽象的境地。这当然不是我的意思，因为那样我们就会抽象地评判一个孩子的整个灵魂。这正是一個健康的、以人智學为基础的教育必须克服的问题。以人智學为基础的教育会让我们意识到，例如，当一个孩子患有情绪障碍时，我们要注意不规则的腺体分泌物。腺体分泌物对我们的意义远远大于不良幽默的外在症状，当我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时，这些症状就会消失，也就是说，在孩子的生理机体中。我们必须做的是更深入地审视儿童一方面的灵魂和精神，另一方面身体和肉体存在之间的整体关系。

作为处理儿童问题的教育工作者，教师自然只处理内在的倾向，处理不健康状况的新生状态。教师处理的是微妙的，而不是粗糙的症状。当这些症状变成病态时，必须适当处理。我认为，从我所说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教育中，我们要处理走向极端的倾向，并找到平衡它们的方法和方法。

提问者：

我们听说，在青春期，青少年将接触世界事务，远离他或她的个人精神自我。这具体意味着什么？老师们该怎么办呢？

鲁道夫施泰纳：

我没有说“远离他或她的精神自我。”我仔细斟酌我的话，我说的话肯定有明确的含义。我不是说“远离他或她的精神自我”，而只是远离他或她自己；也就是说，必须防止青少年过于强烈地将精神元素压入他们的内在，从而体验到一种内在的快乐。在青春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必须努力唤醒学生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兴趣。这是我们青少年课程的一个基本目标。我们必须唤醒学生对地理和历史等学科的特殊兴趣——这些学科会引导学生远离自我，走向世界。青少年需要这样的主题，因为他们与任何形式的内心沉思完全没有联系，这样可以抵消他们对自己内心生活的任何过于强烈的关注。这一切都取决于制定一个具体细节的适当课程。

鲁道夫施泰纳：

(回答进一步的问题)：我已经指出，教师在备课时应该尽量利用学生自然和健康的生长力。如果我们知道如何研究人类有机体的健康成长，我们也知道在不同的物理形式中隐含的是一个不断向运动的内在努力。例如，如果我们没有先入为主地观察人类的手，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形状在静止状态下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每一个手指都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手的内在欲望是移动的。相反，这种潜在的运动也在寻找一种适合休息状态的形式。这是一种表面上显而易见的迹象。但是这种有机的趋势也可以被跟随到人类最内在的组织中。因此，如果我熟悉活体解剖学，活体生理学，那么我也知道什么与运动领域的内在潜能相协调。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一个老师让一个孩子刮一个铜板哥特风格的字母“a”时，这当然不符合孩子的天性，这个字母“a”在今天很流行。这是一种没有任何理由的形式。手指想要移动的方式和经过许多中间阶段后最终演变出来的字母形式之间没有内在联系。

在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相当不同的符号被绘制来代表一种仍然与人类组织和谐相处的书写形式。今天，我们传统字母的形式不再与人类的内部组织有任何直接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在把孩子引入我们现在的字母表形式之前，从他们的内部组织中抽取类似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提请教育当局注意，他们就会变得相当惊慌，想知道他们究竟怎样才能知道人类有机体的要求，他们怎样才能在学生六岁时期期望教学以艺术风格进行，等等(这可能与实践教师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往往对这些想法非常开放，因为他们能看到他们开辟的新视角)。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一个人必须学会去做！这是任何对教育感兴趣的人都必须注意到的事情。人类才智学的任务不是传播一个抽象的世界概念，这个概念可能会满足那些喜欢重复他们所听到的东西，或者那些喜欢告诉自己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进步做些什么的人。人智学是一门基础广泛的学科，它有许多分支，可以引导我们对人性有最深入的了解。一个人可以真正地说，人智学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各种科学，特别是在今天普遍无法获得的领域。

因此，我们可以说，我们必须彻底了解人类，这样，当我们接受儿童进入初等教育时，我们就可以从整个生物体中知道，在学习书写时，它应该如何移动手指和手掌，以及它应该如何学习思考。

前几天，我有机会带一位参观者去上一年级的写作和阅读课。这门课程可以有上百种不同的教学方式。在华德福学校，教师在应用基本原则方面享有绝对自由。教育是一门完全自由的艺术。科目可能保持不变，但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以自己的方式呈现内容。人们有时看不到这两个方面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这些小学生才上了几个月的小学一年级，这堂课是怎么上的？一个孩子被叫了出来，并被告知要在一定数量的步数内绕圈跑步。紧接着，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圈，展示孩子跑步时眼睛看到的动作。

然后，第二个孩子被叫出来，并被要求在第一个圆圈内跑一个小得多的圆圈，只用两步。第三个孩子必须再跑一圈，这次用了三个步骤。所有的孩子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正在发生的事情中，他们把他们全身心的经历转换成黑板上可以看到的东西。他们的兴趣不仅指向眼睛能看到的东西，而且指向他们整个生命体验到的东西。所以有三个圆圈。当又跑了一个时，孩子们注意到，由于尺寸的关系，第四个圆与第一个大圆中的小圆相交。就这样继续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孩子们有机会从他们的整个存在中获得经验，然后他们可以转移到视觉领域。另一方面，如果孩子们被告知立即画表格，那么主要是他们的头部在忙碌——这相当于一种片面的职业。学生在这个阶段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来自于他们的整个存在，包括书写。

但这并不意味着现在每个老师都应该效仿同样的例子！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老师如何承担在课堂上运用基本原则的任务。在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开学之前，我在教师培训课程中介绍的内容，并不是为了让教师在实

际教学中学究式地模仿。它是作为一种活的物质呈现出来的，这样学校就可以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至于规章制度，它们当然总是可以放在一起。如果三个人——或者三十个人，或者也许只有十二个人——坐在一起，根据他们的想法，弄清楚创建一所模范学校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按照优先顺序和适当的段落把每一条规则都写下来——他们当然可以制定出精彩的计划，即使他们自己并不具备杰出的智力，即使他们只是普通人，甚至可能智力低于平均水平。在令人印象深刻的规章制度最终达成一致之前，可以详细讨论相关观点。但是，当涉及到实际教学时，这些可能根本没有任何用处。最重要的是事情在实践中是如何发展的。

提问者:如何教育一个紧张的孩子?

鲁道夫施泰纳:

“一个紧张的孩子”这个表达是非常模糊的。因此，不可能给出明确的指示。一个人必须对孩子的症状有一个清晰的描述，一个人必须知道孩子的年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确实必须能够在一般背景下考虑所有相关因素。例如，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看到一个孩子，比如说三四岁的孩子，他非常烦躁，很可能到处乱跑。有这样的孩子。他们把自己扔在地上，大发脾气。他们的行为明显令父母感到不安，因为他们可能因此遭受很大的不幸。然后他们会问他们能对这样一个孩子做些什么。通常情况下，虽然不是在每一种情况下，人们都愿意要求他们什么也不做，因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抑制症状。这样的孩子只需要摆脱过多的能量，以便日后能够正常发育——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有时有必要指出，最好不要通过采取教学措施来干预儿童的发展。重要的是要从孩子的整体构成中找出在每个个案中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不利的。当一个人考虑到健康或疾病的情况时，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人们多久会听到一些对什么是正常有着固定想法的人说这样或类似的话：“如果一个人的脉搏不规则，就必须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治疗。”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说法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绝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有些人，由于他们的总体体质，实际上需要一个稍微不正常的脉搏！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如此。在做出明确的陈述之前，一个人必须了解一个孩子的整体体质。一如既往，人智学旨在将人们从抽象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例如“一个人应该如何对待一个紧张的孩子？”是一个抽象概念。一个人从来不会面对一般的情况，而总是面对一个需要单独处理的特定的孩子。

提问者:

人智学如何在学生寻找未来职业方面起到引导作用?

鲁道夫施泰纳:

我真的不知道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如果我要抽象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得不说,人智学的环境本身就会使年轻人产生寻找合适职业的正确倾向。一般来说,对职业的选择处理得过于图式化。作为一个规则,这样的选择已经与一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人们有时不够灵活——他们相信只有特定的职业才能给他们带来内在的满足感。在职业有明显的个人主义印记的情况下,情况可能会是这样,但在人智学对这个问题所说的话中寻找找到正确职业的线索,在我看来,这听起来与现实生活脱节了。我不能真正理解这个问题的意义。

主席问是否还有进一步的问题。

没有了。

鲁道夫施泰纳:

我希望这个简短的演讲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智学的目标。这些目标从来都不是为了脱离实际的生活环境。当人智学的本质被完全掌握时,它总是会引导我们进入生活的现实,进入生活本身。

第4讲 华德福教育的基本原理

阿劳 1921年11月11日

1918年德国崩溃后，斯图加特诞生了一场社会复兴运动，目的是让这个国家摆脱时代的混乱，引导它走向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这场人智学的老朋友之一埃米尔·莫尔特(Emil Molt)想出了在斯图加特创办华德福学校的主意。莫尔特几乎能够立即实现这一想法，因为他负责一家雇佣大量工人的工业企业。由于华德福-阿斯托利亚香烟厂的管理层与其工人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关系，事实证明有可能吸引所有工人的子女到学校上学。就这样，两年多以前，华德福学校成立了，主要面向工薪阶层的孩子。

然而，在过去的两年里，学校几乎每个月都在发展。今天，我们不仅有华德福学校最初的学生——他们的指导由我负责——还有许多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和背景的其他孩子。事实上，从各个方面进入华德福学校的学生人数已经大大超过了最初的创办学生，即工厂工人的子女的数量。

这一事实表明，华德福学校实际上是一所面向各种类型的孩子的学校，他们来自不同的班级和文化，根据我们自己的方法接受同样的教育。

华德福学校的理念源于人智学的运动，这一运动如今因为被广泛误解而招致很大的敌意。在今晚的演讲中，作为开场白，我将只提及一个这样的误解。这种误解断言，人智学或精神科学的目的，特别是在其社会方面的目的，是革命性的或以某种方式具有颠覆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必须强调这一点，因为它对我们的教学主题特别重要。人智学的精神科学试图深化和丰富过去三、四个世纪在文化和精神领域发展起来的许多科学分支，但它绝不打算以任何方式反对现代科学。它也不希望将业余主义引入现代科学。它只希望深化和扩大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成就。

同样，源于人智学的精神科学的教育也不希望与其伟大代表所提出的近代教育理论的原则相对立。它也不希望在这个领域鼓励业余爱好者。人智学的精神科学承认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完全有理由赞赏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伟大教育家的目标和成就。人智学无意反对他们。它只希望通过人智学的研究来深化他们的工作。它希望完全站在现代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然而，它确实发现有必要扩大现代教育思想的范围，我将努力给出一些概述如何做到这一点。

尽管华德福学校的出发点是人智学的精神科学，但它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学派——我希望这将被接受为一个重要的事实。华德福学校一点也不关心将人智学的教条或人智学的信念带入学校。它既不寻求意识形态、宗派或教派，因为这不符合人智学的精神科学。不幸的是，人们错误地认为，事实往往恰恰相反。

华德福学校，其根源在于人智学，是一所运用特定方法和课堂实践，以及教学理念和冲动的学派，这些理念和冲动来源于以人智学为导向的精神科学。当我们创办这所学校时，我们根本无法坚持一些现代教育家经常提出的激进要求，例如，他们坚持认为，如果一个人想要适当地教育孩子，就必须在远离城市的农村开办寄宿学校或类似学校。今天有许多这样的努力，我们对此并不反对。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完全理解他们要求背后的原因。然而，在华德福学校，我们并不处于同样的幸福境地。我们不得

不接受一个特定的情况。我们有可能将后来成为华德福学校的地方放在一个城市里，放在一个城市的生活中。不存在首先坚持学校正确的外部条件的问题。重要的是在特定情况下通过我们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实现必须实现的目标。

人智学的精神科学的一个特征是它能够适应任何外部条件，因为它希望能够在所有的生活条件下工作。它不希望追求乌托邦式的理想，而是希望在任何特定情况下，在当前的实际条件和生活的实际需要之外，创造与其成员的人的潜力和谐相处的东西。

再说一遍，学校里不能有任何教条。然而，站在人智学的运动中的一个人所获得的，是一种涉及我们整个人类的认识方式。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生活倾向于某种知性主义。

因此，没有必要担心，华德福学校教导学生，一个人不仅包括一个物质身(你可以在许多人智学的著作中读到)，而且包括一个以太身，提供在物质身中起作用的形成和有机成长的力量，还包括一个星芒身，在地球生活中，星芒身将在地球之前的存在中发展起来的东西——在物质出生之前，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受孕之前，等等——带入人类的物质组织。这些在学校里都没有教过。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当科学准确地观察人类时，人类是由身体、灵魂和精神组成的，如果我们理解这是如何在儿童身上显示出来的，作为一个正在形成的人类，我们就会获得比通过当今自然科学所能获得的更深刻、更真实的人类知识。

我们没有掌握这种关于人类的更深层次的知识，人智学的精神科学只有通过我们的思考能力才能了解到的关于人类的一切知识：整个人类——思考、感受和意愿——都参与其中。然而，这并不是华德福学校工作培训方法的实质

内容。相反，人智学的知识在我们的教师中创造了意志的力量，使他们能够按照每个孩子的组织的要求为成长中的孩子做一切事情。不管这听起来多么自相矛盾，这个孩子是华德福学校里“最优秀的”老师。因为华德福的老师们完全相信，他们每周、每年在孩子身上所见到的，是神圣和精神存在的外在表现，他们从纯粹的灵魂和精神存在下来到地球，以便在出生和死亡之间在地球上的物质身上进化。他们意识到，每个孩子的存在——通过父母和祖先的遗传流——与物质上和以太上所赋予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华德福的老师们对年轻人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们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天，就已经在相貌、第一次肢体动作以及逐渐成长为人类语言的第一次胡言乱语中显示出内在的魂存在。人智学的人类知识创造了一种对神圣世界降临人间的深深敬畏，这种内在的敬畏态度是 华德福教师每天早晨走进教室时的特征。从这种神秘的精神和灵魂存在的每日启示中，他们发现作为教师，他们必须对孩子做些什么。

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不能用一些抽象的规则来阐述华德福学校的方法。人们不能说：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等等。相反，人们不得不说，通过人智学的精神科学，老师开始了解成长中的人，学会观察孩子眼中的东西，并在孩子坐立不安的腿部动作中展现自己。因为教师完全建立在对整个人类的理解上，他们的人智学知识不仅充满了他们的智力，系统化的能力，而且拥有了感受和意志的整个人类。这些教师对待学生的方式是，他们的方法获得一种活的存在，他们总是可以修改和变形，甚至在更大的班级里，以适应每个孩子。

任何人听到这些抽象的说法，可能会回应说：“这些疯狂的人智学家！他们相信，一个人不仅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作为一个尸体，可以在生理学和生物学上被仔细检查和研究；他们还相信人类有以太，甚至星体的身体；他们相信，如果我们练习某些灵魂练习，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他

们相信，如果我们加强我们的思维，使整个人类变成一种“超敏感的感觉器官”——如果我使用歌德的表达——我们可以比我们在普通生活中看到的更多。”我们很容易嘲笑这些“疯狂的人智学家”，他们在可感知的世界里用这些术语来说明超感性的存在。但是，如果这些信念——不是基于奇怪的幻想，而是基于扎实的知识——被运用到教学中，那些负责教育年轻人的人就能够现实地看待成长中的孩子，把他们看作是身体、灵魂和精神的存在。如果我们想要揭示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就必须这样去观察他们。

对于今天所谓的实验心理学或实验教学法，我不想说任何贬损的话。我很欣赏这些科学分支所能达到的成就，我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正是因为这些学科，我们必须更加深化我们的教育生活。因为，除了它们的积极方面之外，它们还表明，我们并没有以直接和自然的方式接近儿童，而是相反，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疏远他们。对儿童进行外部实验，以确定他们的思维、记忆甚至意志是如何运作的。根据随后的统计数据，制定规章制度。当然，这些发现有其用途，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人智学者。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看作是“最重要的和最终的”，是教育的基础，那么我们只能举出证据来证明，实际上，我们还没有以任何方式达到儿童的真实存在。为什么我们发现有必要进行实验呢？只是因为在古代圣经时代，教师和孩子之间直接的、直接的关系——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的话——在我们现代物质文化的影响下已经消失了。之所以进行外部实验，是因为对于孩子体内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再存在直接的感觉和理解。这些外部实验的事实本身就证明，我们已经失去了与我们的孩子的直接关系，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重新发现这种关系。

当我们研究当代实验心理学和教育学时，经常会发现，实验主义者就像一个人观察一个骑马的人，看他或她在一

条平坦的道路上表现如何，而不是比较困难的地形。然后，实验者根据这些观察结果编制统计数据：在平坦的小路上，这样那样的距离十五分钟；在光滑的小路上，这样那样的距离很多英里；在不平坦的小路上，这样那样的距离很多英里；以此类推。这也是我们或多或少在实验中发现的工作方式，这些实验旨在确定一个孩子是否会在一刻钟内记住一些东西，或者一个孩子是否会省略这些东西以及许多需要记住的单词，等等。回到我们的比喻，如果我们要汇编关于骑手的统计细节，我们不仅要考虑路径的状态，还要考虑马在观察到的特定路径上能做什么，等等。但是，我们永远不会成功地用这种方法发现任何关于骑手他或她自己的事情（虽然它当然完全可能包括骑手在统计观察）。真正重要的不仅仅是人们对那些需要接受教育的人进行外部实验，而且作为教师，我们通过理解孩子们的内在本质，与他们直接、自然地接触。

在人智学的精神科学中，一个人学会知道婴儿出生时会得到什么。我们从中知道，一个孩子的内在不仅承载着我们用感官所能感知到的东西，而且还承载着一个与物质胚胎结合的灵魂精神的存在。我们学习确切地知道这个灵魂是如何发展的，就像我们从物质科学中学习物质胚芽是如何在遗传流中发展的一样。我们学会认识到，独立于遗传特征，一些超感性的精神和灵魂本质进入人的身体存在。我必须反复强调，如果不把它作为一种教条来教授，这种观点仍然会成为教师定位的一种手段，甚至在儿童进入学校之前，这种手段就可以用来指导教师对他们的观察。

在孩子学习说话的情况下，以下前提是有效的。我们不仅要观察什么属于遗传流，而且还要观察孩子从精神深处发展出来的东西。语言是其中的一部分。当一个人以人智学的精神科学的观点来观察人类——区分更内向的（自我体）、星芒身和更外向的以太的身体——他就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了解人类意志的本质。一个人认为意志与星芒身

更为相似，而思考，例如，被认为与以太身更为紧密相连。一个人要学会了解在说话时这些成员是如何互动的。因为在观察和体验生命时，我们不仅要处理外在的事实，还要把这些事实放在正确的光线下。

现在让我们找一个训练有素的生活观察者，一个在人智学方面受过教育的人来了解人类，把这个个人放在一个正在学习说话的孩子旁边。如果我们真的学会了观察一个孩子的灵魂生活，认识到成人和孩子之间无法估量的游戏，我们就可以通过观察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来了解更多关于儿童心理学的知识，而不是像著名心理学家威廉·普莱尔(Wilhelm Preyer)通过统计记录所做的那样。例如，当我们听到一位母亲或父亲为了让孩子平静下来而对他说“Ee Ee”，而当我们听到有人在孩子周围的环境中对他说一些更外在的东西并说“Hsh, Hsh！”对于每一个元音，我们都直接与孩子的感受的生命对话。我们把自己引向孩子灵魂最深处的存在。在精神科学的帮助下，我们学会了如何刺激特定的灵魂区域。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成人和孩子之间建立了一种特定的联系，这种联系在老师和学生之间产生了一种密切的关系，允许某些东西从老师直接流向孩子的内心感受。

例如，如果我们对一个孩子说外面有多冷，那么这个孩子就会进入辅音的领域(如“Hsh-Hsh”)，在那里我们直接按照孩子的意愿行事。因此，我们可以观察到，我们在一个例子中刺激了孩子的感情的生命，在另一个例子中刺激了孩子的运动的生命部分，这种运动的生命活跃在意志冲动中。

通过这个例子，我只是想说明，如果我们对生命有全面的了解，那么光是如何照亮一切的，甚至是最基本的事物。

今天，存在着一门伟大的语言科学，教育当然可以从中受益匪浅。然而，这门科学研究语言就好像它是某种与人类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人智学的精神科学的教育，我们就会学会不把语言看作凌驾于人类之上的东西，而是把它带入他们的生活；我们会学到语言是与整个人类直接相连的，我们会学会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这种知识。我们了解孩子与元音成分的内在联系是如何与感受的生命中的温暖光辉联系在一起的，而辅音成分——无论孩子通过辅音经历了什么——都与意志的运动密切相关。

关键是一个人要学会更亲密地观察孩子。这种观察，这种对孩子的同理心，已经逐渐消失了。如今，当我们试图教育年轻人时，往往就好像我们实际上是在绕开儿童的真实存在——就好像我们的现代教育科学已经失去了与儿童接受教育的直接联系。

我们不再认识到语言与孩子的所有成长过程和发生在孩子身上的一切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说，我们不再知道，通过正确的方式培养孩子成为模仿者，我们正在帮助他们变得内心温暖，感受（感情）丰富。在七岁左右换牙之前，孩子们完全依赖于模仿，早年的所有教养和教育基本上都依赖于这种能力。只有当我们在人生的最初几年里对这种模仿能力有了清晰的认识，并且能够年复一年地密切关注它，我们才能发现孩子内心深处隐藏的本性，以便我们能够教育我们的学生，使他们以后能够充分融入生活。

这不仅适用于言语，也适用于我们必须在孩子进入学校之前教给他们的任何东西。正如我所说，直到第二个牙列，一个孩子，从根本上说，完全依赖于模仿。人智学的精神科学使我们能够研究孩子在生活各个领域的模仿能力，而言语也完全是通过模仿发展起来的。但是对模仿能力的研究也使我们能够以其他方式更深入地了解成长中的人类的本质。尽管当代心理学一直在思考人类灵魂（或者有时被称

为人类精神)如何与人类物质身相连接的问题，但它无法对人类灵魂和精神一方与物质和身体另一方之间的关系形成任何确切的概念。基本上，心理学只知道人的身体方面，当身体像一具尸体，失去了灵魂和精神，另一方面，它已经远离了人的灵魂和精神，正如我所说的那样。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一个特殊的例子得到最好的解释。当代科学并没有意识到第七年左右发生的第二次牙列等现象的重要性。但是这种由精神科学培养的观察揭示了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灵魂力量是如何变化的。在这些年里，孩子的记忆力和思考能力，以及感觉感受的能力都变得非常不同。事实上，在孩子七岁之前，是看不到他们灵魂生活的发展的。但是，当孩子在七年级之前进入学校时，我们必须处理的这种新兴的灵魂生活在哪儿呢？它以前在哪儿？

科学思维所采用的方法在无机领域是完全适用的。今天，当物理学家研究某些物质在经历一个特定的过程后发出热量时，他们把这种热量归因于以前包含在物质中的热量，称为“潜热”或隐热。然后他们研究，当经历一个特定的过程时，潜热是如何从物理物质中释放出来的。他们不会梦想得出这样的结论：放射性的热量是以某种方式从外部进入物质的，但他们研究的是已经存在的热量存在的条件。这种思维方式，由物理学开创，可以转移到更复杂的人类领域。

如果从人智学的观点来看，我们研究一个孩子的记忆力是如何在第七年呈现出一种特定的结构，我们就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新的能力突然“飞到了孩子身上”。我们假设它们是在孩子体内发育的。但是他们之前在哪儿呢？它们在孩子的身体组织中很活跃。换句话说，老师必须教育的是先前在孩子自己身上潜藏的、隐藏的力量。那股力量被解放了。只要孩子们需要这些力量，这些力量就会随着第二颗牙齿的拔出而达到顶点，这些力量就会在孩子的内心世界中发挥作用。随着乳牙的脱落和第二颗牙齿的出

现，这些力量——如某些物质中的潜热——从它们的任务中释放出来，并显示出新的灵魂和精神能力。这些我们就积极地投入到我们的教学中去。

只有通过学习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我们才能了解灵魂和身体是如何协同工作的。我们可以从事关于灵魂和身体相互关系的无休止的哲学思考，但是，在研究早期儿童直到七年级时，我们必须观察实际的事实。只有这样，我们才会认识到，那些在牙齿更换后离开有机身体领域的力量，可以被老师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自由地使用。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整个人类生命的跨度。我们可以在哲学和生理学书籍中找到的所有关于灵魂和身体关系的思辨理论都是无用的，除非它们是基于一种根据适当的科学方法而精确的观察模式。

如果我们进一步观察这些事情，我们就会意识到，作为教师，我们所处理的孩子身上的力量，与我们以前从事的建立有机体的力量是一样的。我们也知道，这些力量现在必须采取另一种形式，如果我们要教育儿童，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力量的新形式。但我们也必须以它们最初的形式来了解它们——因为它们必须被用来学习，所以我们必须能够在它们最初的任务中识别出它们。关于这个还有很多可以说的。我只想指出，正是因为这些力量，在有机体的深处工作，创造生命，一个孩子可以模仿到七岁。要了解一个学龄前儿童，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种模仿的能力。

例如，父母抱怨他们的儿子偷钱。他们在寻求建议。你问孩子多大了，他们告诉你他四五岁了。这听起来可能令人惊讶，但是一个四五岁的孩子不会真的去偷东西。这样的孩子还处于模仿的阶段。因此，如果你进一步问问题，你会发现，例如，这个孩子每天都看到他的妈妈从橱柜里拿钱。孩子会模仿这个动作，因此，他也会拿钱。我甚至

知道有一个案例，一个孩子从橱柜里拿出钱，但他没有买糖果，而是买东西给其他孩子。这种行为没有什么不道德的，也许只是一些有些不道德的东西，一些模仿的东西。这样的事件让我们意识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是无法估量的问题。作为老师，我们必须意识到，当我们站在一个模仿者面前时，我们必须留心我们的想法。不仅是我们的行为，而且我们的思想也必须是孩子可以安全模仿的那种。整个学龄前儿童的成长必须建立在这个模仿的原则之上。尽管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对这一原则的认识必须建立在真正健康的早期教育形式的基础之上。

使一个孩子成为模仿者以至于模仿甚至最轻微的手部动作的力量出现在孩子大约 7 岁的时候，成为教育工作者和教师必须面对的解放力量。作为教育者和教师必须应付的解放力量。更仔细地观察这一发展，人们认识到，虽然一个孩子在七岁之前是一个强迫性的模仿者，但在接下来的七年里，直到青春期，学生需要在老师身上体验一种自然的权威感，作为人生道路的正确指南。权威的经验成为儿童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的主要教育原则，这一原则自然发展成为师生之间的基本关系。

基于一种自然的权威感，抽象地谈论这种关系实在太容易了。如果我们希望在我们教学生活的每一刻都能引导它走向正确的方向，我们就需要人智学的知识。

今天，许多人谈论视觉教学、实践演示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对于某些学科来说，这当然是正确的。任何能被外界观察到的东西都可以通过这些方法带给孩子。但是，我们首先必须考虑到世界的道德秩序和人类的宗教感情——也就是说，一切与世界的精神本质有关的东西。精神是外在感官无法察觉的，如果我们过度使用所谓的视觉教学方法，我们就会使

孩子们只相信感官可感知的东西，也就是唯物主义。在这个年龄段真正重要的是，通过与老师的自然关系，孩子感觉到，“这个成年人，他是我的向导，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并以我渴望效仿的方式行事。”（如果我把这种感觉描述成一个成年人，那么它自然和一个孩子会有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在最初的七年里，孩子的活动反映和模仿周围的环境——最重要的是通过姿态，包括生活在言语中的微妙的内在姿态。但是，在接下来的七年里，孩子们的成长受到了来自老师自然接受的权威的话语的影响。为了理解这种自然的权威意识的重要性和价值，一个人必须有一个彻底的基础，真正了解人类。

你很难指望像我这样的人，多年前写了一本名为《直觉思维作为一种精神道路：自由哲学》的书，来支持对权威的保守的社会信仰。所以它不是在任何独裁意图的基础上，而仅仅是在教育理由，我认为最基本的原则，最重要的力量，七岁到青春期，在于学生相信老师，老师作为一个权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做什么是正确的。这一定深深地影响到了孩子。

如果学生不能在这种对教师权威的信念的基础上发展，他们将无法在年长时以有益健康的方式进入社会生活。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只需要知道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在权威的基础上心甘情愿地接受一些东西意味着什么我知道这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但实际上，这只要对那些从根本上说缺乏全面审视生活意愿的人来说是有争议的。例如，让我们假设，比如说，在我们生命的第二年，大自然没有处理我们的手指的形状，使它们生长和发展一一大自然使我们的手指如此，可以说，它们是铸造在硬定型的形式。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是人类，所以，

我们在成长，不断变化着生命存在。同样，作为教育者，这也是我们必须灌输给孩子们灵魂的精髓。我们不能强加给我们的孩子任何东西，使他们产生轮廓鲜明的画面、印象或冲动。就像我们的手指没有保留我们两岁时的轮廓，而是自己成长一样，所以我们在孩子们上学时灌输的所有想法、想法和感觉感受都必须有他们成长的本质。

我们必须非常清楚：我们给一个八岁的孩子带来的东西不可能是清晰明了的，也不可能轮廓鲜明。相反，它必须有一个内在的成长能力。到这个人 40 岁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必须能够看到整个人。任何在童年时期不懂得权威原则的人，从来没有体验过权威原则的真正含义，例如，在一个人三十五岁的过程中，从黑暗的记忆深处，理解了一些历史或地理的概念——或一些生活的概念——这些概念在九岁时就被一位深受爱戴的老师或父母的权威所接受，只是出于信仰。当这样一个概念出现在灵魂中，经过几十年后的成熟理解而被理解时，这就成为一个生动的原则，唤起一种不需要带入全意识的无法定义的感觉：一个人的灵魂中存在着一些从早年开始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能够跟随自然界的增长力量。

我们的教育原则和方法不能被固定的公式所束缚。相反，他们必须成为那些从人类活生生的知识中受教育的人的一种优雅的、实际的行动本能。然后，老师们就会找到正确的方法来对待孩子，而不仅仅是人为地把一些东西嫁接到他们所关心的灵魂上。这并不是否认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伟大的教育家们所宣扬的东西。相反，它实际上是以正确的方式应用它。

那些希望成为华德福教师的人非常清楚，他们不能以业余爱好者或业余爱好者的身份加入学校。他们必须被十九

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教育所带来的一切所感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也必须给华德福学校带来我所提到的对人的生动洞察力。在这里，人们不禁要引用歌德的格言：“好好考虑是什么，但更多地考虑如何做。”你会在教育的理论文本中找到关于教育的基础和原则的优秀论述。即使是非常理想主义的思想有时也会在那里被表达出来，但是所有这些仅仅代表了“什么”。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制定抽象的原则，而在于能够以生活的方式运用这些原则，并带着内心的温暖。

我完全相信，如果一群人坐在一起——他们甚至不需要特别聪明——来起草一个理想学校的蓝图，他们的计划，按优先顺序排列——第一、第二、第三，等等——将是相当出色的。它们会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人们无法改进它们。想出最伟大的理想并把它们变成伟大改革运动的口号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所有这些都没有什么价值。重要的是真正地观察生活，牢记活着的人能够在特定的环境下做需要做的事情。“好好想想是什么，但是更多的是想想怎么做。”

因此，重要的是，对孩子的爱是我们所有教育努力的根源，所有的教育都是从内在的生活经验中完成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教育的基础变得与以往完全不同。考虑到这一点，那么，我想以一个例子的形式再一次把一个基本的潜在原则用语言表达出来。

一个孩子应该对一个明确的概念形成一幅内在的图画。它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是，在我们试图传达某种抽象的东西——某种具有伦理和宗教性质的东西——时，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例如，让我们想象一下，老师想要根据孩子的年龄和成熟程度，自然地向学生传达人类灵魂

不朽的观念。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来做到这一点。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点。一种方法如下。作为老师，我们可以相信我们非常聪明，而孩子还很小，非常无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发明一个比较，然后说，“看看蛹。蝴蝶破茧而出。”然后，在形象地描述了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可能会说，“正如蝴蝶从蛹中出来一样，人的灵魂，当一个人通过死亡之门时，离开身体，飞入精神世界。”。这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当我们觉得自己比孩子优越时，我们会想出一个比喻或比较。但是，如果这是我们潜在的态度，我们将不会非常成功。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无法估量的因素会发挥作用。对于一个受过关于世界本质的人智学的精神科学教育并且知道所有事物都有精神的老师来说，不会因为觉得自己比孩子聪明得多而产生这种感觉。因此，他或她不会为了孩子的利益而发明一些东西。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会坚定地认为，在更高层次上代表人类灵魂在死亡时离开身体的东西，在更低层次上代表自然秩序，即蝴蝶从蛹中出现。老师会相信这幅画的真实性。对这位老师来说，这个形象是一个神圣的启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法。如果我出于一种神圣的信念和孩子说话，我会以一种无法估量的方式触摸孩子的内心深处。我在孩子身上唤起一种活生生的感觉，一种活生生的概念。这种方法通常是正确的。出于对外部世界的独特兴趣，我们既不能低估也不能高估现代科学所说的话。

请允许我引用一个有些牵强附会的例子来巩固我所说的话。正如你所知道的，关于所谓的“数马”已经有了大量的讨论。这些马表现得很特别。我自己没有见过埃尔伯菲尔德的马，但是我见过奥斯汀先生的马，并且目睹了这匹马在被问及时，是如何用它的一只蹄子踩出简单算术问题的答案的。这匹马踩了正确的次数——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等等。为了解释这种现象，避免陷入模糊的神秘主义或纯粹的理性主义，我们需要一定的观察能力。现在，在数马的观众当中有一位心理学和生理学的

私人导师，他看到了冯奥斯汀先生的马表演了它的把戏，他宣称，当一个特定的数字被叫出来时，马就会跺脚，因为它能够察觉冯奥斯汀先生脸上非常微妙和精致的表情。他声称，当他的主人问他“三乘以三等于多少？”那匹马在盖了九个印章后停止了跺脚。当然，这位博学的先生必须证明这样的表情或动作确实存在于奥斯汀先生的脸上。但这是他无法做到的。在他博学的论文中，他说：“这些表情是如此微妙和无限小，以至于人类无法察觉它们，甚至我自己也无法说出任何关于它们的事情。”你可以看到，他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等于承认自己无法发现马应该遵循的面部表情。换句话说，马比这位博学的讲师更有洞察力！一个没有偏见的旁观者会注意到，当马在算术问题的答案上盖章的时候，冯·奥斯汀先生不断地给马喂糖块，这些糖块是他从他相当大的外套口袋里拿出来的。显然，在进行计算的同时，这匹马也在不断地品尝着糖块的甜味。如果说这种对待马的方式导致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爱与亲密的关系，一种内在的关系，请你不要误解，这就是发生这一切的根本原因。

如果一个人想要发现这种存在于普通观察水平之下的真实关系，他必须从这种“爱”的效果开始。如果一个人想要正确地理解这些事情，一般地谈论催眠或暗示是不好的，但是一个人必须理解这种微妙关系的本质。不论是朦胧的神秘主义，还是纯粹的理性主义，都不会导致一个人解决这个谜团，而只是一个人的知识，在这个例子中也包括动物，灵魂的了解。

如果我们希望找到一种与仅仅基于原则和知识理论的教育方法不同的活的教育方法，这就是最重要的。这种生活化的教育方式引导我们年复一年地观察孩子。这就是如何对待每个孩子，即使是在一个更大的班级里，这才是重要的。这是可能实现的。华德福学校在成立的头几年就已经证明

了这一点。

在这里，我只能给出大致的轮廓，可以用更详细的例子来补充。首先，我们接收孩子到我们的一年级，在那里它应该学习书写和阅读，也许也开始算术等等。让我们首先讨论一下阅读。在我们现在的文化中阅读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是很陌生的。如果我们回到古代，我们会发现一种图画文字的存在，在这种图画文字中，每个字母词仍然保留着与它所代表的对象的图画联系。在我们目前的书写或印刷体系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将孩子的灵魂与所写的东西联系起来。因此，我们不应该在孩子六七岁进入小学时立即教他们写字。在华德福学校，所有的教学——包括我们在阅读前介绍的写作——都直接诉诸于孩子与生俱来的艺术感觉。从一开始，我们就给我们的小学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不仅可以用干蜡笔，还可以用水彩颜料进行艺术创作。用这种简单的方法，我们给孩子一些东西，从中可以发展出字母的形式。当然，这样的事情已经在其他地方做过了。但这又是一个怎么做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允许孩子积极活动，而不是以任何方式参与智力的力量，而是主要通过激活意志。在绘画的基础上，我们逐渐引导孩子在书写中的第一个意志活动，使他们对所写的内容有更多的理解。我们引导我们的孩子，一步一步地，发展一切与他们自己的内在天性和谐一致。甚至在课程安排上，我们在学校所做的一切都必须适应孩子不断发展的天性。但是，为此，人智学的知识是必要的。

我想在这里指出，如果一个人不给孩子们能够成长的概念和感情，而是让他们意识到固定形式的外部物质世界和他们自己在太早的年龄的内在流动的灵魂生活之间的差异，那么他如何能够观察到对他们造成的伤害。直到大约九岁的时候，一个孩子还没有清楚地区分他或她自己和外部世界。人们必须注意不要相信抽象概念，就像今天有些人说的那样，“当然，如果一个小孩子撞到桌子的角落，他

就会拍桌子，因为他认为桌子也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这当然是无稽之谈。这个孩子不认为桌子是一个活的物体。他也把桌子当作一个孩子，仅仅因为他还不能把自己和桌子区分开来。这张桌子是否存在并不重要。到目前为止，孩子们还没有这样的概念。我们必须始终面对现实，而不是面对我们自己在智力上的想象。在九岁之前，我们给孩子介绍的任何东西都必须像对待纯粹的人类品质一样对待。它必须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儿童与世界的关系是这样的：每件事物都是他们的一部分——就好像它是他们自己有机体的一部分。当然，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显而易见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孩子会区分外部世界的某些东西和自己的存在。但是，在七岁和九岁之间，我们不能推进教育的更好的方面，除非我们把我们教给孩子的东西变成鲜活的，除非我们把一切变成比喻，不是死的，而是一种真正的活着的形式。一切都必须通过手机和彩色图片来教授，而不是死气沉沉的静态概念。

在第九年和第十年之间，一个最重要、最有意义的时刻发生了：只有到那时，孩子们才真正意识到他们内在的自我和他们周围的环境之间的差异。在这个年龄，我们可以第一次理智地向孩子们介绍植物和动物的生活，它们都有着与人类不同的存在。此时此刻，一些真正深刻的东西正在一个孩子的头脑和灵魂中发生——对于一些孩子来说稍早一点，对于另一些孩子来说稍晚一点。在他们年轻时的灵魂深处，发生了一些事情——根本性的变化正在发生；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学习以一种感觉的方式将内心的自我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而不是通过概念来区分。因此，如果教师意识到适当的时机，并能找到适当的词语，他们就可以根据情况的需要，为这些9至10岁的孩子的一生做一些有持久价值和重要性的事情。另一方面，如果他们错过了这个重要的时刻，他们可能会在以后的生活中创造一种心灵上或精神上的贫瘠，一种永恒的怀疑和内心的不满的态度。但是，如果教师足够警觉，能够抓住这样一个重要

的时刻，如果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孩子的生活中，具有必要的同理心，知道如何说正确的话，如何正确地行事，他们就能够为孩子们提供巨大的服务，这将使他们的余生受益。在华德福教育中，观察孩子生命中的这些关键时刻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在第九年这个特殊时刻之后，虽然以前所有的科目都必须“人性化”，但教师可以开始以更客观的方式介绍简单的动植物描述。然后，在十一岁到十二岁之间，他们可以开始介绍无机学科，比如矿物学和物理学。当然，只有当孩子们完全沉浸在活生生的世界中之后，才能接近这个没有生命的世界。

因此，孩子们(我只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到了学校通常结束的年龄，到了青春期。这些天有多少关于青春期的讨论和争论是从精神分析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出发的！主要的问题是要认识到，人们在这里处理的是一个特定生命期的结束——正如第二次牙列代表了早期发育时期的结束。青春期本身只是整个变形链中的一个环节，它包含了整个人类的生命。在第二次牙列期的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是，内在的灵力得到了解放，而这种力量之前是在有机体内工作的。在七岁到大约十四岁之间，我们试图用我刚才描述的方式来引导孩子。然而，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孩子们进入了他们能够对世界上的事情形成自己的判断的时期。然而，当我们的孩子年轻的时候，他们从他们的有机体的深处汲取他们的内在存在，作为青少年，他们现在能够理解外部世界的精神本质。如何教育我们的七至十四岁的儿童，使他们自然地受到引导，与世界建立独立和个人的关系——性生活只是其中一种表达方式——是教师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这是一个真正的生活教育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性爱只是一个方面，是人类社会生活整体结构的一部分。

我们必须引导我们的青少年达到他们发展内在成熟所必需的程度，以关心的兴趣跟随世界上的外部事件。否则，他们将无视他们。作为教师，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在青春期把我们的年轻人变成社会人。我们还必须努力在他们中间培养宗教感情，不是以偏执或宗派的方式，而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获得必要的认真态度，承认物质世界到处充满着精神。他们不应该仅仅通过观察外在的感官世界而感到内在的满足，而应该能够感知到世界各地的精神基础。

在青春期前，当学生向我们敞开他们的内心，相信我们的权威，我们必须成为他们眼中的整个世界。如果他们发现我们是他们的老师，那么他们就得到了成为世界上值得尊敬的社会人士的正确准备。我们将他们从我们的权威中解放出来，而我们的权威给了他们一个世界，一个广阔的世界。在这里，仅用几句话，我就谈到了认知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过早地训练孩子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就会让他们暴露在死的力量之下，而不是给他们生命的力量。只有那些天生具有权威的教师才能唤醒他们的信念，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言行是正确的，并且在孩子的眼中成为世界的代表，才能使他们的学生在日后进入生活时成长为真正的活生生的人。这样的老师不是通过控制学生的智力或形成判断的能力，而是通过树立活生生的人类的正确榜样来培养他们的学生。生命只能随着生命的进化而进化。我们让我们的学生成为真正的世界公民，是通过以一个人——老师——的身份向他们展示这个世界，而不是通过抽象的知识概念。

我可以用几句话来描述所有这些，但我所建议的是一种能够详细了解成长中的孩子每天如何进化的能力。通过他或她的榜样的力量，老师带东西进入教室的方式已经帮助孩子进一步发展，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不必做出业余的陈述，例如所有的学习都应

该是有趣的。今天很多人都这么说。试着用这样一个抽象的原则看看你能走多远！在许多方面，学习不能只给孩子带来快乐。正确的方法是教育孩子，让他们在各种学科中获得足够的生命力，使他们保持对知识的好奇心，即使这种好奇心不会立即给他们带来快乐。老师的教学方式应该是为学生必须向他们学习的东西做准备。

这就很自然地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我们在这里触及一个远远超出教育领域范围的领域。我们触及的是一种建立在精神基础上的教育方法和实践直接影响了整个文化生活的东西。

我们所有人当然都尊崇席勒和歌德为领导的精神。像我一样，研究和写了他们四十多年，这无疑意味着一个人对他们的工作和天赋的充分、热情的赞赏。然而，在这个背景下，我只想说明一点。

18世纪90年代，由于种种个人原因，席勒疏远了歌德，与他重新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写了一些著名的——遗憾的是，很少受到赞赏的——关于人类审美教育的信。席勒写这些信是受到歌德如何工作、思考和观察世界的影响。在那些关于审美教育的信件中，我们发现了一句奇怪的话：“只有当我们玩耍时，我们才是真正的人，只有当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时，我们才玩耍。”。有这句话，席勒想要指出的是，平凡的生活是如何把我们束缚在一种奴役之中，被迫生活在必然的枷锁之下的普通人是如何在外部生活的负担之下受苦受难的。一般而言，人们只有在从事艺术活动、创作和欣赏艺术时，或者在玩耍时表现得像孩子一样，只是按照自己的冲动行事时，才能自由地追随自己的冲动。席勒在他的美学书信中描述的是一个美丽而真实的概念，关于什么是人类的概念。

另一方面，这些信件表明，随着我们现代科学技术文明的进步，为了人的尊严，像席勒和歌德这样的特殊人士认为有必要要求允许人类摆脱日常工作的束缚。为了完全成为人类，人们应该摆脱工作的强迫，这样他们才能自由地玩耍。如果我们牢记 20 世纪强加给我们的社会条件，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对生活的态度。意识到每个人都必须接受生活的要求，我们感到肩上背负着无法承受的责任重担。

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从社会和个人的角度使生活再次变得有意义，不仅通过引入更多的游戏，而且通过以更人性化的方式承担我们的任务。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社会问题首先是教育问题的原因。我们必须教育年轻人以正确的方式工作。义务的概念必须以正确和自然的方式引入学校，而不是通过布道，这只有通过对人性的彻底、有根据和正确的认识才能实现。

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将创建学校的工作，而不是学校遵循的态度，教学只是一种“游戏”。在我们学校，权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学生们被要求不要回避最苛刻的任务。在华德福学校，学生们被鼓励全心全意地解决任何需要掌握的问题。不允许他们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华德福学校才得以成立。孩子们要学会以正确的方式工作；他们要接触到完全人类意义上的世界生活。这就要求学生为社会原因而工作，而且作为人类，学生应该学会以正确的方式面对彼此，最重要的是，学会面对自己。出于这个原因，除了传统体操——它最初

是从人体生理学演变而来的，因此有其价值——之外，我们还把韵律学——一种新的运动艺术，培养身体、灵魂和精神，一种可见的语言和音乐形式——引入了华德福学校。

你可以在多纳赫找到更多关于优律诗美的资料。正如你可以听到语言和音乐一样，也有一种语言和音乐，它们使用的手势和动作是从人体组织演化而来的媒介，而不是像舞蹈或默剧那样。它可以由一群人以这种新的方式来表达通常通过有声演讲和音乐来表达的内容。自从两年前在华德福学校开设优律诗美课程以来，我们已经能够观察到，从最低年级到最高年级的学生都能像小孩子一样自然而然地轻松地学习优律诗美课程，只要教学方法恰当，适合每个年龄组。

有一次，在多纳赫的一场优律诗美表演之前，我在一次介绍性的演讲中，向观众讲述了优律诗美，其中恰好包括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生理学家之一(如果你听到他的名字，你会感到惊讶)。这位著名的生理学家说：“你说体操在现代教育中有其有益的价值，它是建立在人体生理学基础之上的。作为一个生理学家，我认为体操纯粹是野蛮行为！”这不是我说的，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著名的生理学家之一！

这样的事件可以引导我们理解这样一句话：“好好考虑什么，但更多地考虑如何做。”有时候，当你在阅读教育理论和应用教学方面的书籍时，你会觉得很高兴。伟大的教育家们所取得的成就！但重要的是正确的方式。一个人必须找到方法和手段，以正确的方式将这些想法应用到实际生活中。

每一位华德福的老师每天都必须寻找新的方法，因为任何活着的东西都必须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之上。精神科学最终会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去理解基本的真理，尽管它们总是相同的，但仍然激励我们不断重新。关于我们基于物质事物的普通知识，我们依赖于我们的记忆。被吸收的东西会被记住，以后会从记忆的储存中回忆起来。我们曾经学到的东西，我们拥有；它与我们紧密相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当然需要储存记忆。我们的智力依赖于记忆，但是生活过程并不需要记忆——即使是我们存在的最低层次也不需要。试想一下，你认为你小时候吃过的东西足够你一辈子吃了。你必须每天吃新的东西，因为吃东西是生命过程的一部分，被有机体吸收的东西必须被彻底消化和转化。同样，精神物质必须以活的方式获得，以人智学为基础的教育方法必须在这个生活过程中发挥作用。

这就是我想要向你们简要介绍的，只是在这里指出人智学的书籍，特别是那些关于教育的书籍中已经详细描述过的内容。我想提请你们注意 华德福学校的教育原则，这是一所由我们的朋友艾米尔·莫尔特创办的开创性学校，这所学校并不想反抗现代教育。它只是将理论上经常被提出的建议付诸实践。任何研究人类，尤其是欧洲人今天所过的生活的人，都会认识到需要深化生活的许多方面。在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期间，在毁灭了人类大部分最美好的东西的可怕灾难之后，我们必须承认，必须赋予后代不同于在人类生活中付出如此昂贵代价的同代人所获得的灵魂-精神和身体素质。那些作为父母必须关心其子女的福祉，而且最有权看到教育如何与生活相联系的人，将不带偏见地看待我们的努力。其中那些作为父母经历过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大灾难的人，无疑会欢迎基于更深刻的社会和精神意识，向后代许诺比目前许多人所得到的更好的东西的每一种尝试。最有理由希望改善当代教育状况的人是家长，他们首先有权期望并要求教师提供更好的东西。

当我们试图为 华德福学校的教育奠定基础时，正是这种

思想和理想激励着我们。

讨论

提问者：

施泰纳博士向我们讲述了权威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但这是我们的年轻人不想做的事情。每个老师，更不用说每个牧师，都经历过。在我们的年轻一代中流淌着各种各样的潮流，一个人当然可以注意到他们对任何与权威问题相关的事物的超然态度，比如父母家庭中的权威或关于精神事务的权威。父母有时会觉得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发言权，必须让这些年轻人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人们有时也看到这种态度的幻灭，因此看到年轻人没有找到他们所寻求的东西是令人痛苦的。空气中有一种东西似乎简单地禁止了对老年人的尊重态度，这种东西就像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刺，随时准备以任何形式反抗权威。也许施泰纳博士可以好心地告诉我们年轻一代之间这种奇怪的骚动的原因。为什么他们不高兴？为什么他们特别喜欢抱怨？我们再也无法联系到他们，这让我们感到悲哀。我通过研读有关这个问题的书籍来寻求帮助，但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一本能够指引我前进道路的书。因此，希望施泰纳可以说些什么，让我们深入了解一个年轻人的灵魂。

鲁道夫施泰纳：

当然，不幸的是，如果我要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就需要一整堂课，至少和我刚才给你们讲的那堂课一样长——我不幸地说，因为你们得听我讲这么长时间！然而，我想至少说几句话来回应前一位演讲者的讲话。

在我的一生中，现在已经不能用短暂来形容了，我尝试着跟踪各种与这个问题相关的生活状况。一方面，我真正体会到了童年时期听到大量关于一位备受尊敬和尊敬的亲戚的谈话意味着什么，而这位亲戚自己还没有见过面。我已经完全熟悉了家庭中所有成员、父母以及与自己成长有关的其他人对这样一个人的尊敬。我经历了第一次被带到这样一个人的房间，握着门把手，充满敬畏和崇敬的感觉。经历这样的经历对于一个人的整个人生都具有持久的重要性。与人类尊严相一致的对自由的真正感受，不可能不植根于人们在童年时代深深感受到的尊敬和崇敬之中。

另一方面，我也目睹了一些相当不同的事情。在柏林，我结识了一位著名的女社会主义者，她经常做公开演讲。有一天，我在一家颇受尊敬的报纸上读到她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孩子的革命》。在这本书中，她以真正的社会主义风格发展了这样一个主题：在老一代人进行了革命斗争——或者至少谈论了革命——之后，现在轮到孩子们行动了。甚至还不清楚学龄前儿童是否会被纳入这场革命。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处理权威问题的另一个例子。

作为第三个例子，我想引用一位教育学家十分认真地提出的一项建议，他建议在学校里保存一本特别的书，在每个星期末——可能是每个月末——让学生们谈谈他们对老师的看法。这项建议背后的想法是让他们为不久的将来做好准备，届时教师将不再给学生打报告“分数”，而是让学生给老师打分。

这些例子没有一个能够被正确的判断，除非他们是在整个生活的背景下看到的。这对你来说可能显得很矛盾，但我确实相信，这整个问题只有在更广泛的背景下才能得到回答。由于我们伟大的科学技术文化——与其本身的特点相一致，必然会培养智力——人类的灵魂已经逐渐变得越来越少地被活着的精神所渗透。今天，当人们想象精神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他们通常只能得到关于它的概念和想法。那些只是一些模糊的精神意象。无论如何，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在阐述他们的教育概念理论时谈论精神世界的方式。当然，这种“概念性”正是人智学的精神科学所寻求克服的。精神科学不希望它的追随者仅仅谈论精神或者把精神带到概念和观念中去，它希望人类给

自己灌输活的精神。如果这真的发生在人们身上，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我们已经逐渐失去了与活着的精神的联系。他们认识到我们必须找到回归活着的精神的道路。特别是那些所谓的智力开明的人，他们已经失去了对活着的精神的内在体验。充其量，他们变成了不可知论者，他们坚持认为自然科学只能达到一定的知识水平，而这个水平代表了事实上可以知道的最终极限。事实上，真正的知识斗争只是从这一点开始的，它导致了精神世界的生活体验——一般来说，我们受过教育的社会对此知之甚少。

是什么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什么原因，使我们说话中丧失了精神？今天，你会发现你在无数的文章和书籍中读到的基本上都是或多或少自动从人类灵魂中流露出来的话语。如果一个人思想开放，熟悉当前的情况，他通常只需要阅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的前几行或几页，就可以知道作者对所讨论的各个问题的想法。剩下的部分几乎自动地从文字本身出现。一旦这种精神离开了生活，结果就是一种空洞的短语束缚，充满陈词滥调的语言，这就是当今文化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当人们谈论文化或精神问题，或者当他们希望参与生活中的文化精神领域时，往往不再是活着的精神通过他们的存在说话。陈词滥调支配着他们的语言。这不仅适用于个人表达自己的方式。我们在我们“光荣的”国家教育中首先发现了这一点。试想一下，在一个或另一个提供最有说服力的口号或“政党用语”的政党中，几乎找不到真正的实质内容。人们被这些陈词滥调迷住了。

口号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理智，但党派的短语不会抓住现实生活。

因此，我们必须说，当我们达到不可知论的高度时——这已经深深渗透到我们的社会——我们发现充满了空洞的短语。

如此接近这些陈词滥调，我们不再觉得需要什么才是真

正生活在语言中。

言语不再从人类灵魂深处升起。

只有当我们再次充满精神的时候，改变才会发生。

两周前，我给歌德馆写了篇文章标题是”精神生命被活埋”。在这本书中，我提请大家注意，在十九世纪中叶左右写作的作家中，仍然可以发现作品的崇高品质。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一点。我向几个人展示了一些这样的书，它们看起来好像已经被连续阅读了大约十年，在那之后，它们似乎已经成了尘土。他们充满惊讶地问我：“你在哪里找到这些书的？”我解释说，我有个习惯，时不时在二手书店里翻翻旧书。在那些书店里，我查阅适当的目录，并要求将某些选定的书送到我住的任何地方。通过这种方式，我设法找到了各种被完全遗忘的书籍，这些书永远不会被重印，但是它们清楚地证明了这种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如何被“活埋”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

由于自然科学与实验和观察的密切联系，自然科学不会陷入这种陈词滥调。在进行实验的时候，人们是在处理实际的精神事实，这些事实在自然法则的一般秩序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除了科学以外，我们已经逐渐滑入一种深受陈词滥调和短语影响的生活，这些陈词滥调和短语是我们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展过度专业化的副产品。除了我们这个时代许多其他不幸的情况外，我们必须把前一位发言者提出的问题归咎于生活在这样一种充斥着短语和陈词滥调的语言中。因为一个孩子和一个成年人的关系是完全无法估量的。在成年人的谈话中，尤其是在政党政治会议中，这句话可能会很流行，但是如果一个人对孩子们说的只是一些陈词滥调，他们就不能理解这些陈词滥调。当我们用陈词滥调说话时——不管话题是宗教的、科学的还是非常开放的——会发生什么？孩子的灵魂得不到必要的营养，因为空洞的词句不能给灵魂提供适当的营养。这反过来又释放了较低的本能。你可以看到它发生在东欧的社会生活中，在那里，通过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试图建立这个短语的规则。当然，这永远不可能创造性地发挥作用，因此，在苏联，最坏的本能来自于较低的地区。出于同样的原因，直觉在我们的年轻一代中已经崛起并成为主流。这种本能甚至在各个方面都不是不健康的，但它们表明，老一代人无法赋予语言必要的灵魂品质。基本上，我们年轻人提出的问题是成人世界问题的后果；至少从某种角度来看，它们是父母的问题。当我们遇到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给他们留下一个非常聪明的印象，让他们觉得自己非常愚蠢，而那些能够向孩子学习的人大多是最聪明的人。如果一个人不用空洞的短语去接触年轻人，他会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去接触他们。年轻一代和成人世界之间的关系反映出我们没有给予它足够的灵魂温暖。这也造就了他们现在的性格。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能把所有的错误都完全归咎于年轻一代，这一点从他们对华德福学校为我们的年轻人所做的事情的反应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即

使是在学校存在的短暂停间内。

正如你们已经看到的，华德福教育主要是一个寻找合适老师的问题。我必须承认，每当我来斯图加特参观并协助指导华德福学校时——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我在每堂课上都会问同样的问题，很自然地，在适当的环境下，避免任何可能的单调乏味：“孩子们，你们爱你们的老师吗？”你应该听到并见证他们齐声高呼“是的！”这种要求老师们在学生中产生爱的呼吁，是老一代应该如何与年轻人相处的问题的一部分。在这方面，似乎应当提到，我们从一开始就决定开办一所完整的小学，包括所有八个班级，以便涵盖小学的全部年龄范围。有时候，当进入学校大楼时，人们会对明显缺乏纪律感到非常震惊，特别是在休息时间。那些过早下结论的人会说：“你看看免费的华德福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学生们失去了所有的纪律意识。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从其他学校来到我们这里的学都是在所谓的“铁的纪律”下长大的。事实上，他们已经相当平静了，但是，当他们第一次在他们以前的“铁的纪律”的影响下到达时，他们是真正的流氓。只有那些从父母家直接过来的一年级学生表现得比较好——即使在那时，情况也并非总是如此。然而，每当我访问华德福学校时，我都注意到学校的纪律有了明显的改善。而现在，经过两年多一点的存在，一个人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的学生当然不会变成“马屁精”，但他们知道，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他们总是可以接近他们的老师，相信他们会同情地参与进来。这使得学生们愿意倾诉。它们可能是嘈杂的，充满了喧嚣的能量——它们当然不会受到抑制——但它们正在发生变化，在纪律问题上可以期待的东西正在逐渐演变。我在演讲中提到的自然权威感也在稳步增长。

例如，听到下面的报告真的令人放心。一个学生进入了华德福学校。他已经十四岁了，因此被安排在我们的顶级班。当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不满足的男孩，对以前的学校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信心。显然，一所新学校不可能在头几天就为这样一个男孩提供灵丹妙药。华德福学校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如果你从一幅画上剪下一小块，你几乎无法对整幅画作出合理的判断。例如，有些人在参观了华德福学校仅仅一两天之后，就认为自己对它了如指掌。这是无稽之谈。一个人不能仅仅通过抽样几种方法就完全熟悉人智学的方法。一个人必须体验贯穿整部作品的精神。对于那个不满的男孩来说也是如此，他那天很晚才来到我们学校。自然地，他在开始的几天里所遇到的事情很难给他带来他所希望的内心的平静和满足。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后，他找到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历史老师。男孩想和这位老师谈谈，他觉得他可以向他敞开心扉，告诉他自己的烦恼。这次谈话彻底改变了这个男孩。这样的事情只有通过我所说的内在权威感才能实现。当这种实事求是的权威由于教师的素质和他们的教学而产生时，这些事情就变得清楚了。我并不认为现在就说现在经过华德福学校的年轻人不太可能表现出与前一位发言者所说的老一代人不合作的精神是不成熟的。教师确实有责任把青少年「风暴与压力」的负面因素引导到正确的渠道。

在华德福学校，我们定期举行教师会议，这与其他学校的教师会议大不相同。在这些会议上，每个儿童都被轮流考虑，并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讨论。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我们所有人都学到了很多东西。这种教育青少年的方式真正成长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如果我们没有做好妥协的准备，我们就不可能建立我们的华德福学校。一开始，我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寄给了教育部门。在这份文件中，我们承诺让我们的九年级学生达到公认的学习水平，从而使他们能够进入另一所学校，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同样的普遍接受的成就水平将在他们的第十二年达到，并在第十四年再次达到。但是，关于我们的教学方法，我们要求在其间的几年里完全自由。这确实构成了一种妥协，但是一个人必须在给定的情况下工作。它让我们有可能将我们认为对健康正确的教学方式至关重要的东西付诸实践。作为一个例子，考虑学校报告的情况。在我的童年报告中，我记得一些短语，比如“几乎值得称赞”，“几乎不令人满意”等等。但我从未成功地发现，我的老师将“几乎不令人满意”与“几乎令人满意”区分开来，其中蕴含的智慧。你必须忍受我，但事实就是如此。在华德福学校，我们不用刻板的短语或数字记号，而是用教师自己的方式来写报告，说明每个学生在这一年中的表现。我们的报告不包含抽象的评论，这些评论在孩子们看来只是空洞的短语。因为，如果有些事情没有意义，那么它仅仅是一个短语。随着每个孩子逐渐长大成人，老师会在他们的学校报告中写下每个学生需要知道的关于他或她自己的事情。因此，每份报告都包含自己的个人信息，代表了学生上一学年在校生活的一种传记。此外，我们在报告的结尾用一段特别为每个孩子写的小诗，概括了一年的进步。写这样的报告自然需要大量的时间。但是这个孩子得到了一面镜子。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遇到一个学生对他或她的报告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即使它包含一些真正的家庭事实。特别是最后恰当选择的诗句，对孩子们来说可以成为真正具有教育价值的东西。人们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唤起儿童的感觉，即他们的导游和教育工作者非常认真地对待编写这些报告的任务，他们这样做不是出于片面的考虑，而是出于对其任务的直接和真正的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摆脱对这个时代所特有的词语

的陈词滥调的培养，取决于我们能否对年轻一代表现出正确的理解。我很清楚，这也与具有更多民族性格的心理倾向有关，要掌握这些倾向是一项更加困难的任务。

你可能会感到惊讶，在我们过去几个月举行的各种人智学的会议中，没有一次缺少年轻的成员。他们总是在那里，我说话从不拐弯抹角。但是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我并没有用陈词滥调或者空洞的语句来对待他们。即使他们听到的与他们预期的完全不同，他们也能感觉到我说的话是发自内心的，就像所有真正有价值的话一样。特别是在我们上次在斯图加特举行的会议期间，代表青年运动的一些青年人再次出席了会议，在与他们进行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的交谈之后，一致决定实际上成立一个人智学的青年团体，尽管事实上，青年人通常不重视任何东西，即使是与权威有着模糊联系的东西，因为他们认为，一切都必须从内部发展出来，从自身发展出来，这一原则他们当然不准备放弃。

真正重要的是成年人如何遇见年轻人，根据经验——多次证实——我只能指出，整个年轻一代的问题往往是老一代的问题。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或许是少看看年轻一代，多看看我们自己。

观众中的一个人：

也许，在这一点上，年轻一代的成员可以说出来。请原谅我的直言不讳，但事实是，我们年轻人已经失去了对权威和老年人的尊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父母也失去了它。当与他们或其他成年人交谈时，我们发现他们所能做的就

是批评别人身上各种不重要、琐碎的东西——从而让自己这一代人看起来很糟糕。我们年轻人有时觉得，那些试图教育我们的人已经变成了行走的妥协者，无法下定决心站在哪一边，无法从内心深处阐述自己的观点，无法为自己的信仰挺身而出。我们一直都有这样一种感觉，我们的父母和教育者实际上并不想知道我们年轻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相反，他们不断地批评和谴责我们。我只需要想想我们在青年圈子里是如何一起工作的，我们学习什么样的东西。例如，我们一起阅读和讨论过布吕歇纳和摩根斯特恩。想象一下这两个极端的对立面！这种事情在我们身上经常发生。世界上的事件使我们饱受折磨，我们找不到一个能让我们牢牢把握的中心。我们在哪里都找不到一个真正活着的人，他能以一个全面的观点站在这这一切之上——甚至在概念上也找不到一个人。除非在所教的一切背后都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人通过他或她的教学可以感觉到，否则怎么可能去教呢？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将会激起我们的热情。但是，只要我们的老师不以人的身份接近我们，只要他们害怕，甚至有时候不敢嘲笑自己，我们就根本不能对他们感到必要的信心。我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我们年轻人确实在寻找成年人，我们可以把他们当作权威来看待。我们正在寻找一个中心，一个牢固的抓地力，我们可以把自己拉起来，这将使我们成长为一种生活，有一个内在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自己投入到地平线上出现的一切新事物中：我们总是希望发现一些对我们有真正意义的事物。但是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发现的只是观点和态度的混乱。我们发现那些判断根本不是真正的判断，充其量只是批评。

如果我可以对第一位演讲者说些什么，他要求一本书来解释为什么年轻人这样做，我说：不要读书。为了找到答案，阅读我们年轻人！如果你想和年轻一代交谈，你必须把他们当作活生生的人来对待。你必须准备好向他们敞开心扉。年轻人也会这样做，年轻人和老年人都会清楚自己在寻找什么。

提问者：

作为一名教师，我想问问施泰纳博士，他自己是否不相信今天第一位发言者提出的观点，也就是说，一种全新的情绪和精神正在今天的年轻人中激荡。这一点在大城市可能更为明显，在那里，即使是具有深刻人性态度的教师也不再能够像 50 年前那样应付困难。这个问题的根源在老一代人中已经找到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今的青年在社会民主思想的影响下，充满了怀疑，以至于施泰纳博士说服的老师可能无法想象我们必须忍受的那种傲慢。社会主义的矛盾在年轻人中普遍存在，造成了一种虚假的独立冲动，使得教师的任务比以前更加艰巨。事实上，我们的工作现在几乎不可能完成。施泰纳博士说的，给人的印象是，我们的年轻人的行为只是反映了他们的老师的缺点。当然，老师必须承担他们的责任，但这全是老师的错吗？都是老师的错吗？这就是问题所在。难道少数不能责怪的好老师却直率地说，一种新的和不同类型的年轻人出现了，他们

之间缺乏信仰和怀疑，使教师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吗？

鲁道夫施泰纳：

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提出问题，就不可能向前推进。这样做不会产生任何有用的结果。这是一个错误的开始。宣称年轻人已经变了，而且 50 年前对付他们可能更容易，这根本不是重点；问题的关键是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和途径。毕竟，年轻一代在那里，在我们中间成长。说我们的年轻人被社会民主偏见引入怀疑论也没有什么意义。这是徒劳的，就好像一个人批评自然界中的某种东西，因为它正在以一种不受欢迎的方式成长——这就是发生在年轻人身上的事情。他们就像大自然的产物一样在我们中间成长。与其说年轻人已经变了，也许 50 年前对付他们更容易，不如说，前进的唯一途径是找到使老一代能够再次与年轻人合作的方式方法。如果我们仅仅指出今天的年轻人与五十年前不同，我们将找不到任何答案，好像这是某种或多或少被宿命论所接受的东西。这种态度决不会使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年轻人已经改变了！而且，如果我们观察生活，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改变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朝着更伟大目标的改变。让我提醒你，例如，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发现的代际冲突。你可以读它们，或者看它们在舞台上表演。你仍然有时会看到 19 世纪 80 年代晚期的戏剧表演，当时年轻一代和老一代的关系被生动地描绘了出来。你会看到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灾难。相比之下，今天发生的事情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说，仅仅陈述事实并不能引导我们走得更远。

无处不在的问题是，如何重新获得对个人权威失去的尊重，从而使你们作为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能够找到与年轻人的正确关系。我认为，一般正确的说法是，年轻人在老一代人中找不到这种尊重和权威感的必要条件，他们在老一代人中找到妥协的态度，这本身并没有证据反驳我所说的话。即使在世界事件中，也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找到这种寻求妥协的努力，因此，如何重新获得对人类权威和尊严的尊重的问题可以扩展到全世界范围。我想补充一点——当然——我意识到，正如上一位发言者所描述的那样，存在着优秀而忠诚的教师。但是在那些好老师的教导下，学生们的行为通常是不同的。如果有人区别对待，可以发现年轻人在他们的公司里的反应截然不同。

我们决不能让自己陷入一种抱怨和怀疑的态度，因为我们自己的假设过于强烈地影响了我们的判断，但我们必须清楚，年轻一代的行为方式总的来说受到老一代的制约。我的观察并不意味着教师应该为年轻人的错误承担全部责任。在这一点上，我很想指出，当我们审视近代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时，对权威的不尊重是如何从最坏的角度揭示出来的。只记得上一次灾难性的战争中的某些时刻。有必要取代年长的领导人物。选择了什么样的人？在法国，克莱门梭，在德国，赫特林——所有最老的老人，因为他们曾经是重要的人物而拥有某种权威。但他们不再是那种能够直接把握当时形势而采取自己立场的人。现在发生了什么？直到最近，三个主要国家的首相才发现他们的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然而，这三个人都还在位，仅仅是因为找不到其他具有足够权威的候选人！这是他们能够继续担任总理的唯一原因。因此，我们发现，在世界上发生的重要事件中，一种普遍的权威感也被削弱了，即使是在领导人物身上。你不能因此责怪年轻一代！但是这些症状对目睹它们的年轻人有着毁灭性的影响。

我们真的需要从更深层次来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从更积极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清楚，与其抱怨年轻人面对长辈的方式，我们应该考虑如何改善我们对年轻人的态度。继续告诉他们自己错得有多离谱，再也不可能与他们合作，永远不会带来进步。为了努力实现更富有成效的未来，我们必须寻找精神文化领域和一般生活能够提供的东西，以帮助我们重新获得对老一代人的尊重和信任。那些了解年轻人的人知道，当他们能够再次相信他们的长辈时，他们会非常高兴。这是真的。一旦他们发现了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一些他们可以相信的东西，他们的怀疑就会停止。一般来说，我们还不能说生活是由正确的东西支配的。但是，如果我们给我们的年轻人提供一些真实的东西，他们就会被它所吸引。如果我们不再相信这一点，如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抱怨年轻人的失败，那么我们将一事无成。

第 5 讲 基于人智学的教育方法

克里斯蒂亚(奥斯陆) 1921 年 11 月 23 日

第一部分

首先，我要感谢这所大学的副校长，以及女士们，先生们，对你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尽管我不会说你们的语言，但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的意思。事实上，我为我在这方面 的不足道歉。

今晚和明晚我要介绍的主题是基于人智学的教育原则和方法。因此，在这里，从一开始，我必须要求你们不要把人智学的目的看作是希望以任何方式具有颠覆性或革命性——无论是在科学问题上，还是在人智学寻求生产力的生活的任何其他许多方面。

相反，人智学只是寻求深化和发展人类近代精神文化已经准备好的东西。然而，由于人智学对人类生活和宇宙认识的深化，它必然在当代科学思维中寻求相应的深化和深化。同样，它也寻找不同的实际生活工作方式——不同于更加习惯和传统的方式。

正因为如此，人智学发现自己受到了当代精神代表的反对。但是，它既不想卷入这种敌对行动，也不想卷入争论。相反，它旨在引导现代文明的基本成就朝着一个卓有成效的目标前进。

尤其是在教育领域，情况就是这样。除了我几年前出版的小型出版物《从精神科学的角度教育儿童》(The Education of The Child from The Viewpoint of Spiritual Science)外，我没有特别的理由出版一本更详细的教育观点的书，直到在埃米尔·莫尔特(Emil Molt)的帮助下，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Waldorf school)成立。

随着华德福学校的成立，人智学对教育领域的贡献进入了公共领域。自由华德福学校本身就是上一次灾难性的战争结束后，中欧许多不同地区都感受到的渴望的产物。

当时讨论的众多话题之一，就是认识到也许所有社会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教育问题。出于纯粹的实际考虑，埃米尔·莫尔特创办了免费的华德福学校，最初是为他的华德福·阿斯托利亚工厂员工的子女服务的。因此，一开始我

们只有父母与莫尔特的工厂有直接联系的孩子。然而，在过去的两年里，来自不同背景的孩子也进入了这所学校。因此，今天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教育的孩子来自不同的背景和阶层。所有这些孩子都能从基于人智学的教育中受益。最重要的是，在教育中，人智学并不希望引入革命性的思想，而只是寻求扩展和补充已有的成就。要了解这些，人们只需要提请注意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伟大教育家的贡献。任何把教育放在心上的人只能对他们的全面思想和强有力的原则感到热情。

然而，尽管如此，我们目前的教育仍然存在一些紧迫的问题。因此，每一年，社会上都会感受到对教育更新的渴望。

为什么一方面，我们可以对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教育家所表达的令人信服的教育思想充满热情，而另一方面，我们对如何进行教育却感到某种幻灭和不满呢？

然而，赫伯特·斯宾塞的思想家以最有力的措辞指出，尽管人们可能完全同意佩斯塔洛齐的教育原则，但人们不禁意识到，他们提出的巨大期望并没有通过他们的实际应用中实现。几十年前，斯宾塞就已经得出结论，尽管佩斯塔洛齐的教学理念很好，甚至很出色，但我们目前还无法将他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的课堂情境中。我想重申，女士们先生们，人智学想要引入的不是新观念。人智学主要关注的是实际的教学实践。

正如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是从特定生活环境的迫切需要中发展起来的，今天作为人智学的教育学和人智学的教育方法并不是理论或抽象原则的产物，而是从实际处理人类事务的需要中发展起来的。人智学自信能够为解决人类问题提供具体的贡献，特别是在教育领域。那么，这种人智学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呢？

人智学经常招致敌意和反对，不是因为它理解自己想要为世界实现什么，而是因为对世界的误解。人智学中的人完全理解这种敌意。因为，基于自然科学和我们时代的文化成就，现代人普遍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统一的世界观。然后，人智学开始呼吁我们的同代人以一种明显不同的方式思考自己和世界。然而，这种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但人们最初认为，人智学提供的洞见与自然科学的主张是不一致的。

今天，人类的身体和体质正在被彻底研究，在坚实的基础上，遵循令人钦佩的和精确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就人类灵魂而言，它的存在不再被普遍否定。相反，那些否认灵魂存在并说“没有灵魂的人类心理学”的人的数量已经减少了，许多人曾经这样做过一段时间。然而，灵魂本身只能通过对其物理方面的研究和基于物理表现的猜测来观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最好的理论和前提，也不可能得出一种教育实践。

因此，赫伯特·斯宾塞对现代教育原则缺乏适当的心理学深感遗憾。但是一个真正的儿童心理学不可能从现代自然科学的人生观中成长起来。另一方面，人智学相信它能够为真正的心理学提供基础，为真正关心人的灵魂提供基础。然而，这是一种心理学，一种对灵魂的关怀，无可否认地需要一种与其他当代心理学研究截然不同的方法。

除了物质身之外，人智学家还谈论其他超感性的身体或者说“鞘”，人们很容易取笑他们。人智学中经常说到，当它谈到以太身时，我也称之为“形成力量的身体”，它发明或建立了一些奇怪的幻想、视觉或幻觉。

然而，人智学认为，人类不仅拥有一个可以感知的物质身(可以根据既定的医学实践进行检查，其潜在的自然规律可以通过我们将多种现象系统化的智力能力来掌握)，而且还拥有一个以太身，或一个形成力量的身体，这个身体比以太的身体具有更精细的性质，除了以太的身体之外，还拥有一个更高级、更精细的人类成员，称为星芒身。此外，在人智学中，我们还谈到人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方面，这个方面只能通过每个人自己的自我意识来概括，并以“我”这个词来表达。起初，似乎没有什么理由谈论人类的这些更高级的方面。然而，通过介绍，我想展示在现实和实际生活中——这是我们教育观点的基础——人智学如何谈论，例如，人类以太身。

这个以太身不是以某种方式进入物质身的星云，也许在这里和那里稍微延伸一点。当然，最初可以这样想象，但实际上，对于任何使用人智学的观察方法的人来说，它看起来是完全不同的。事实上，以太身主要是一种调节机构，它指向某种不属于人类空间组织，而属于某种“时间有机体”性质的东西。

当我们研究人体的物质身时，根据当今自然科学的方法，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它的各种有机部分——如肝脏、胃或心脏——作为独立的实体来进行研究。但我们也可以说从这些器官在整个人体内的各种功能和相互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它们。例如，我们无法了解人脑的某些区域，如果不知道它们如何影响其他器官，如肝脏、胃等，这些影响对调节这些器官的营养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认为空间的、物理的有机体有它自己特定的相互关系。我们把物质有机体看作是单个成员以确定和决定的方式相互影响的某种东西。

人智学以同样的方式看待它所谓的人类以太身。它赋予它时间上的存在，但不是物质身那样的空间存在。我们所谓的人类以太身在出生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受孕时就显现出来，并且在生命中继续发展直到死亡的临界点。

不考虑一个人可能在其自然寿命达到之前就死亡的事实，让我们暂时考虑一下人类生命的正常进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以太身在老年时继续发展，直到死亡的那一刻。

在这样发展的过程中，人智学的研究看到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事实上，由于人类的空间身体是由不同的成员组成的——例如头部作为大脑的载体，胸部器官作为语言和呼吸的载体，等等——所以，人类以太的组织同样也是由不同的生命周期组成的，在时间的流动中一个接一个。因此，我们首先考虑从大约一个孩子出生到其牙齿变化的时间段，来区分以太的身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如前所述，这些部分必须被观察到存在于时间中，并且由空间分隔的部分组成。在这个生命周期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太身的一个重要部分，就像我们可以看到物质身的头部或肺部一样。此后，我们看到它的第二个成员从第二个牙列持续到青春期，虽然不太明确的区分，我们也可以区分在随后的生命过程中进一步的生命阶段。因此，例如，在第二十年，一个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一个全新的品质开始显现。但是，正如某些头痛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胃或肝脏的功能障碍，一个人在二十多岁甚至晚年经历的某些过程也可以追溯到从出生到换牙这段时间的某些特定事件。正如我们有可能看到消化过程影响着大脑中发生的过程一样，我们也有可能看到在儿童生命的头七年到第二个牙列期间所发生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成人生命的最后阶段。

在研究心理学时，我们通常发现只观察一个人灵魂生活的现状。孩子的理解能力、记忆能力等等的特征被观察到。

在不想忽视这些方面的情况下，人智学的学生也必须问自己以下这类问题。如果一个孩子受到某些影响，比如说在九岁时，这会如何影响他或她以太的精神生活的深层区域，以及以后会以什么形式再次出现？我想给你们一个实际的例子来更详细地说明这一点。

通过我们的教学方法，我们可以向一个还处于幼年的孩子传达一种对世界上崇高事物的敬畏和尊重的感觉。我们可以将这种感觉强化为一种宗教情绪，通过这种情绪，孩子可以学会如何祈祷。我特意选择了一个有些激进的道德本质的例子。因此，让我们假设我们引导一个孩子，使他能够让这样一种心情流入一个真诚的祈祷。这种情绪将控制孩子，进入他们意识的深层区域。而且，如果我们不仅观察一个人灵魂生活的现状，而且观察他或她的整个精神构成，因为它发展到死亡的那一刻，我们就会发现，通过祈祷的孩子感受到的敬畏而产生的东西进入“地下”，在灵魂深处被改变。在某一时刻，也许不是在人三十或四十岁之前，祷告孩子虔诚态度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重新出现，成为一种祝福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这种人所说的话——特别是当他或她对孩子说话时。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研究整个人类与其灵魂发展的关系。正如我们把身体和空间联系起来——例如，把胃和头联系起来——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生的过程来联系和研究祈祷的力量可能在一个孩子身上植入了什么，也许是在八岁或九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它在老年重新出现为祝福的力量，作为一种祝福的力量，尤其是在遇见年轻人的时候。一个人可以用下面的话来说明这一点——除非一个人在童年时学会了以真诚的方式祈祷，否则他不可能在四五十岁时传播祝福的气氛。

我特意选择了这个有些激进的例子，你们当中那些没有宗教倾向的人将不得不更多地理解它的正式含义。也就是说，我想指出的是，根据人智学的教育学，不仅要考虑儿童灵魂生活的现状，而且要考虑人生的整个过程。这种态度如何影响一个人的教学工作将是显而易见的。无论老师或教育工作者如何计划或准备任何教育活动，他们心中总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现在对孩子所做的事情在以后的生活中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样的态度将激发一种有机的，也就是说，一种活的教学法。

人们很容易受到诱惑，想要教给孩子们清晰定义和轮廓鲜明的概念，这些概念代表着严格和固定的定义。如果一个人这样做，就好像把一个小孩的胳膊或腿，这是注定要继续自由成长，直到一定的年龄，进入僵硬的脚镣。除了照顾儿童的其他生理需要外，我们还必须确保儿童的四肢自然生长，不受束缚，特别是在他们还处于生长阶段的时候。同样，我们必须在孩子的灵魂中植入仅有的概念、观念、感受和意志冲动，因为这些概念、观念、感受和冲动没有固定在尖锐和最终的轮廓中，所以能够进一步发展。僵化的概念会束缚孩子的灵魂生活，而不是让它自由灵活地进化。只有避免僵化，我们才能希望我们植入孩子心中的东西在以后的生活中会以正确的方式出现。

那么，基于人智学的教育的基本要素是什么呢？它们与真正洞察人性有关。基于当代自然科学和对世界的科学概念，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说这些的时候，我并不想暗示任何对心理学和教育学成就的漠视。这些科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必然产物。在一定范围内，他们有他们的祝福。

人智学也不希望卷入这场争论。它只是寻求这些科学已经创造的进一步的好处。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问，对儿童科学实验的渴望意味着什么。在儿童的理解能力、对感觉印象的接受能力、记忆力、甚至意志力方面，人们试图通过实验发现什么？所有这些仅仅表明，在我们现在的文明中，一个灵魂和另一个灵魂之间直接而基本的关系已经被削弱了。因为我们今天越来越多地诉诸于外部的物理实验，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与儿童建立自然和直接的融洽关系。为了平衡这样的实验研究，我们必须创造新的意识和知识的

孩子的灵魂。这必须是一个健康教学法的基础。但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完全熟悉我已经说过的关于个人生活过程的内容。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第一个生命阶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个阶段从出生或受孕开始，并在婴儿换乳牙时得出一定的结论。

对于任何一个有公正观察力的人来说，一个孩子在换牙的时候看起来完全变了——这个孩子看起来不同，是另一个存在。然而，只有我们能够观察到这种现象，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人类。

我们对世界高等原则的理解，还没有跟上自然科学对我们对低等原则的理解的要求。我只需要提醒你科学是怎么说“潜热”的。这是一种物质所包含的热量，外部无法探测到。但是，当这种物质受到某些外部条件的影响时，热量向外辐射，释放出当时所谓的“释放热”。科学今天谈论的力量和物质在无机领域的相互关系，但科学家还不敢使用这种精确的方法来处理人类领域的现象。因此，关于身体、灵魂和精神的说法仍然是抽象的，使得人类的这三个方面可以说是彼此并存，没有真正的相互联系。我们可以观察孩子的成长过程，直到牙齿变化，如果我们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事件之后，孩子的记忆是如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的；某些思考的能力是如何开始显现的；记忆是如何通过更清晰的概念进行工作的，等等。我们可以观察到，儿童的内在灵魂状况在第二次牙列后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是这个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今天，我只能指出一些方向。更多的细节可以在自然科学的帮助下找到。当观察一个孩子从最初的成长阶段直到第二颗牙齿出现时，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内在品质的逐渐表现，这种内在品质从深处显现出来，并在外部组织中表现出来。人们可以首先看到，在这些年头部系统是如何发展的。如果我们观察这个发展没有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可以检测到一个无形的流流过孩子，从下往上。起初，一个处于无助状态的婴儿不能走路。它必须随时随地躺着和随身携带。然后，随着几个月的过去，我们观察到一股强大的意志力，表现为四肢不协调、抽搐的运动，逐渐形成了行走的能力。这种强大的力量，从四肢系统向上作用，也作用于儿童的整个组织。

而且，如果我们对头部的变形记进行适当的研究，从孩子不得不一直躺着，被抱着到处走，直到他能够用自己的腿站立和行走——当代科学也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在生理上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学会朝正确的方向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孩子的四肢系统中表现为行走冲动的东西，是如何与大脑代表意志组织的区域相关联的。我们可以用下面的话来表达这一点。在幼儿学习走路的过程中，他们的意志组织在他们的大脑中得到了发展——从下往上，从下肢，以某种方式从外围向中心发展。

换句话说，当孩子学习走路时，他们通过下肢的意志活动来发展大脑的意志组织。

如果我们现在继续观察这个成长中的孩子，我们会发现下一个重要的阶段是加强呼吸组织。呼吸假定了我所说的更加个性化的体质，就像肢体系通过行走的活动所做的那样。呼吸的这种转变和加强——人们可以从生理上观察到——表现在整个说话的活动中。

在这个例子中，人类组织中再次出现了从下向上的流动。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一个年轻人是如何通过语言进入神经系统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学习说话的过程中，越来越强大的感受的内在性开始向外辐射。作为一个人，学习走路成为整合到神经系统的意志领域，因此，在学习说话过程中，孩子的感受性生命也成为被整合。

最后一个阶段可以看到的发生是最不明显的外观，这发生在第二个牙列。某些在孩子的身体里一直很活跃的力量，驻留在孩子的身体里，已经完成了（对身体的塑形），因为孩子不会再换牙齿了。第二颗牙齿的出现揭示了在整个有机体中起作用的力量已经结束了它们的使命。因此，正如

我们看到孩子的意志的生命是通过行走的能力在内部建立起来的，孩子的感受的生命是通过学习说话在内部建立起来的，在换牙的时候，大约在第七年左右，我们看到心理描绘或思考的能力或多或少地以个体化的形式发展，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整个身体组织的束缚。

这些有趣的相互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它们展示了我之前所说的以太身是如何回到物质身的。随着牙齿的改变，孩子将其组织的其余部分整合到头部和神经中。

我们可以从理论上讨论这些问题，但是没有任何收获。最近，当我们谈论科学问题时，我们已经过于习惯于一种理性主义，习惯于某种抽象的力量。我刚才所描述的帮助你们看待成长中的人类，不仅仅是智力上的：我一直试图引导你们用一种更艺术的方式来观察成长中的人类。这包括体验儿童四肢的每一个动作是如何融入其意志组织的，以及当儿童学习说话时感觉和感受是如何融入的。例如，当孩子学习说元音时，看到有人——可能是母亲或其他人——陪在孩子身边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一种对应于成年人灵魂存在的品质通过这些元音流入孩子的感觉中。另一方面，任何刺激孩子根据外部世界做出自己动作的东西——例如找到与温暖或寒冷的正确关系——都会导致辅音的说话。看到人类有机体的一部分，比如说肢体或语言的运动，如何反过来作用于另一部分，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作为教师，我们会遇到一个学龄儿童，当他或她的第二颗牙齿逐渐出现时。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力(不像潜热)是如何从有机体的一般生长过程中释放出来的：以前在有机体内工作的东西现在在孩子的灵魂的生命中活跃起来。当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我

们不能不受眼前发生的事情的启发。

但是这些东西不能用智力去掌握，它们必须用一个人的整个存在来吸收。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一个具体的，艺术的感觉将渗透到我们对成长中的孩子的观察中。人智学提供了实际的指导，以确认精神，因为它在外部物质过程中表现的精神方面提供了实际的指导。人智学不想把人引入任何神秘的“云杜鹃之地”。它想要跟随在物质中工作的精神。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遵循其创造性精神，其有效性——人智学必须立足于坚实的基础上，并需要全人的参与。在把人智学引入教育领域时，我们不希望教条主义。华德福学校不是一所意识形态学校。它意味着我们通过人智学所获得的生活内在的东西可以流入实际的教学方法和实际的教学技巧。

人智学作为一种世界观和对生活的理解，赋予了我们学校的教师和教育者一个特殊的角色。

在我们现在的文化和文明中，对于死后生命的某种信仰在这里和那里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关于人类超越死亡直到在地球上重生的知识已经完全消失了。

人智学的研究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谈论人类的未生生命，谈论出生前的灵魂-精神存在。它展示了如何正确地阐明胚胎学。今天，人们把胚胎学看作是一个人被带到地球生活中的东西只是一个遗传问题，来自孩子祖先的力量的物理影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不希望反对这种态度。根据公认的现代方法，研究人类胚胎是如何在母体内发育的。研究人员试图追踪在母亲和父亲的身体里，在孩子身上显现出来的力量，等等。但事情不是那样的。父母身体里实际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而是一个破坏的过程。最初，物质过程会回到混沌状态。在孕妇的身体里起作用的是整个宇宙本身。

如果一个人有必要的观察基础，就可以看出胚胎，尤其是在怀孕的头几个月，不仅是由遗传力量形成的，而且是由整个宇宙形成的。母体实际上是通过宇宙力量形成的矩阵，从混沌状态进入人类胚胎。

在现有生理学知识的基础上研究这些问题完全是可能的，但我们最终会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些问题。如果一个物理学家声称：“这里有一根磁针，一端指向北方，另一端指向南方。我们必须在指南针本身的空间内寻找激活磁针的力。”这在物理学上是无稽之谈。为了解释这个现象，我们必须考虑整个地球。我们说，整个地球就像一块磁铁，把针的一端从北极吸引过来，另一端从南极吸引过来。在指南针的寻向过程中，我们只观察到整个复杂现象的一部分，要理解整个现象，就必须远远超出指南针本身的物理边界。精确科学在对人类的研究中还没有表现出类似的态度。当研究一个最重要的过程，如胚胎的形成，态度是有局限性的，就像一个人要寻求一个指南针的推动力在指南针本身。那在物理学上会被认为是愚蠢的。当我们试图发现在人类物理边界内形成胚胎的力量时，我们的行为就好像我们试图发现在物理针本身内移动指南针的力量。为了找到形成人类胚胎的力量，我们必须研究整个宇宙。以这种方式进入胚胎的东西，在从灵魂-精神世界下降到物质存在时，直接与将要出生的人的灵魂-精神存在联系在一起。

在这里，人智学告诉我们——不管它听起来多么自相矛盾——首先，人类的灵魂-精神部分与头部的组织最少有联系。当一个婴儿开始在地球上存在时，他的出生前的精神和灵魂与除了头部以外的其他有机体联系在一起。头部是宇宙的一种图像，但同时，它也是身体最物质的部分。人们可以说，在人类生命的开始，头部至少是灵魂-精神生命的载体，已经下来开始在地球上的生命。

那些从人智学的角度观察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所发生的事情的人看到，最初隐藏在孩子身上的灵魂-精神品质在每个面部表情、整个相貌以及孩子眼睛的表情中都会浮现出来。他们还看到了这些灵魂-精神元素最初是如何表现在肢体运动的发展中——从爬行到孩子的自由行走——然后是在说话的冲动中，这与呼吸系统密切相关。然后他们会看到这些元素是如何在孩子的有机体中起作用，从而长出第二颗牙齿的。他们也看到了精神和灵魂的力量是如何从下往上工作的，从外部世界输入最初是在无意识中吸收的东西，然后，将其整合到人类最物质的部分——头脑在思考、感觉和意愿方面的组织。

用科学的艺术眼光这样观察成长中的人类，表明了如果我们，他们的老师，要充分完成我们作为完整的人的任务，就必须与孩子们建立一种关系。当老师们相信他们的任务是帮助从孩子那里从精神世界传下来的神圣和精神的存在时，他们就会产生一种非常特殊的内在感觉。这个任务确实可以通过人智学带来新的生命。

在我们的语言中，我们有一个词，一个重要的词，与许多人的希望和渴望密切相关。这个词是“不朽”。但是，只有当我们有了一个适合于生命开始和结束的词语之后，我们才能正确地看待人类的生命——这个词语可以像“不朽”一样被普遍接受和使用——也许有点像“未生生命”。只有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词，我们才能掌握人类完整的、永恒的本质。只有这样，我们才会通过不断创造和工作的精神，对孩子体内的生活感到一种神圣的敬畏和崇敬。在最初的七年里，从出生到第二个齿列，孩子的灵魂，连同从出生前的生命中得到的精神对应物，塑造和发展了物质身。在这个时候，孩子也是与环境最直接相关的。

只有一个词可以充分表达孩子在这个微妙的人生时期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那就是：模仿。在生命的第一阶段，人是一个卓越的模仿者。关于孩子的成长，这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当你在孩子身边时，只能以孩子可以安全模仿的方式行事。模仿的冲动取决于孩子与周围环境的密切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无法估量的灵魂和精神发挥了作用。

在最初的七年里，一个人不能用训诫或斥责来与孩子交流。那个年龄的孩子不能仅仅依靠大人的权威来学习。他们通过模仿来学习。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一个孩子。

当一个人不理解这一点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就会发生——我将举一个我以前举过的例子。有一天，一位父亲来说“我很不开心。我的孩子，一直都是个好孩子，现在却偷了东西。”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考虑？有人问忧心忡忡的父母：“你儿子多大了，他偷了什么？”答案是：“哦，他五岁了。”。到现在为止，他一直是个乖孩子，但昨天他从他妈妈那里偷了钱。他把它从橱柜里拿出来，用它买了糖果。他甚至没有自己吃，而是和街上的其他男孩和女孩一起分享。”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反应可能应该是这样的。“你的孩子没有偷东西。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他每天早上都看见他的母亲从橱柜里拿出钱来为家里买东西。这个孩子的天性就是模仿别人，所以这个男孩做了他看到他母亲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偷窃的概念是不恰当的。适当的做法是——无论何时我们在孩子面前——我们只做他们可以安全模仿的事情(无论是行为、手势、语言，甚至是思想)。”

如果一个人知道如何观察这些事情，那么他就知道一个孩子会以最微妙、最亲密的方式模仿。任何按照我所指出的教育方式行事的人都会发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无论做什么都是基于模仿——甚至是面部表情。这种模仿一直持续到孩子脱掉乳牙为止。在那之前，孩子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是非常直接和真实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还不能用他们的感官来感知和判断他们的感知。所有这些仍然是一个没有区别的过程。孩子用他的感官去感知，同时，这种感知变成了一种判断，而这种判断同时变成了一种感觉和一种意志冲动。它们都是同一个过程。

换句话说，孩子完全沉浸在生活的洪流中，还没有从中抽身出来。

乳牙的脱落标志着这种情况的第一次出现。在第二颗牙齿出现之后，曾经在机体下部活跃的力量不再需要在那里，然后在儿童的灵魂-精神领域中显现出来。在这一点上，孩子进入了生命的第二阶段，从第二排牙齿开始，到青春期结束。在这第二个阶段，孩子的灵魂和精神生活得到解放，因为在前面提到的外部条件下，潜在的温暖得到了解放。在此之前，我们必须观察内在的有机体，在物质有机体的有机形成中，寻找孩子的灵魂和精神。

这是探索身体和灵魂之间关系的正确方法。今天，各种各样的原则和关系都在理论上得到阐述。根据一种说法，灵魂影响身体；根据另一种说法，灵魂中发生的一切都只是身体的影响。最常见的观点是所谓的“心理身体平行论”，意思是两种过程——灵魂-精神的过程和身体-身体的过程——可以并排观察。我们可以详细地推测精神与身体、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推测而不进行仔细的观察，我们就不会超越纯粹的抽象。我们不能将我们的观察局限于当前的状况。我们必须对自己说，我们在第七年到第十四年期间所见证的作为儿童灵魂精神元素的力量，与以前以隐藏或潜伏的方式作用于下层有机体的力量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在孩子的灵魂和精神中寻找在孩子从出生到牙齿变化以及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起作用的东西。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将获得一个现实的想法，也就是灵魂和精神之间的关系和身体过程之间的关系的想法。

观察到第二个牙齿之前的物质过程，你就会发现灵魂和精神的影响。但是，如果你希望观察灵魂和精神，就其本身而言，那么观察一个孩子从牙齿的变化直到青春期的到来。不要继续说，“这里是身体，灵魂在其中的某个地方；现在我希望找到它的影响。”不，我们现在必须完全离开空间元素，进入时间维度。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将在身体和灵魂之间找到一种真实的、现实的关系，一种带来富有成效的生命想法的关系。我们将从更深的角度学习如何在换牙之前照顾孩子的身体健康，以便孩子的心理和精神健康能够在换牙之后的第二生命阶段，从换牙到青春期适当地体现出来。同样地，胃的健康在时间（以太）的有机体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以太或形成力量的身体在头部的健康状态中表现出来。这才是重点。

如果我们想要研究如何处理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从物质有机体释放出来的力量，我们在这里处理一个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期，让我们称之为学校义务时期，我必须说，首先，它们是形成性的力量，解放的形成性的力量，已经建立了人类机体，无论是塑造性的还是音乐性的。我们必须相应地对待他们。因此，最初，我们不能理智地对待他们。人智学的教育学的基本要求是艺术地而非智力地对待曾经的形成力量，即现在的灵魂-精神力量。

华德福教育的本质是把教育变成一门艺术——一门正确对待儿童的艺术，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的话。教师必须是一个艺术家，因为教师的任务是以正确的方式处理以前塑造孩子有机体的力量。这些力量需要被艺术化地对待——不管老师要向进入华德福学校的孩子们介绍什么科目。实际上，这意味着我们不是从阅读开始，而是从书写开始——但学习书写绝不是一种智性的追求。我们开始让我们的小学生画画符合他们意志生活的图案和形式。事实上，看到这些课程，许多人会觉得它们是处理这个基本主题的一种相当奇怪的方法！

每个老师都被赋予了完全的自由。我们不坚持一个固定的教育教条，相反，我们向我们的教师介绍人智学的教育原则和方法的整个精神。例如，如果你进入一个一年级的班级，你可能会看到一个老师如何让他或她的学生在空中挥舞他们的手臂，以给定的节奏。最终，每个学生都会以最简单的形式在纸上画出这些。因此，脱离物质有机体的结构——也就是脱离儿童意志的领域——我们引出一些自然而然呈现出艺术形式的东西，我们逐渐将这些图案转化为文字的形式。通过这种方式，学习书写可以避免一切抽象。相反，书写的产生方式和它最初进入人类进化的方式是一样的。首先，是画面的创作，这是外部现实的直接结果。然后，渐渐地，这变成了我们的文字符号，变得完全抽象。因此，从一个图形元素开始，我们进入了和智力有关的现代字母表。只有在我们第一次通过这种艺术活动来教授书写之后，我们才开始引入阅读。如果教师以这种方式进行书写和阅读，从艺术领域着手，带着艺术的意图去接触孩子，他们首先能够唤起孩子的意志力。从根本上说，所有的心理和智力发展都必须在意志力之上展开。但是，从书写到阅读，老师意识到从主要是一个愿意的活动转移到一个更有感受性品质的活动。就孩子们的思维而言，可

以通过处理算术中的数字来训练。

如果教师能够详细了解孩子的整个灵魂-精神形态，因为每个孩子首先画一个图形，这导致字母的形成，然后写出同样可以阅读的单词——如果他们能够以人智学的洞察力和对成长中的人的观察来追求这一整个过程——那么一种真正的教学实践将会出现。

只有现在我们才能看到在学校的头几年运用艺术方法的重要性。通过音乐以合理和适当的方式给孩子带来的一切，以后都会表现为主动性。如果我们限制孩子吸收适合七至八岁的音乐元素，我们就是在扼杀孩子主动性的发展，尤其是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老师决不能忽视这种相互联系的整个复杂性。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我们以后会更多地谈到它们——在从牙齿变化到青春期的一生中，不仅要年复一年地观察，而且要周复一周地观察。

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时刻，大约在第二个生命周期的中间，也就是大约在第九和第十年之间。这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点，老师们需要特别仔细地观察。如果一个人对人类发展有了真正的洞察力，并且能够像我所描述的那样，在整个人类生命的过程中观察到时间有机体或以太身，那么他就会知道，当一个人在老年时，当他或她倾向于回顾他或她的生活，直到童年早期，在出现的许多记忆的画面中，会出现特别生动的教师和其他有影响力第九和第十一年的人物的画面。

这些更为私密的生活细节往往被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忽视，而这些方法只关注更多的外部现象。不幸的是，人

们并没有太多关注儿童的情况，早些时候在一个儿童那里，晚些时候可能出现另一个儿童身上，大约在九岁到十岁之间。进入孩子潜意识的东西，在他们年老的时候又会再次生动地显现出来，不是带来快乐就是带来痛苦，不是带来活力就是带来麻木。这是一个精确的观察。它既不是幻想，也不仅仅是理论。这是一个对教师来说极其重要的认识。在这个年龄段，一个孩子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如果被注意到，这些需求有助于在学生和老师之间建立一种明确的关系。

老师只需要观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就能感觉到这个时候孩子的灵魂中多少存在着一个天生的、无法言说的问题，这个问题永远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因此，如果孩子不能直接提出问题，老师就应该为这种情况的建设性解决创造适当的条件。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人们很难指望一个在 19 世纪 90 年代[1894 年]写了一本名为《自由的哲学》的人会以任何保守或反动的理由提倡权威原则。然而，仅从儿童发展的角度来看，必须指出，正如一个孩子在牙齿变化之前是一个模仿的存在，因此，在这个事件之后，一个孩子需要自然地仰望教师和教育者的权威。这要求教师有能力获得自然的尊重，使学生仅仅因为孩子的爱的尊重而接受来自老师的真理，而不是基于孩子自己的判断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

同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个人经验。我们必须从经验中了解，当孩子们听到人们谈论他们的家庭中一位备受尊敬的成员时，这对孩子的一生——以及对一个人的灵魂构成——意味着什么，他们还没有见过这位成员，但是家庭中的所有成员都以低沉的恭敬口吻谈论这位成员，认为他是一位明智的、善良的人，或者出于任何其他原因，他是备受尊敬的家庭成员。当孩子第一次被介绍给这样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刻就到来了。这孩子感到深深的敬畏。他或她几乎不敢打开门进入这样一个人的存在。这样的孩子害羞得不敢碰别人的手。如果我们经历过这样的经历，如果我们的灵魂在童年时期以这种方式得到了深化，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给我们留下了持久的印象，并进入了我们意识的深处，在以后的时代再次出现。这种体验必须成为教师与孩子之间关系的基调。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之间，孩子应该心甘情愿地接受老师在这种自然的权威意识的力量下说的任何话。

理解这种直接的基本关系可以帮助老师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

然而，在同一时期，另一种感觉也存在于孩子身上，通常只是模糊和模糊的感觉。这是一种感觉，那些成为这种

权威的对象的人，他们自己也必须仰望更高的东西。教师与儿童之间这种直接的、有形的关系的一个自然结果是，儿童意识到教师自己的宗教感情以及教师与形而上学世界——所有事物——的关系。在教学和教育中不能忽视这些不可估量的因素。具有物质主义观点的人通常认为，任何影响孩子的东西只能通过语言或外部行为传递给他们。他们几乎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力量在儿童身上发挥作用！

让我们考虑一下偶尔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假设一个老师认为“我——作为老师——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我的学生非常无知。如果我想向我的学生传达一种人类灵魂不朽的感觉，我可以想象，例如，当蝴蝶从蛹中出现时会发生什么。我可以把这个事件，这张照片，和一个人死后发生的事情进行比较。因此，我可以对我的孩子们说，‘就像蝴蝶飞出蛹一样，死后不朽的灵魂离开物质身。’。我敢肯定，这样的比喻对孩子是有益的。”

但是，如果老师以一种心理优越的态度来选择这幅比喻，我们会发现它根本不能触动学生，而且他们一听就忘得一干二净，因为老师不相信他的比喻的真实性。

人智学教导我们相信这样一幅画面，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对我来说，从蛹中出现的蝴蝶并不是我发明的比喻。对我来说，从蛹中出现的蝴蝶是在一个较低的层面上的启示，

在更高的层面上代表着人类灵魂的不朽。在我看来，并不是我出于自己的推理创造了这幅画，而是世界本身在蝴蝶的出现中揭示了自然的过程。这就是这幅画对我的意义。我相信我灵魂的每一根纤维都认为它代表着众神自己放在我们面前展示的真理。我不认为，与孩子相比，我更聪明，孩子更愚蠢。我相信这幅画面的真实性，就像我希望唤醒孩子一样。如果一个老师以这样的态度教学，孩子的余生都会记住这一点。

看不见的超感官的力量——或者我们应该说无法估量的力量——在这里起着作用。重要的不是我们对孩子说的话，而是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当我们与孩子打交道时，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在 9 岁到 10 岁的时期尤其重要，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孩子们才会感受到了老师讲话的潜在的背景。歌德说：“好好考虑是什么，但更多地考虑怎么做。”一个孩子可以看到一个成年人的话是否表达了与这个超感知世界的真实关系，或者他们是否以一种物质的态度说话——这些话有一个不同的“铃声”。在这两种方法中，孩子体验到的是品质的差异。在 9 岁到 10 岁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孩子们需要感觉到，即使只是下意识地，当他们尊敬老师的权威时，他们的老师也同样尊敬那些不再显而易见的东西。然后，通过老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对他人的感觉变成了一种宗教体验。

这反过来又与其他因素有关——例如，孩子将自己与周围环境区分开来的能力。这也是一种内在的变化，需要改变对所教的学科的方法。我们明天再谈。与此同时，人们可以看到，灵魂的某些情绪——某些灵魂的状况——构成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密切组成部分是多么重要。

当在斯图加特建立华德福学校的计划接近实现时，如何形成教师的心灵和灵魂，使他们以正确的精神进入教室并迎接他们的孩子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我非常重视我必须指导这所学校的任务。我也很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当我能够亲自到那里时，我所谈论的态度在教师中已经很明显了，不管个人表达的形式有多么不同。听了我要告诉你们的话，你们现在会意识到我经常问的一个问题的重要性，不是用同样的话，而是用不同的方式，无论是在节日的学校场合，还是在参观不同的班级。问题是，孩子们，你们爱你们的老师吗？”孩子们回答：“是的！”带着真诚的热情，揭示了他们答案的真相。透过所有这些孩子的灵魂，我们可以感受到师生之间存在着一种深厚的内在情感纽带，孩子们对于老师权威的感情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自然的权威意味着我们在童年时期的教育实践的本质。

因此，华德福教育学不仅建立在原则和教育公理的基础上——由于伟大的教育学家的工作，这些原则和公理已经存在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建立在实际课堂环境中的教育技能上，即每个教师处理他或她的课堂的方式。人智学在人的灵魂和心灵中展现的东西使这种技能成为可能。我们所追求的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一种源于基于人智学的教育方法和原则的艺术。

当然，有了今天这样的目标，人们必须准备作出某些妥协。因此，当华德福学校开学时，我不得不与学校当局达成以下协议。在学校成立时拟定的一份备忘录中，我规定我们的学生在九岁前应达到与其他学校相当的学习水平，这样，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就可以转到另一所学校的同一个班级。但是，在这期间——也就是从他们六岁左右进入学校到九岁——我坚持我们完全有自由根据我们自己的方法和教学观点使用教学时间。同样的安排也适用于 12 岁以上的学生。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那个年龄段的学习标准，他们再次被给予进入其他学校适当班级的可能性。当我们的学生到了青春期，也就是到了离校年龄，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但在这两者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完全由我们来决定。因此，我们能够确保它从我们对人类的人智学的理解中展现出来，就像我们的课程和教育目标一样，它们同样完全是根据儿童的天性创造出来的。当然，我们努力实现这些目标，同时为个体差异留出余地。即使在相对较大的班级里，每个学生的个性仍然可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明天，我们将看到第十二年是一个多么尖锐的时间点。

显然，只有当我们不再受到这种妥协的限制时，只有当我们完全自由地处理从牙齿变化到青春期的学生问题时，教育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完美。明天，我将指出如何做到这一点。尽管如此，既然生活本身给了我们这样做的机会，我们就必须尝试一下。人智学从不寻求证明一个理论——这总是倾向于理性——而是寻求直接参与实际生活的充

实。它试图揭示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将扩大人类的范围，调动每个人的全部潜力。当然，总的来说，这样的要求以前也提出过。已知的东西；在人智学的帮助下，我们必须找到方法。今天，我能够给你们一些关于 9 岁左右儿童的指示。

当我们明天再次见面时，我将更详细地谈谈我们子女今后几年的教育情况。

第6讲 基于人智学的教育方法

克里斯蒂亚(奥斯陆) 1921年11月24日

第二部分

昨天，我试图表明，以人智学为基础的教育的哲学和实践是如何建立在对人类以及成长中的人类或儿童的深入了解之上的。我试图说明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是如何被视为一种“时间有机体”的，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记住，孩子成长过程中每一年的活动都是在孩子整个生命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种下类似灵魂精神种子的东西，这些种子将在他们地球生活的其余时间里，在实际生活中结出内在幸福和安全的果实。

首先，我们研究了从出生到牙齿变化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里孩子完全是一个模仿者。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生命的第一阶段，一个孩子是以一种非常亲密的方式与他的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孩子周围的人发生的一切事情，甚至他们的思想和感情，都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影响孩子，以至于孩子通过模仿他们成长为周围世界的事情。这种关系——这种与周围世界的联系——在青春期发生的事情中有一种极端的对立面。

当然，在当今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人们对青春期的过程有很多讨论。这种现象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孤立的事件；然而，对于不带偏见的观察来说，它必须被看作是迄今为止整个生命历程完全变形的结果。在这个年龄，人类不仅或多或少地发展了他们的灵魂-精神或身体色彩的情色感受，而且还发展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个人关系。这开始于形成以强烈的同情和厌恶来表达自己的判断的形成。基本上，只有到了现在，年轻人才能完全融入这个世界。只有在青春期，他们才能达到成熟，以独立思考、独立感受和独立判断的方式面向世界。

从换牙到青春期，孩子与老师的关系首先建立在对老师权威的尊重之上。那些重要的年份可以被认为是位于两个极端对立的年份之间。其中一个是童年时期，当时孩子没有任何主观意识，完全生活在外部环境中。另一个是性成熟或青春期的时间。在这个时候，作为主体的青少年以他们所有新觉醒的内在与世界的区别在于最广泛意义上的同情和厌恶。简而言之，他们通过我们称之为爱的各种表现或启示，将自己与世界区分开来。

在这两极之间是低年级学生，作为教师，我们的任务是通过教育建立一座从一极到另一极的桥梁。在这两个阶段——童年早期和青春期——成长中的人在生活中找到了一定的立足点，在童年时期通过与周围世界的结合，以及后来通过锚定在自我中的感觉。中间的几年，包括实际的低年级，是成长中的孩子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需要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支持。基本上，在那些小学教育期间，老师在孩子的眼中是整个世界的代表。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巧合，而是人类发展中自然的、合法的、被赋予生命的秩序，即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对孩子的意义。对孩子来说，老师代表了整个世界。那些必须通过个人判断、意志冲动和感情来找到与世界的个人关系之前，孩子们通过

一个正确反映世界的老师来接受世界，这样的孩子们是幸福的！

这是以人智学为基础的教育的一个深刻的前提。根据这一原则，我们试图以如此亲密的方式，逐月、甚至逐周地洞察孩子的发展，以至于我们能够直接从成长中的孩子的本性来阅读课程和我们所有的教育目标。我可以这样总结：真实而亲密的人类知识也意味着知道如何以及何时——在哪一年，甚至在哪一个月——介绍适当的主题。

我们必须考虑到，直到大约 7 岁——孩子在这个年龄之前不应该真正进入学校——孩子完全靠模仿生活。我们年轻的学生是那些努力用他们的意志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的人。这一事实本身就应该排除对智力的任何诉求，而智力取决于灵魂的自我活动。我们也不应该诉诸于孩子的个人感受，这种感受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完全同情环境的。如果我们牢记这样一个模仿的存在的每一个反应都带有一个意志特征，我们就会意识到当我们在第二次换牙时接收一个孩子进入学校时，天生的意志对我们的影响是多么强烈。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教育、指导一一训练一一孩子的意志开始。这本身就意味着强调一种艺术方法。例如，在教授书写时，我们不会立即介绍字母表中现有形式的字母，因为这些字母已经完全脱离了人类的本性。相反，我们从让孩子们绘画开始，这是他们意志活动的自然结果和外化，反过来又导致了书写。

以这种方式进行，教师注意到孩子们有两种不同的倾向，应该予以考虑。因为我们是否有助于孩子未来的健康或缺乏健康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这两种倾向。关于书写，我们发现有两种类型的孩子。当我们通过一种绘画引导他们书写时，这一点就变得尤为明显。一种类型的孩子学习书写的方式，总是保留了绘画的质量。这个孩子用“眼睛”写作，

观察每一条线条，用一种对形式之美的审美感受工作——一种画家的品质存在于他或她的所有作品中。另一种形式的字母在纸上形成更机械，有一定的强迫性。即使在书写课程中——通常是出于可疑的教学原因，特别是在老年人认为他们必须改进自己的书写能力的情况下——目的通常也是为了使参与者能够在这种机械的强迫下把信写在纸上。这就是个人笔迹的形成过程。就像人们有他们不知道的手势一样，他们也有他们的笔迹，他们同样不知道。那些机械地写作的人不再体验到他们书写的回声。他们的目光不再停留在审美愉悦上。他们的作品中没有绘画的艺术元素。

应该引导每个孩子将这种艺术元素引入到书法中。一个孩子的眼睛应该总是停留在他或她正在写的一张纸上，以便对所有正在写中的东西产生一种印象。这样可以避免在纯粹的内在机械冲动下书写，但是可以让孩子体验到他或她的书写和各种字母的回声。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将在孩子身上对周围环境的事物培养某种爱——一种对周围环境的责任感。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不太可能，但却是真的。对我们生活中所做的任何事情的关心态度是这种学习书写方法的直接结果——在这种方法中，书写不仅是一种手工的灵活性，而且对眼睛、审美的观察和意愿也是如此。

我们不应该低估这些熟悉的事情是如何影响整个人类生活的。许多人在晚年似乎缺乏责任感——缺乏对周围世界的热爱奉献——如果教会他们以正确的方式书写，他们会得到帮助。

我们不能忽视教育中的这种密切联系。因此，人智学试图阐明人性的各个方面——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而且是充满爱意的。它试图认识到所有外部人类特征的内在灵魂和精神背景，这使它能够为年轻人的教育增加一个完全实用

的层面。如果我们记得允许孩子的意志力流入诸如书写这样的活动，那么学习书写——写字课程——最终将产生我前面提到的那种成果。

写完之后，我们开始上阅读课。阅读比写作更多地涉及孩子的感受和情感的生活，应该从书写发展起来。阅读需要更多的观察，而书写更多的是一种积极的参与。但是教育的出发点应该始终是呼吁意志元素，积极参与，而不仅仅是观察力。

在教育 7 到 14 岁的孩子时，应该遵循三个步骤。首先，目标应该是调动学生的意志力，即学生的积极参与。第二，目标是逐渐形成一种观察的态度。只有在这个时期的最后阶段，我们才进入第三个步骤，进行实验，进行实验。

昨天，我提请大家注意发生在第九年到第十年之间的一个重要时刻。我指出，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师能否在这个关键阶段发现每个孩子的内在灵魂需求，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孩子成长的这个时刻必须被准确地观察到。因为只有在这个阶段，孩子才开始学会将自己与周围环境区分开来。它通过三种方式做到这一点——感觉，意志活动，以及形成判断。只有在青春期才能完全独立地区分自我和环境。

在九岁到十岁之间，这种与周围世界分离的第一个预兆已经开始显现。正因为我们必须支持一个孩子直到青春期，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个时刻并相应地调整我们的教学方法是如此重要。在这个年龄段，最好不要期望孩子们能够把自己和周围的环境区分开来。当我们作为老师在孩子九岁或十岁之前开设一些需要某种客观性、自我与周围环境的内在距离的课程时，我们总是处于不利地位。教师越多地向

周围的世界灌输人的素质，他们就越多地以图画的方式谈论这个世界，他们越多地采用艺术的方法，就越有利于学生意志天性的内在展现。因为，通过直接参与，这些意志性质也因此在内在得到加强。

任何音乐都有助于深化孩子的意志天性。六、七岁之后，音乐元素会让孩子变得更内向，更有灵魂。所有的绘画和艺术活动都会加强孩子的意志力——当然，只要这些活动与孩子的年龄相符。当然，我们还不能把植物、动物，甚至是沒有生命的物体当作独立和分离的东西来谈论。相反，一个孩子应该感觉到这些东西是他自己存在的延伸。在儿童生命的这个阶段，对外在事物和事实的拟人化是正确和适当的。

我们错误地认为，当我们将自然拟人化时，我们正在向孩子展示一些不真实的东西。这种论点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我必须带给孩子什么才能解放他或她的生命力量？我该怎么做才能让内在的东西浮出生命的表面？”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尽可能生动地描述周围的世界和故事来帮助这一切发生——如果我们让周围的整个世界看起来好像是从人的内在自我发出的话。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接触到的所有东西都应该针对孩子的整个身体，而不仅仅是头部和神经系统。

一个错误的人性概念和一个完全被误导的人类形象是当前教育态度的基础。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人类学，过分强调神经系统。相反，最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一股从下往上流经整个人的无形的流——从四肢的活动以及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所产生的一切——它会影响到神经系统，特别是大脑。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智学的人类学认为，如果一个孩子在较早的年龄练习适当的动作，他或她将在较晚的年龄发展智力、智力、推理能力、辨别能力等等，这并不矛盾。如果有人问我们，“为什么一个特定的孩子在他或她十

三四岁的时候没有发展出一种健康的辨别能力？为什么他或她会做出如此混乱的判断？”我们经常不得不回答：“因为孩子在童年早期没有被鼓励做出正确的手脚动作。”。

优律诗美是华德福学校课程的必修科目，这一事实表明，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些评论是合理的。优律诗美是一门运动的艺术，但也具有很高的教学价值。优律诗美确实是一种可见的语言。它不像哑剧，也不是一种舞蹈形式。相反，优律诗美起源于对人类运动倾向的感知，这种倾向可以被观察到——如果我可以借用歌德的表达方式的话——具有“感官-超感官的观察”。这些倾向于运动的倾向(我说的是“倾向”，而不是实际的运动本身)是在人类用语言表达自己时看到的，喉咙和其他语言器官执行实际的运动。

这些动作被转化为移动的空气，而空气又成为耳朵感知到的声音和音调的载体。但是，还存在着其他内在的趋向或倾向，这些趋向或倾向只是新生状态的范围，但是可以通过“感性-超感性的观察”来研究。我们可以研究一个人体内形成了什么，但是从来没有成为一种实际的运动，而是转变或变形为喉部和其他语言器官的运动。

在优律诗美中，这些动作是由一个人或一群人完成的，他们的动作产生了一种有序的、有机的和可见的语言形式，就像人类的语言器官产生了可听的语言或歌曲一样。每一个单独的运动——运动的每一个细节都是以节奏的方式进行的——都体现了人类有机体的规律，这些规律可以在语言或歌曲中找到。

这就是为什么在华德福学校，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如果有正确的教学——八年级的小孩子是如何很自然地学会了优律诗美这种新语言。正如在这个发展阶段，一个孩子的有机体渴望通过模仿来行动，同样，孩子也自然

地倾向于通过优律诗美的语言来显示自己。内在的幸福感取决于孩子通过这种媒介表达自己的可能性。年纪较大的学生对这种可见的优律诗美的语言也会产生同样的内在反应，只是在后来的阶段才以变形的形式出现。事实上，我们发现，正如优律诗美已经从支配人类有机体的内部秩序中被召唤出来一样，它以一种健康的方式反过来作用于人类组织。

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人类的形态。让我们以外在的人类形态为例——尽管同样可以采用内在器官的形态——但是让我们暂时把人类的手和手臂放在一起。当人的手和手臂处于静止状态时，我们真的能够理解它们的形状吗？如果认为我们可以的话，那将是一种错觉。只有当我们看到手指、手掌和手臂在运动时，我们才能理解它们的形状。静止状态只有在它开始移动时才有意义。我们可以说，静止的手的形式来自于运动中的手，而手或手臂的运动必须因为静止的手的形式而保持原样。

同样，一个人可以从整个人类中召唤出那些起源于内部组织并由人类的自然组织或形式决定的运动，就像那些与元音和辅音相关的运动一样。优律诗美是与人类形体的内在规律和谐相处而创造的。一个孩子体验到人类形体在静止状态下转变为运动状态的变化——通过音律有意义地转变为可见的语言——内心深处感到满足，从而能够体验到其整个存在的内在生活。这种情况再次发生，因为整个有机体以一种不应该被其他任何东西激活的方式激活后来转化为智力的东西。如果我们试图直接开发一个孩子的智力，我们总是或多或少地在其发展中引入一种麻木或跛脚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通过整个人来培养智力，那么我们就会以一种根本性的治愈方式进行。我们赋予孩子一种智力形式，这种智力很容易从整个人类身上成长起来，而对智力的片面训练就像是人工嫁接到有机体上的东西。

在实际的教学环境中，韵律学——与体操课一样是必修课——因此具有灵魂体操的效果。我相信，总有一天，人们会比今天更加公开、更加自由地思考这些问题。

在这方面，不久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我谈到了有关优律诗美的观点，听众中恰好有一位可以被称为中欧最杰出的生理学家之一的人。如果我提到他的名字，你会感到惊讶，因为他是一个举世闻名的人物。在这个场合，出于某种谦虚，我说，人智学不会在任何学科中大声疾呼革命目标。我说过，有一天，人们可能会认为体操是从人体生理学，从物质身的内在规律和秩序中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以说对人体物质身的健康发展有着有益的影响。我继续说，这种更加精神化、灵魂化的优律诗美将与体操并驾齐驱，因为在优律诗美中，尽管适当考虑了身体方面，但同时，在每一个动作中，灵魂和精神的元素也存在，让孩子体验到有意义的灵魂和精神感受，而不仅仅是空洞的身体动作。孩子总是体验着艺术家的内在是如何流入到表演的动作中的。奇怪的是，这位著名的生理学家后来来找我，说：“你说体操是一种教育援助。但我完全不同意你从生理学的角度为体操辩护。从我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儿童体操课是纯粹的野蛮行为！”

嗯，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做这样的声明，但我仍然觉得很有趣，听听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生理学家之一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不想谈到这位生理学家，我只想说，优律诗美在实践教学中有它自己的贡献，与今天的体操课一样。

通过再次研究九岁和十岁以下儿童的精神和灵魂，优律诗美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辅助手段。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后来的几年，在9到十岁之间，孩子学会区分自我和外部世界。然而，在这里，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这种歧视是如何发生的。首先，一个人必须小心，不要引入主要激活儿童

智力和认知能力的主题。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开始学习矿物学、物理学和化学之前，最好先介绍动物，然后再介绍植物学。通过对动物学和植物学的研究，孩子们学会了以新的和不同的方式区分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根据一个孩子的本性，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更像是动物世界，而不是植物王国。小学生体验植物世界是对外部世界的一种启示。另一方面，关于动物王国，儿童感到更大，更直接的融洽，内心感觉到动物和人类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教师在讲授动物学和植物学课程时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介绍植物学的时候，他们应该把植物和地球联系起来，就像一个活的有机体一样。他们应该把地球说成是一个活的有机体。他们应该在不同的季节谈论四季奇谭，谈论它是如何在一年中不同的时间通过适当的植物生长而显现出来的。换句话说，他们应该在植物研究中引入一个时间方面。

观察方法的使用，虽然在其他情况下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应用于植物学和动物学，就很容易令人不安。一般来说，人们对地球与其植物生长形成统一这一事实的关注太少了。你可能会觉得这很矛盾，但正如我们很难单独研究动物或人类头发的组织一样——我们不得不把它与整个有机体联系起来，作为整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应该把地球视为一个有机体，把植物世界视为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介绍植物学，一个观察植物王国的孩子将以正确的方式将自己的存在与植物世界区分开来。

另一方面，动物研究的方法应该是非常不同的。儿童与动物世界有一种天然的亲密关系，一种“灵魂的桥梁”，这种亲密关系的感觉应该被考虑在内。今天，年长的自然哲学家的观点常常被人们嘲笑。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古老的自然哲学家的观点都是以歌德的方式来对待动物世界的。根据歌德的方法，我们观察动物的形态，发现，例如，在狮

子的形态中，胸部和心脏的发育占主导地位，然而，在其他动物的情况下，消化器官可能占主导地位；在其他物种中，牙齿特别发达，或角，等等。我们认为各种动物形态是单个器官的表现形式。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说有头部动物、胸部动物和肢体动物。事实上，人们可以根据更多的细分来安排不同的动物形态。这给了我们整体性。最后，把所有不同的动物形态放在一起——以这样一种方式合成它们，在特定物种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退回到一个整体中——我们得到了一个人的形态。因此，从外在形态的角度来看，人类代表了整个动物世界的综合体。

很有可能在孩子身上唤起一种对人类中整个动物王国的这种合成的感觉。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成就，因为我们已经允许孩子以正确的方式与植物世界和动物世界建立联系。在动物世界的情况下，孩子可以学习看到一个人分布在整个动物王国和植物王国的东西，有机属于整个地球。如果通过举出个别例子，我们能够在更深层次上使这种对动植物的研究生动起来，那么我们同时也尊重人类应该如何根据其内在本性正确地适应这个世界。然后，当一个孩子开始区分主体和客体，从而学会将自己与周围的世界区分开来的时候，他(她)就会以正确的方式成长为这个世界的一员。通过对植物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成功地将外部世界和人类的内在生活以正确的方式分离开来，同时使一个孩子能够搭建通往世界的桥梁。如果要发展对世界的正确感觉，如果要发展对世界的爱，这些桥梁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也可以通过向孩子展示一幅展开或展开的人类图画的形式来展示动物世界。这样做，我们正在遵循一个有机的，生活的道路，允许孩子找到它与生活的自然的适当关系。只有当十二岁开始的时候，我们才能培养纯粹的智力工作，在不损害孩子发展的情况下运用推理能力。

当我今天概述的课程被遵循的时候，我们开始培养生命

的意志。通过在自然研究中展示孩子与植物世界和动物世界的关系，我们开始培养孩子的感觉的生命。孩子然后学习与植物和动物王国联系，而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联系。事实上，从这些课程中获得的概念为与周围整个世界建立更深层次的关系奠定了基础。这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真正触动了孩子的感受，孩子的心灵。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通过使儿童参与正确的运动，引导和培养儿童的意志力量和他们的心灵和灵魂的生活，直到将近十二岁，我们就可以通过引入属于无生命的无机自然的主题，找到向实际智力培养的过渡。

矿物学、物理学和化学在这个时代(十二岁)之前不应该被介绍。在早期，唯一没有危害的智力职业是算术。这可以在更早的时候实践，因为它与内在的训练有直接的联系，因为它在意志和心灵或灵魂的培养方面是中立的。当然，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知道如何在孩子处于权威阶段的时候，通过正确的几何和算术来激发孩子的外在能力。

关于引进属于无生命的自然的学科，我们应该等到大约十二年。因此，我们能够从孩子的本性中读出在每个适当的年龄可以和应该被教授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形成课程的全部要点。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把孩子介绍给外部世界，我们可以肯定，我们也是在为他们的实际生活做准备。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的文明几乎没有引导人们应对实际生活。相反，他们被引导进入一种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的实际方面在于他们能够或多或少地以机械的方式操纵一些技能。真正热爱实际工作，热爱用手工作，即使只需要粗糙和简单的技能，是我们现在的教育方法很难培养的。

然而，如果我们从洞察人性的角度进行教学，我们就会找到一种方法，在那些已经进入青春期的学生中培养一种

真正的冲动，使他们成为实际的人。出于这个原因，一旦我们的学生进入青春期，我们就在华德福学校开设实践课程。我们试着教他们手工艺，这同时需要一个艺术的处理。

华德福学校是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这项政策至今没有显示出任何不利之处。但同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男孩子们喜欢做所谓的“女孩子”的工作——比如编织、钩针等等——而正是在这些实用课程中，华德福学校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和谐地一起工作。也许你会原谅我说了一句私人的话：那些在学校里被教会编织的男人会知道，这些技能对他们头脑工作的能力有多大的贡献，他们使用编织针、穿织针等等的熟练程度是如何转化为逻辑思维的发展的。这对你来说可能听起来很奇怪，但它却属于生活中一个更隐秘的事实。

不良或错误思维的根源并不总是存在于一个人天生的智力能力中。在一个人的成年生活中，被揭示为人类智力的东西，必须追溯到整个人类。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通过实际活动表达的东西不仅与人的头部本身密切相关，而且还与它对一般属于头部领域培养的所有东西产生影响的方式密切相关。

如果要进入教育领域，就必须引导儿童走向一种实际的、现实的人生观。人智学并不希望把任何人引入一个神秘的“云杜鹃之地”。它不想让人们远离现实生活。相反，它寻求引导人们进入充实的实践生活，使他们真正开始热爱实践工作。例如，在我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除非他也能以某种方式制作一双鞋子，如果情况需要的话，而且除非一个人能够充分参与所有的人类活动。所有的专业化，无论它在生活中多么必要，只有当人们能够在生活中完全站起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才能以一种治愈的方式工作。当然，并不是每个成年人都能做到这一

点。然而，这就是我们教育的目的，因为我已经冒昧地向你们介绍了它。

如果我们这样引导我们的学生从”做”到观察，最后到实际参与，包括进行科学实验——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引导我们的学生从通过充满人类感情的观察来培养他们的意志生活，最后到更多的智力工作——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切，那么我们就遵循了一个能够在他们的灵魂和精神中播下种子并在他们的一生中结出果实的课程。老师们必须时刻牢记这种生命的完整性。

为了找到道德的起源，人们进行了大量的思考。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抽象的时代：我们对人类的道德意识如何进入生活以及它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位置进行哲学思考。但是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的时代是理性主义和抽象主义的时代，我们还没有在现实中找到它的源头。让我们认真考虑这样一种想法，即在第二个牙列和青春期之间，儿童的本性就是自由地屈服于代表整个世界的教师对儿童的权威。让我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在这种权威的影响下，孩子接受了进入他灵魂的一切。如果我们这样做，那么我们就会在我们的教育中采用这种思路，给孩子一个教育者和老师的形象，作为一个活生生的道德例子，一个道德被人格化的例子。仔细听我说：教师不会通过道德说教来灌输道德态度。对孩子来说，他们是道德的化身，所以他们真的没有必要去道德化。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会被认为是正确的；无论他们不做什么都会被认为是错误的。因此，在孩子和老师之间的生活接触中，一个完整的关于生活问题的同情和反感系统将会发展。通过这些同情和厌恶，一种对人类尊严和适当参与生活的正确感觉将会发展。在这个年龄，我们也许可以看到从孩子灵魂深处浮现出来的东西，有时只需要正确地解释。

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某些情感的影响下，一个孩子是如何脸红的。脸红最重要的原因是羞耻感。我在这里并不是想到羞耻，而是想到它更受限制的、与性有关的意义。我说的羞耻是一种广泛而普遍的感觉。例如，当一个孩子做了一些事情，根据他已经形成的同情和厌恶的体系，这些事情一定看起来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好的，这就会引起一种羞耻感。这个孩子好像想要躲避这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维持生命的血液会涌向外围。这孩子真正的灵魂似乎是想把自己藏在脸红的背后。当一个孩子必须面对来自外界的威胁时，可以看到另一个极端。然后我们看到那孩子脸色苍白。这两种现象——人类脸上的脸红和脸色苍白——表明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它们表明了同情和反感的系统。

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继续追踪一个孩子灵魂中的羞怯和苍白，我们会发现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在一个孩子的第二次牙列和青春期之间在教育领域所培养的后果。这不是一个道德教育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生活的问题。通过老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善（好）的东西跨越到同情和反感的领域。它们以苍白和脸红的方式向外表达自己，这种方式是由灵魂产生的，或者是当感觉的内在生活受到威胁、被摧毁或者瘫痪时，或者是当它感到羞愧时。因此，适当的感觉，或一个真正和真正的人类尊严的感觉的整个复合体，产生在儿童。在孩子和老师之间这种多变的、流动的关系中发展一种活生生的道德是至关重要的。请记住，昨天我描述了人类有机体的成员，以太身在时间中工作。当孩子达到性成熟时，人类有机体中的另一个更高级的成员就来迎接以太身。也就是说，在性成熟的年龄，人类的星芒身，在人智学中被称为，来迎接以太身。在这个阶段，儿童的同情和反感系统发展成为一个人的道德态度。它是将人类置于世界之内的星芒身。它比以太身更紧密地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以前由老师的艺术方法培养起来的同情和反感的体系，现在变成了灵魂的道德态度。

这就是青春期奇妙的秘密。它是儿童以前作为生活道德而存在的东西的变形记，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道德感和道德原则。这种蜕变发生在一个全面的范围内。情色的一面只是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只有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人们才会在性的背景下看到最重要的问题。这种变化的真正和根本方面必须从一个奇妙的秘密中看出来，那就是最初通过儿童的直接和即时经验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东西，现在在有意识的道德感中看到了光明。

正如一株植物扎根于土壤之中一样，世界上所有与有意识的道德感有关的东西——生活在社会和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具有道德性质的东西——都扎根于土壤之中，这种植物在艺术上和审美上都被培养成一种在第二次排牙和青春期之间产生同情和反感的系统。

与其试图在哲学抽象中寻找人类善的起源，观察具体的现实更有成效。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现实生活中的善？”他们说，现实生活中的善是我们成年人在我们讨论的这个时期通过学生的权威意识所能够培养的结果。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观察整个生活。我们观察孩子在内心巩固学习期间的情况。在这些年里，孩子的灵魂仍然与物质有机体紧密相连。只有在 35 岁左右，一个人的灵魂才会开始从物质身上有所放松。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尽管，不幸的是，我们经常别无选择。在那个时刻，当我们的灵魂和精神从我们的肉体中解放出来时，我们可以在我们内心保持活跃的感觉、意志和概念的冲动，这些感觉、意志和概念的冲动能够进一步成长，并在童年时期植入我们的灵魂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记得在学校里的经历，而且可以一次又一次地重温它们，从中找到不断更新的生命力量的源泉。虽然我们的四肢自然而然地老去，满脸皱纹，头发花白，甚至可能患上痛风，但我们仍然保持着一个新鲜和年轻的灵魂，即使到了成熟

的老年，我们也可以再次变得年轻，而不会变得幼稚。有些人，也许在五十岁的时候，作为第二波年轻力量的经历，是灵魂通过教育变得足够强大的结果，不仅在有强壮体格支持的情况下，而且在它需要退出身体的时候，灵魂能够很好地运作。

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不仅必须处理向学生传授实际科目的事务，而且还必须承担责任，保障学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内的内心幸福和安全感。

这就是我们如何能够预见我们通过教育和学校课程在儿童时期灌输的东西的后果。但是我们也可以追随社会生活的后果。社会道德是一种植物，它植根于孩子们在七岁到十四岁之间接受教育的课堂。而且，就像园丁会看他花园的土壤一样，社会也应该看“学校的土壤”，因为道德和善良的基础就在这里。

人智学寻求的是能够同时满足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人类知识。它希望丰富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它也希望在教育中实现理论和实践的丰富。

在仅仅两堂课中，我不可能给出比几个指示更多的东西。人智学将继续深入研究。迄今为止，在教育学基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只是一个不大的开端。在多纳赫，在圣诞节，我将尝试扩展我们的人智学的教学方法在一个完整的系列讲座，开放给更广泛的国际观众。我希望用我在这里给出的少数指导方针表明，在人类学中最重要的不是导致世界某种概念的理论或思想形式，而是现实生活本身。这在教育领域当然是如此，尽管它经常被忽视。人智学通常被认为与生活疏远的。当然，它也不想这样。人智学不鼓励精神知识的追随者逃入“云雀之地”，从而疏远他们的生活。

它努力追求精神知识，以便精神能够在所有的创造性中得到体验，在所有的物质存在中发挥作用。这种精神是创造性的，可以从斯图加特的自由华德福学校的小小成功中看出来。教育我们的学生绝不是华德福学校的唯一任务。许多附属活动也在那里进行。只要我能到那里，我们就开员工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几乎每个学生都被单独讨论，不仅从作出判断的角度，而且从我们如何以及从每个孩子的个性中学到什么的角度。这样的讨论已经产生了非常好的结果。

长期以来，我一直想知道大多数男孩或女孩是如何影响一个班级的，因为我们有男孩占多数的班级，有女孩占主导地位的班级，还有一些班级男孩和女孩的数量或多或少是平衡的。从与这些班级的个人接触来看，永远不可能预先确定男女关系的影响：无法估量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了作用。但是，女生占多数的班级与男生占多数的班级有很大的不同——当然不是更好也不是更坏，但是都是非常不同的。同样，一个数字更加均衡的班级有着非常不同的特点。然而，有些东西已经形成了，特别是通过我们在会议上与学生的进步一起工作——这些东西已经在我们写学校报告的方式中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华德福学校的精神”。当我们谈到这所学校时——我谦虚地说——仅仅谈论它的二十五到二十八名教师已经不够了，还可以谈论华德福学校的精神。

这种华德福学校精神把它的生命和存在传播到学校之外，直接传播到学生的家庭。因为我知道这些家庭收到我们的年度报告是多么高兴，我们的孩子带他们回家是多么高兴。我不想得罪任何人。如果我提到个人特质，请原谅我——但是我从来没有能够正确地区分不同的等级或分数，比如 b 和 b 之间，或者“接近满意”和“满意”之间的

区别。鉴于所有这些不可估量的因素，我总是发现不可能辨别出这些分数所表示的差异。

我们在报告中不使用这种标记。我们只是简单地描述学生在一年中的生活，因此每一份报告都代表着老师个人的努力。我们还在每份报告中列入了一首为这一年特别挑选的诗歌，这首诗歌是为了照顾孩子的个性，使他们能够用这些词语生活，并在其中找到内在的力量，直到下一个学年结束时出现一首新的诗歌。这样，这份报告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事件。继续下去，老师很有可能在报告中写下一些强有力的家庭真理。孩子们会接受他们的镜像，即使他们并不完全是令人愉快的。在华德福学校，我们不仅通过教师和学生之间发展起来的关系，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其他一些我可以进一步详细描述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华德福学校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成长；它是一种有机的存在。当然，我说的是图片，但即使是这样的图片也代表了现实。

我们经常被告知，“不是所有的老师都是完美的。在教育方面，一个人可以拥有最好的原则，但这些原则却建立在人性的弱点之上。”然而，如果我所说的活的精神——来自人智学的人类知识——存在，如果我们能以正确的方式回应它，那么，通过它，人类可以成长和成熟。当我告诉你，华德福学校的老师们通过华德福学校的精神已经大大成熟时，我希望我没有说太多。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能感受到它的存在。他们在它的指导下成长和发展。他们可以感受到他们有多少个人天赋，对华德学校的生活做出了贡献，变得独立，融入了同质的精神，以及这种精神是如何在所有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身上发挥作用，以我所描述的方式种下了对学生一生都有价值的胚芽。我们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现象来感知它。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能力较差的孩子，有必要将他们中的一些人与同学分开。因此，一位非常敬业的老师组织了一个补习班。每当一个学生应该参加辅导班时，他或她的班主任必须忍受痛苦的挣扎，除非有最紧急的原因，否则没有学生被转到辅导班。如果我们仅仅按照一个固定的计划进行，许多孩子将被送到那个特殊的班级，但是一个老师经常坚持让一个孩子留在他或她的同学中间，尽管可能涉及到巨大的额外负担。

我提到这些事情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描述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必要表明人智学能够提供一个处理生活现实的健全的教学基础——一个导致一种精神的教学基础，这种精神将承载一个人而不需要被承载，就像一种抽象的精神形式那样——那么我将不谈论它们。这种活着的精神是我们腐朽的文明所需要的。我们应该能够在一般生活的背景下考虑每个人的生活问题。

有一个问题，通常被称为当今最紧迫的问题，就是所谓的社会问题——它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兴趣。除了一些积极的方面之外，这个社会问题还带来了可怕的痛苦——我们只需要想想东欧正在发生的事情。它有很多方面，其中之一无疑就是教育和教学。人们甚至有理由声称，如果不从社会角度致力于教育问题，如果不深入了解人的本性，社会问题及其在生活各个领域的所有影响就很难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上。人智学渴望诚实而严肃地处理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年轻人的教育问题。

奇怪的是，在我们这个抽象和知性的时代，一个关于精神和文化生活的概念已经完全丧失了。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古希腊，我们仍然可以找到它。根据这个概念，学习和教学是同时治愈和给予健康的过程。在古希腊，人们仍然意识到教育使人类健康，作为灵魂和教育内容的给予创造了一个疗愈的过程。在人类进化的希腊阶段，教师也觉得自己是最广义的医治者。当然，时代在不断变化，人类发展的特征也在不断变化。概念不能保持不变。今天，我们不能回到罪恶人性的概念，也不能在这个孩子身上看到我们必须治愈的罪恶人性成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只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医学。然而，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教育如何影响一个孩子，我们在孩子的灵魂中创造了给予健康或诱发疾病的效果，这当然也影响到他的身体状况时，我们就更正确地看到了这种情况。

人智学的教育学和实践希望做出自己的贡献，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人类可以在其既定的倾向范围内尽可能在精神、灵魂和身体上健康地发展。人智学希望找到能够对人类产生治愈影响的教育原则和方法，以便我们给予儿童的东西和我们在儿童身边所做的事情，尽管在有限的意义上并不等同于医学，但却成为一种将人类生活转向治愈方向的方式——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的身体。

问题与答案

在第一次讲座中，有人试图进一步澄清关于 9 到 10 岁儿童不朽的问题。

鲁道夫施泰纳：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一个明确的不朽问题本身。但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是这个年龄段儿童复杂生活状况的一部

分。当我说到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经历了一种新的形式，一种蜕变，相对于以权威为基础的教师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我并不认为我表达得不够清楚。以前，这个孩子只是简单地仰望老师。这不是基于任何政党的政治态度，而是基于孩子的发展。在第二次牙列和青春期之间，一个孩子只能感觉到，我的老师所说的是我的灵魂必须相信的；我的老师所做的是对我的一个命令。在那个时期之后，当孩子们看到他们老师的榜样时，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的老师也是仰望更高的权威的。他们模糊地感觉到权威不再存在于这个世界，而是退回到了神圣的精神世界。简而言之，生活在教师与超感性世界的关系中的东西，不应该进入孩子的感受的生命之中。

一个孩子不可能用这么多的话向老师提出关于不朽的问题。但是，孩子的整个行为表明，它依赖于老师意识到，通过她或他所掌握的权威，孩子希望被带入与超感官的关系。如何这样做取决于每种情况。一种情况很难与另一种情况相似。例如，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孩子，在经历了以往那种开朗的状态之后，进入学校后，情绪低落，郁闷了好几天。如果一个人有必要的经验，他就会知道这种忧郁的状态是我们所讨论的情况的结果。有时，没有必要就孩子变化的原因进行明确的对话。仅仅是老师与孩子相处的方式，在这种沉思的日子里，老师与孩子亲切地交谈的理解方式，本身就可以引导孩子走过某个深渊。这不是智力意义上的深渊，而是与孩子灵魂的总体构成有关的深渊。你会在那里发现不朽的问题，不是明确的，而是隐含的。这是一个关系到整个生命的问题，这个问题将在孩子身上产生，以便他或她能够学会去感受，我的老师不仅是一个普通人，而且是一个表达人类与超感知世界关系的人。这就是我想补充的。

鲁道夫施泰纳：

又收到一个书面问题，我想简单回答一下。问题是：“是否有可能在整个生命中遵循七年的节奏，以及各种各样的变化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

事实上，对于那些能够观察到生活中更为亲密的变化的人来说，这些节奏在生命的早期是可以清楚识别的。例如在牙齿变化和青春期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看到，身体的变化发生了，与灵魂和精神的变化同步。这种不断变化的生命周期也存在于后来的生命中。随着人类的进步，它们变得不那么显眼，而且奇怪的是，它们变得不那么与众不同。我也可以说他们变得更加内向。鉴于我们当代看待历史的更多的外部方式，提到在人类进化的早期阶段，这样的生命周期在后来的生命中也是可以明确识别的，也许并不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人类在过去有着不同的灵魂状态，人智学可以对此进行研究。我必须补充的是，人智学并不像我们知性的时代的现代历史研究那样依赖于书面证据。我不是在指责；我只是在描述。例如，当我们回到更早的时代，我们注意到人类是如何期待着老年的到来，仅仅是因为他们在遇到其他老人时所经历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不带偏见地回顾人类的发展，就可以发现这一特点。现在，人们不再期待老年时期，因为到了那个时候，生活才会揭示出某些人只有在那时才能做好准备的事情。这是因为不同生命阶段之间的明显区别已经逐渐模糊了。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观察事物，我们就会发现，今天我们几乎无法区分大多数二十八岁或三十岁以上的人的这种发展。在这个时期之后，在我们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中，发展时期变得非常模糊。在那个被称为先祖时代的时代，那个人们仍然仰望老年的时代，人们知道这个生命力衰退的时期仍然可以为人类提供独特的经历。尽管身体变得越来越僵化，灵魂却越来越多地从身体中解放出来。在身体提升生命的力量的时期，灵魂的亲密体验与在生命另一端经历的体验确实是非常不同的。

但是我在讲座中提到的，在一个身体硬化的身体里，这种再次变得年轻的过程，也给了老年人一定的力量。如果我们回顾古代，我们会发现这种力量。我相信，古希腊人之所以看到这一点，不仅仅是因为荷马，也包括其他诗人，他们在灵魂从日益恶化的物质身中解放出来的时候具有创造力。(我现在不是在说地球上是否曾经有过我们称之为荷马的人。) 我们拥有的许多东方智慧，在吠陀经中，尤其是在吠檀多(Vedanta)的哲学中，都来自于那些在老年时变得更年轻的灵魂。

当然，如果不模糊不同生命阶段之间的区别，人类自由的进步是不可能的。然而，以一种更亲密的方式，它们至今仍然存在。而那些已经获得了某种自我认知的人，很清楚一个人在 30 多岁时可能经历的事情，在 50 多岁时似乎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即使它仍然属于同一个灵魂，它仍然以不同的细微差别出现。这些细微差别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变得如此抽象，不能通过对生活的更精细和更亲密的观察来感知什么是精神上的真实。然而，这些相继发生的变形，仍然存在。即使在我们这个社会动荡的时代，似乎没有多少时间来处理这些私密问题，但总有一天，人类将再次得到充分的观察，否则，人类将走向灭亡和衰败。为什么缺乏对人类进行真正观察的愿望？在观察外部自然方面，我们确实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无论谁知道植物和动物物种是如何被最详细地探索的，以及外部事实是如何被彻底地观察到的，都不会认为不可能有一天对外部自然的研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极具洞察力的观察不会同样适用于对人类的研究。这种现象最终何时以及如何发生，目前还不得而知。无论如何，可以正确地说，教育艺术的发展程度将达到对人类的透彻观察和以后生命各个阶段的变化。

我想再回到我昨天说过的话，也就是说，任何在童年没有学会祷告的人，到了晚年就不能祈祷了，因为这不仅仅是一幅图画所暗示的。儿童时期产生的尊重和奉献在很大程度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转化为一种对人类环境——特别是对儿童——有治愈作用的力量，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祝福的力量。一幅画，例如在生命的第九年或第十年交叠的手的画，将在生命的第五十年或第五十五年变成祝福的手——这样的真理不仅仅是一幅画：它显示了人类生命过程中内在的有机相互关系，这些关系在这样的变化中表现出来。正如我之前所说，这些阶段在以后的生活中会变得更加模糊。然而，尽管它们不那么明显，但它们确实存在，它们需要被研究，尤其是在教育艺术方面。

第7讲 教育及戏剧

埃文河畔 斯特拉特福 1922年4月19日

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要感谢“教育新理想”委员会邀请我在莎士比亚节期间做两次演讲。的确，我在这个莎士比亚节上用德语谈论戏剧与教育的关系绝非偶然。对莎士比亚来说，通过他的戏剧作品，他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也是一个人格，通过他的作品，对整个人类的生活具有巨大的意义。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戏剧和教育的联系是历史性的，因为戏剧家莎士比亚是歌德的老师。研究歌德的传记不仅是事实上的，而且是以一种敏锐的精神的内在眼光，我们意识到歌德从莎士比亚那里获得的远远超过戏剧形式的外在特征。歌德他从莎士比亚那里汲取了他早年吸收的全部教育精神。他提到有三位伟大的导师为他的人生指明了方向：莎士比亚、植物学家林奈和哲学家斯宾诺莎，因为歌德在很小的时候就反对林奈的自然观。从斯宾诺莎那里，歌德只能学到一种外在的表达方式，即哲学语言。从哲学中，歌德不能学到他自己的世界观，他对自然界和宇宙内在必然性的洞察力，他是从意大利的艺术作品中学到的。他对世界的看法是一种艺术的看法。斯宾诺莎只给了他用哲学术语来表达的方法。

然而，在他精神的内部结构中，歌德仍然忠于莎士比亚，即使在他的戏剧艺术中，已经超越了一种更古老的形式倾向。就这样，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教育家和引导者陪伴着歌德一生。

歌德的精神与莎士比亚的精神有着内在的联系。因为歌德自己非常亲密地描述了他是如何让莎士比亚的精神影响

他的。歌德喜欢接受莎士比亚，不是通过看他的戏剧在舞台上表演，而是通过让他们以简单、安静的朗诵方式读给他听。他闭着眼睛坐着聆听，把自己从日常知识生活的领域中解脱出来，深深地沉浸在他内心深处的人性之中。这就是歌德希望莎士比亚精神进入他的方式。

在多纳赫，我们努力以歌德的精神工作。那里的精神科学学校是由人智学的世界运动建立的，它被命名为歌德馆——不是因为我个人希望如此，而是最重要的(这里可以强调)是因为我们的英国朋友的希望——因为歌德精神将在多纳赫得到培养。在歌德馆，我们正在培养一种精神生活的方向，引导我们对人类教育的新理想有一个明确的理解。我们已经能够将这些理想应用于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这所学校与多纳赫的精神科学学校和歌德馆紧密相连。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对精神文化生活的实现产生了强烈的渴望。埃米尔·莫尔特在斯图加特建立了这所华德福学校。我的任务是提供教学方法和教育实践，这些方法来源于对人性更深层次的精神洞察。也许我可以说几句关于构成华德福学校教育实践背景的精神知识源于多纳赫正在培养的人智学的知识。

我知道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人相信人们在多纳赫吸收各种各样的幻想，鼓励某种模糊的神秘主义。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我们希望正确地评判多纳赫方法，我们必须准备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精神和精神生活的一个真正的新方向正在那里培育。我想用一个词来描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知道，这个词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非常令人担忧的，因为毕竟，所有超感官本质的事情在今天仍然让许多人感到担忧。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毫无保留地公开说出这个词。在多纳赫应用的方法可以被称为“精确的千里眼”。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千里眼。我们通过这种洞察力所理解的东西，

并不是病态地来自人性中未知的深度，而是以科学的尽责性来发展和应用的——这种尽责性不亚于外部自然科学家在其科学思想中必须培养的那种尽责性。为了达到这种“精确的洞察力”和实践，它需要人类灵魂的应用不亚于数学家或实践自然科学家的应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运用这种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唤醒了人类灵魂中真正的知识和感知能力。通过这些能力，一个人能够看到超越外部世界的事物，这些事物已经在过去三四个世纪的文明中留下了他们的印记。一个人开始能够感知到隐藏在整个宇宙、所有创造物，尤其是人类本性之下的超感性的现实。

通过一个严格有条不紊的过程获得这种精确的洞察力，我们就能够认识和了解我们内在的生与死之间的精神的、超感知的现实。当我们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看起来只是一个物质的有机体。在现实中——现代科学可能会对此提出质疑，但这可以通过精确的透视变成绝对的确定性——一个超感官的有机体渗透到物理有机体中。它是一个由力组成的有机体。在我的著作中，我称之为“形成为力的有机体”。它只是由一系列力量构成的——然而，这些力量在内部发挥作用。

这是第一个通过精确的透视观察到的超感官的现实。它与古老的、不科学的关于生命或生命力的概念毫无关系。相反，它是一种进入超感官的知觉领域的东西，其清晰程度与色彩和声音进入视觉和听觉的普通感知领域的清晰程度相同。

然而，对形成为力的有机体的准确洞察，只是一个人在超感知中所达到的第一阶段，这个人看到超感知的内在人类在出生和死亡之间的物质有机体中工作。更进一步的阶段导致对人类中超感性成员的感知，这个成员在人类从精神世界下降到通过出生与物质身结合之前就已经存在。这是

超感性的人类有机体，在死亡时再次进入精神世界，当物质身和形成力量的身体，如上所述，都屈服于腐烂。

通过这种精神预言的力量，精确的洞察力将纯粹理性的
东西与人类精神或超感知的观点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它
统一了科学和宗教。另一方面，它也能给生活中的艺术元
素以新的推动力。因为如果没有它，我们就无法用我们在
对待外在自然时所习惯使用的普通自然法则来解释超感性
有机体——形成力量的主体——在出生和死亡之间对人类
的作用方式。这一点必须艺术地把握和理解。只有通过将
传统的科学方法提升到对世界的艺术感知，我们才能理解
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是如何将其带到地球和进入精神世
界的力量再次组织起来的。

现在，如果我们作为教师——作为教育中的艺术家——
对人类进行研究，我们就必须与他们超感性的、创造性的
原则建立联系。因为教师和教育者的工作就是基于这个原
则。外在的艺术作品可以通过幻想和想象来创造。但是，
作为一个教育者，一个人只有能够进入与超感性的创造元
素，生活在人类自我中的超感性的联系，才能成为一个艺
术家。人智学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可能，因此为教学和教
育的艺术提供了基础。

如果我们想象一个雕刻家在雕刻一个人物，当它完成后，
就会活过来，然后走开，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艺术家会指
望他的作品留在他或她离开的时候。但是，作为父母和老
师，我们正致力于一个孩子，他不仅活着，而且成长，并
继续发展。当教育者们完成了他们在孩子身上的工作，他们
就处于一个艺术家的位置，他们的工作将继续发展。对于
这一点，哲学是不够的，只有教学原则和方法可以：精
确的透视。我想用一幅图画来总结我们在这样的艺术教育
中应该如何工作——因为艺术教育最终是我们华德福方法
的伟大原则。我们知道，一个孩子的头，胳膊和腿持续生
长和发育。整个有机体都在发育。同样，我们必须认识到，

我们面前的这个孩子只是处于一个孩子般的阶段，我们带给他的任何东西——一个孩子通过我们的教育获得的所有东西——都将随着孩子的一生一起成长。

华德福教育，我们歌德馆正在努力培养和传播到世界上，播种的东西，可以成长和茁壮，从幼儿到老年。有些男人和女人在老年时拥有奇妙的力量，他们只需要说话，他们声音的基调，他们说话的内在品质，就是一种祝福。我们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有些人能够举起他们的手并产生真正的祝福的影响？我们的教育洞察力告诉我们，只有那些在童年时学会祈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才能尊敬他人。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所有正确地学会双手合十祷告的儿童，在老年时都能举起双手祝福。

现在我想谈谈我们如何努力寻找正确的教学法和教育实践。

人的生活会产生许多幻觉。当谈到教育的任务时，最大的幻想是可能的。我们可以宣扬极其透明的教育理想，这些理想吸引着我们的心灵和思想。一开始，我们甚至可以和他们一起进行说教。但是，在教学和教育的现实生活中，我们需要一些完全不同于这种智力知识的能力，甚至是我们的内心的善意，我们希望在我们正在教育的人类身上发展什么。例如，想象一下，一个老师的天赋并不高于平均水平，因为不是每个老师都能成为天才，他必须教育一个孩子，而这个孩子以后会成为天才。这样的老师所设想的他或她的理想很少能灌输给这样的孩子。但是，一种建立在精确洞察力基础上的教育方法知道，在人类的内心生活中有一个最深处的核心，教师或教育者必须简单地为这个个

体核心准备和铺平道路。这种内在的个性总是教育自己，通过它在周围环境中的感知，通过它从生活中得到的同情（融合感）和从生活所处的环境中得到的同情（融合感）。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只能间接地进入孩子最内在的个人核心。他们必须做的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形成和教育孩子的身体和灵魂生活，根据他们所提供的教育的本质，成长中的孩子会遇到来自教师的身体性格、气质和情感生活的最小的障碍。

这样的教育只有在我们真正看到人类灵魂在童年时期是如何在身体内部和身体上运作的时候才能实现。一个孩子的内在身体本性，当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是如此的有组织，以至于它实际上可以被描述为一种感官有机体，尽管这听起来很奇怪。在七岁左右牙齿发生变化之前，整个孩子是一个伟大的感觉器官。

它不仅能从行为中得到印象，还能从教育它的人的思想、

感受和情感中得到印象。

一个小小的孩子就这样屈服于环境，同时又是一个小小的雕塑家，雕塑着他的整个人性。

在孩子出生后的头七年里看到他自我雕塑的这个内在秘密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正如我所说的，七年只是大概的——它一直持续到牙齿发生变化)。

我们如何对孩子说话，不管我们是否告诫他，我们在孩子面前说话的方式，我们说话的方式和我们所有的行为，所有这些都塑造性地进入孩子的内心生活。

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想象孩子在早年从我们的训诫、我们的道德说教、我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与他们交谈中获得任何东西，这只是一种幻想。

在孩子面前，我们应该采取行动，比如说，只考虑我们希望孩子接受的东西。

这一切都在孩子大约七岁时脱掉乳牙时发生了变化——这个确切的时间不能被当作是学究式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在儿童身上可塑性工作的精神元素不仅掌握着神经和感觉系统，而且还掌握着肺、心脏和循环系统——机体的整个内部节奏。

在灵魂的生活中，这种精神元素与感受和幻想的生活联系在一起。

因此，虽然我们说，直到大约七岁，这个孩子是一个内在的雕塑家，从那时起，直到十四岁——一直到青春期——我们可以描述这个孩子是一个内在的音乐家。

我们不能用抽象的概念来教育这个年龄的孩子。

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面前的孩子想要通过音乐和内在节奏渗透到他或她的全身。

如果我们能满足孩子内在的音乐节奏需求，我们就能正确地教育孩子。

因此，从七岁到十四岁的所有教育都必须基于对所教科目的艺术方法。

起初，塑形和雕塑元素仍然在工作。书写和阅读不是抽象的，而是从艺术感受中衍生出来的。音乐教学被引入，并被扩展到优律诗美——实际上是整个有机体的节奏。在优律诗美中，肢体运动的意志和喉部及邻近语言器官的运动倾向转移到全身及其多个运动部位。喉部在空气中产生运动，从而发出声音。在优律诗美中，整个身体变成了语言的运动有机体。我们看到孩子们对优律诗美的运动语言感到内心的满足，就像小孩子对声音的口头语言感到满足一样。

从改变牙齿到青春期，所有的教学和教育都蕴含着一种艺术元素。艺术元素也存在于我们能够在艺术本身领域教授的东西中。起初，孩子们天生倾向于把造型意识发展成内在的音乐生活，他们能够接受我们通过抒情诗所能带来的东西。然后，随着第九或第十年——在一个孩子的早一点的时期，在另一个孩子的晚一点的时期——史诗意义上的觉醒。我们现在可以用史诗和诗意的叙述来见到这个孩子了。然后，在每个孩子相当确定的时刻——大约 12 岁左右——当性开始接近时，我们可以观察到孩子是如何接受戏剧元素的。对戏剧性的需求被唤醒。如果我们察觉到孩子的发展，这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并不妨碍教师们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在他们自己身上拥有戏剧性的元素。事实上，如果教师整体缺乏这种戏剧性元素，他们就不能培养优律诗美，也不能培养抒情诗和史诗。但是从十二岁开始，孩子就需要并且需要生活中的戏剧元素。

这也是一个时代，我们开始从纯粹的艺术教育过渡到智力教育的第一要素。在此之前，抽象概念和智力不应该受到重视——例如，在自然研究和自然科学的教学中。事实上，如果一个人在童年时期过早地被强迫接受抽象概念，他的整个生活就会受到损害。在十二岁之前，所有的教育都应该建立在艺术和节奏的基础上。但是，随着第十二年的到来，我们开始在我们学校引进一些智性的元素——例如，在历史的教学中，所以现在，作为智力因素的对立面，孩子需要戏剧性的活动。

在斯图加特的华德福学校，我们试图用这种方式来发掘孩子的天性，我们看到一群十三四岁的男孩走过来说，“我们一直在读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现在我们也想表演一下。”因此，当我们小心翼翼地在适当的年龄开始发展智力时，年轻的人类本性自然地要求戏剧元素。如果我们

能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给孩子们带来正确的东西，这就会发生。学生们自然而然地说，他们对演出《凯撒大帝》感到非常高兴，这比看专业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更有趣。我们也不能怀疑，是莎士比亚在华德福学校的男孩们身上唤起了这种内在的戏剧性需求。因为我们知道莎士比亚身上有一些东西，甚至连歌德也可以从中学到戏剧的本质。莎士比亚笔下的东西进入孩子的灵魂和思想，成为孩子强大的推动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想结束今天的演讲。星期天，我将不得不再次谈论莎士比亚与新的教育理想有关的问题。也许我在一个关于教育和戏剧角色的简短演讲中所说的，可能对这个荣誉教育社会的努力有所贡献。我们一方面看到莎士比亚的世界历史人物，另一方面看到教育的重大任务，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虽然许多理想是我们现在生活所必需的，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将是教育的理想。

鲁道夫施泰纳笔记

(1922年4月19日在斯特拉特福的演讲)

这是一种基于人智学的教育艺术。它不同于其他当代潮流和世界观。它取决于可以发展的观念。教育：孩子的自由个性不应受到干扰。我们要给年轻人一个生命的有机体，他或她可以适当地使用。如果我们以正确的人类理解来面对它，灵魂就会发展。灵魂会找到进入精神世界的路。但是物质身需要教育。

0-7岁。人是从头发展起来的，小孩子完全是一个感觉器官和一个雕塑家。

7岁以下的孩子。婴儿：睡眠很多，因为它的整个身体就像一个感觉器官，每个感觉器官都在感知状态下睡觉。当人睡着的时候，感官是清醒的。世界的秘密在于感官，太阳系的秘密在于胸部器官。感官不是用来感知的，而是用来塑造有机体的。

第七到第十四年。人类是从呼吸和循环系统发展起来的。孩子完全是一个倾听者和音乐家。

学习书写——不要太早——之后学习阅读——算术——作为分析。

第九到第十年。转折点。一个人可以开始谈论外部世界作为外部世界-但通过描述-这将协调增长的趋势。在孩子身上，灵魂对身体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强大影响。

14-21年。人类变成了一个充满幻想和判断力的人。十二岁以后，他或她可以成长为戏剧元素。接下来的一生中，有些东西会保留下。在此之前，人格分裂是不好的。

通过歌德与莎士比亚的关系，“戏剧与教育”的问题在历史上被提出。

戏剧和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答案将是：是什么吸引了歌德到莎士比亚？歌德提到了三位老师：林奈、斯宾诺莎和莎士比亚。从一开始，他就站在前两者的对立面。但是他仍然忠于莎士比亚，尽管歌德本人在他的戏剧作品中采取了不同的创作方式。莎士比亚吸引歌德的地方在于莎士比亚逃避逻辑的推理。如果一个人想要逻辑地解释莎士比亚的戏剧，他就会和那些想要逻辑地解释梦境的人处于同样的位置。什么时候把这个因素引入教育是正确的？华德福学校是建立在艺术元素之上的。但是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所处的位置与其他艺术家不同。他们不是在用他们可以永久塑造的材料工作；他们是在用人工工作。华德福学校的方法建立在人智学的基础上。精确的洞察力。练习思考和意愿。通过这些来认识：孩子——作为感官器官和雕塑家——以及随后的音乐家和音乐听众。

戏剧：古老的亚里士多德定义：悲剧中的恐惧和同情。面对比自我更高层次的东西的人。对别人的不幸感到满足和幸灾乐祸。一个人面临着一种从属的状态。在学校里，戏剧只能在青春期开始上课。但是所有的教学都必须注意戏剧元素。戏剧元素逃脱了理智的控制。因此，它被用来制衡学生智力的培养。抒情诗强化情感——史诗改变思维。

因此，孩子的话语通过抒情变得内在。他们通过史诗变得世俗。

悲剧唤醒了复杂的情感：恐惧和同情。

喜剧唤醒自我满足感，并对别人的不幸幸灾乐祸。

喜剧：人类接近内在的灵魂。

悲剧：人类接近内在的物质。

Tasso 和 Iphigenia：是艺术问题的解决方案

浮士德：代表了人性的问题

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是一位戏剧实用主义者的创作，创作者与观众有着密切而亲密的接触。歌德：这部作品研究的是单个人的人性问题。莎士比亚体现了某种梦想。

莎士比亚的不可能。在舞台的外围布置上寻求支持。因此，人们的兴趣集中在角色本身。为了充分享受莎士比亚，歌德表面上设计的条件接近于梦境。

人们总是试图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寻找逻辑。然而，他们的指导不是逻辑，而是图像元素。

第 8 讲 莎士比亚与新理想

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1922 年 4 月 23 日

注：这次讲座的笔记中有许多空白，但由于缺乏速记版本，无法核对其准确性。

从今天演讲的主题“莎士比亚与新理想”的宣布来看，可以预期，我首先要讲的是新理想。但我相信，今天谈论新的理想并不是那么必要，而是谈论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即：我们这个时代的男人和女人如何重新获得追求理想的力量？毕竟，谈论理想并不需要什么强大的力量；事实上，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谈论这些伟大问题最多的人，用抽象的语言从他们的智力中扩展美丽的理想，是那些缺乏将理想付诸实践的力量的人。有时候，谈论理想只不过是为了超越生活的现实而在头脑中坚持幻想。

然而，在这个节日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谈论什么是精神上的现实。因为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生活在他所创造的精神世界中，他生活在精神世界中，就像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一样。因此，让莎士比亚进入我们的思想和灵魂，可能正是给予我们今天的男人和女人追求理想、追求真正的、精神上的理想的力量和内在冲动的激励。如果我们牢记许多现代理想是多么短暂，现在是多么短暂，而许多古老的理想是多么坚定，它们的有效性仍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我们就能正确地看到我们真正的理想。难道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或那个宗教的广泛信徒圈子，

他们把他们内心最深处的精神生活和灵魂的内在活动建立在过去的某些事物上，并从中获得精神提升的力量吗？因此，我们要问，为什么许多现代理想，尽管它们是美丽的，并且被许多人以极大的热情持有了一段时间，不久就消失在云端，而古老的宗教或艺术理想，不仅在几个世纪，甚至在几千年里，将它们的全部力量带入人类？

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我们就会反复地回到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我们现代的理想通常不过是知性（智力）的影像，但旧的理想是从现实的精神生活中获得的，是从当时人类固有的一种明确的精神状态中获得的。智力永远无法从人类的内心深处给予他们真正的力量。正因为如此，许多现代的理想在我们听到之前就已经消失和消失了，通过古老的宗教信仰，或者通过古老的艺术风格，通过古老的古代。

带着这些想法回到莎士比亚，我们知道他的戏剧作品中蕴藏着一种力量，它不仅总是给我们带来新鲜的热情，而且还在我们内心燃烧——在我们的想象力中，在我们的精神天性中——在我们自己的创造力中。莎士比亚有一种奇妙的永恒的力量，在这种力量中，他是现代的，尽可能的现代。

在这里，从人类理想与莎士比亚之间的联系的角度来看，我可能会想起我上周三提到的，即莎士比亚对歌德的深刻影响。关于莎士比亚的无数书籍和论文都是出于学术上的聪明才智——非凡的聪明才智。就拿所有关于哈姆雷特的学术著作来说，我认为一个人可以填满图书馆的书架，把

这堵墙填满。但是，当我们试图找出莎士比亚的作品对歌德这样的人有什么影响时，我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在这些书中所写的所有内容中，绝对没有包含任何与此相关的内容。他们可能一直没有写下来。对莎士比亚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源于人类智慧的世界，这当然有利于理解自然科学的事实，有利于对我们现代技术成就所需要的外在性质作出解释，但这种解释永远无法穿透莎士比亚戏剧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生动和感人的东西。

事实上，我可以走得更远。从这种知性理解的立场出发，歌德也通过解释莎士比亚戏剧的方式写了许多东西——例如《哈姆雷特》——所有这些也是歌德所写的东西，总的来说，都是片面的、空洞的。然而，重要的不是歌德对莎士比亚说了什么，而是当他说出自己最深处的经历时，比如，当他说：“这些不仅仅是诗歌！就好像命运的巨大叶子被打开了，生命的风暴吹过它们，使它们快速地来回旋转。”这些话不是解释，而是表达他精神上的虔诚。从他自己的人性出发，他们与他自己通过解释哈姆雷特的方式所写的东西大相径庭。

现在，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莎士比亚如此难以理性地接近？我将尝试在一幅图画中给出答案。有人做了一个生动的梦，梦中的人物在做梦者面前表演了一个完整的事件。稍后用智力回顾，她或他可能会说，梦中的这个或那个人物行为错误；这是一个没有动机或连续性的行为，这是矛盾的。但是梦境并不在乎这样的批评。诗人也不会关心我们如何用自己的智慧进行批评，也不会关心我们的行为是

否矛盾或不一致。我曾经认识一个迂腐的批评家，他觉得很奇怪，因为哈姆雷特才刚刚看到他父亲的鬼魂，就会说那段独白，“生存还是毁灭，”里面说“没有旅行者能从死亡之地回来”。这个有学问的思想家，真的很荒谬！我并不是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场景是梦幻场景。莎士比亚在充满活力的意识中体验他的场景。他们尽可能地有意识。但是他只有在发展他的性格，展现他们，给行动赋予形式的时候才会使用智力。他没有让他的智力主宰在他的场景中会发生什么。

我是从人智学的角度来看世界的。我相信，这种观点确实包含了人类的伟大理想。也许，因此，我可以在这一点上提到一个重要的经验，充分解释-通过“艺术预言”的方式-这是第一次通过感觉知道的东西。我已经有机会谈到了在瑞士多纳赫的精神科学学院歌德馆(goetheanum)培养“精确透视”的方式。我在翻译成英文的《如何认识更高的世界》、《神智学》和《神秘科学大纲》一书中描述了通往这种精确的洞察力的道路。通过一些练习，我们可以增强我们的灵魂能力，这些练习的精确程度不亚于学习数学。渐渐地，我们可以这样发展我们的思想、感觉和意志的能力，使我们能够有意识地与我们的灵魂一起生活——而不是在无意识的睡眠或梦境中——在身体之外。我们能够抛弃物质身和它的智性思想，因为这仍然与物质身在充分的意识中。然后我们就有了“想象力”，我指的不是那些在艺术作品中被证明合理的幻想，而是真实的想象力，我们周围精神世界的真实图像。通过我所谓的“想象力”、“灵感”和“直觉”，我们学会了在精神世界中感知。正如我们有意识地感知这个物质世界，并通过我们的感官，学会从声音和颜色的单一感官印象中建立对它的整体理解，所以从精确透视的精神感知中，我们学会建立对精神世界的整体理解。准确的透视与病态地进入人体的幻觉和幻觉无关，它们总是模糊和减少意识。在精确的透视中，我们在完全清醒的意识中认识了精神世界，就像我们在做数学工作时一样清晰准确。把我们自己转移到更高的精神领域，我们经历的图片可以与之相比，不是通常所说的视觉，而是记忆图片。但这些都是一个绝对真实的精神世界的图片。

人类在科学、艺术和宗教方面的所有原始理想都源于精神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旧的理想比现代智性的理想具有更

强大、更有说服力的力量。旧的理想是通过透视在精神世界中看到的，这种透视在当时更为本能和梦幻。它们来源于精神源泉。无论如何，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宗教信仰的某些内容已不再适合我们的时代。它们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我们需要再一次敞开大门，看看精神世界，并从中获得，不是各方面所说的那种抽象的理想，而是在科学、艺术和宗教中追求理想和精神的力量。

如果我们用这种洞察精神世界的能力来接近莎士比亚，我们将会体验到一些相当具体的东西，我想说的就是这个。莎士比亚可以用真实和艺术的感觉来理解，当然，精确的洞察力并不是充分体验他的力量的必要条件。但是准确的洞察力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最重要的事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莎士比亚永远不能让我们感觉到他离开了我们，为什么他永远给我们新的力量和冲动。这就是：任何通过发展思想、感情和意志的力量而获得精确洞察力的人，都可以把我们在这里所经历的莎士比亚的精神世界传承下去。这是可能的。我们在这里所经历的肉体——让我们说，我们已经深入哈姆雷特或麦克白的性格——我们可以把这种经历带到精神世界。只有当我们把莎士比亚内心深处的生活与我们能够接受的现代诗人的精神世界的印象进行比较时，我们才能看到莎士比亚内心深处的生活。我不想提到任何一位诗人的名字——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最喜欢的诗人——但任何一位自然主义诗人，尤其是近年来的诗人，都可以提到。如果我们把我们从莎士比亚那里继承来的东西和我们从这些诗人那里得到的精神世界的东西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还活着这一惊人的事实！当我们带他们进入精神世界，他们就会行动。他们的行为与众不同，但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带到了精神世界。然而，如果我们把一个现代自然主义诗人创造的人物带入精神世界，他们的行为真的更像洋娃娃而非人类！他们完全没有生命，没有运动！

莎士比亚笔下的男男女女保持着他们的生命和性格。但是许多其他诗人的性格，源于自然主义，就像是精神世界里的木偶！它们经历了一个冷冻过程！事实上，当我们接触到精神世界里的这些现代诗歌时，我们自己也会感到寒冷。

我这么说不是出于任何情绪，而是出于体验。有了这样的经历，我们可以再问一次：歌德感觉到了什么？“就好像命运之书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被打开了，生命的狂风正在快速地翻来翻去。”歌德知道也感受到了莎士比亚是如何从精神世界的深处创造出来的。这赋予了莎士比亚真正的不朽，使他焕然一新。我们可以看莎士比亚的戏剧，体验十次、二十次、一百次！女士们先生们，在过去的几天里，你们已经看到了无事生非的场景神父跪在倒下的女主角身边，说出他坚信她是无辜的话。这是无法言喻的深刻和真实，在现代文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比。事实上，莎士比亚最常用的亲密接触方式，就是用这种力量来揭示他的内在生命力和活力。

或者再来一次，随你喜欢，公爵站在树前，在奥尔登森林里的所有自然生物面前，说他们是比宫廷里的人更好的顾问，因为他们告诉他一些关于他作为一个人的事情。从这段众所周知的经文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多么奇妙的自然观啊！“.他说。树上的舌头，溪流中的书籍。”这是对自然的理解，这是对自然的解读！的确，现代诗人也能指出这些东西，但我们常常觉得这些东西是二手的。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我们觉得他就是他自己的一切。即使他们说的是同一句话，莎士比亚说的和其他诗人说的也完全不同。

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是：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为什么会有这种与超感性如此密切相关的艺术品

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生命从何而来？这个问题让我们看到，莎士比亚是如何像他在十六、十七世纪所做的那样，创造出与最古老的戏剧生活仍然有着鲜活联系的东西的。这部最古老的戏剧，来自埃斯库罗斯，来自索福克勒斯，反过来又是神秘的产物，这些古老的崇拜，艺术行为，源自最古老的，本能的，内在的精神知识。如果我们从神秘中寻找艺术的起源，我们就可以理解是什么在真正的艺术中激励着我们。

如果我现在就古代奥秘作为艺术感觉和艺术创造力的来源作一些简短的评论，当然可以很容易地提出反对意见，即从精确透视的观点来看，关于这个问题所说的话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然而，准确的洞察力不仅使我们接触到今天我们周围的事物，而且最具同理心地接触到历史的世界，人类和宇宙的历史演变。那些遵循我在书中所描述的方法的人，他们自己就可以调查透视对于神秘的主题有什么确切的说法。

说到神秘，我们正在回顾人类进化中非常古老的时代，那时宗教、艺术和科学还没有像今天这样分开、并肩站立。一般来说，人们没有充分意识到艺术、宗教和科学在达到他们今天所经历的分离和分化之前所经历的变化。我将只提到一件事，以表明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人智学的知识如何使我们再次接触到真正的艺术生活的旧形式。

几个世纪以来，早期画家的作品——比如说，13世纪末和14世纪期间的作品——传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只需要想想 Cimabue。

此后，在现代绘画中占主导地位的东西进入了绘画领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透视法。在瑞士歌德馆穹顶上的油画中，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再次回到色彩本身的视角中——在那里我们对蓝色、红色和黄色有不同的感觉。就好像我们离开了普通的物质世界：第三维空间不再有意义，我们只在二维空间工作。

因此，一个画家可以回归到与古代人类本能的精神体验的联系。正是这种可能性，现代人智学试图通过我所说的关于精确透视的一切给出答案。

回顾古代本能洞察力的生活，我们发现它与艺术、宗教和科学同等相关，也就是说，与整个古代知识形式相关。于宗教、艺术和科学的结合，人们总是有一种理解——在那些日子里，这意味着神圣宇宙力量的启示——在神秘的宗教中。只要它们是神圣力量的一种表现形式，神秘宗教就深入人类的宗教感情；只要它们已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艺术——我们在艺术中培养的东西——它们就是当时人们的艺术作品。而且，只要那些古老的民族意识到真正的知识是获得的，不是通过头脑单方面地寻找它，而是通过整个存在的经验，在他们的发展中的古老的奥秘也是人类知识的中介，因为它是当时。今天，另一方面，根据现代的观点，知识可以简单地获得通过采取普通的意识-保持我们-和观察自然，从自然的事实形成概念。

我们现代接近世界以获取知识的方式与古代不同。在旧的方式中，要看到精神世界，一个人必须提升自己到一个更高的人性水平。当然，这种古老的认知方式与我们现在的洞察力不同。然而，人类确实看到了精神世界。神秘仪式的实施，不是为了向外界展示什么，而是为了唤醒整个人类的内在体验是什么。强大的命运构成了这些神秘仪式的主题。通过它们，人类忘记了他们平凡的自我。他们脱离了平凡的生活。虽然是在梦中，并不像今天所要求的那样清晰，但是他们进入了脱离肉体的生活状态。这就是神秘的意义所在。通过深切感人的场景和行动的见证，神秘力量试图将新生带到物质身之外的生活和体验点。

有一些基本的体验是体外生命的特征。一个伟大的经验是如下。在物质身中，我们日常的感觉生活与我们自身的有机过程交织在一起。但是当我们离开身体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包含了我们周围的一切。我们感受周围所有的生命。想象一下，一个人在物质身之外，他或她的灵魂、精神生活和精神体验——不是用智力的冰冷力量，而是用灵魂的力量，用感情和情感。想象一下以这种方式体验身体之外是什么感觉。它是一种对万物的巨大同情——雷电、溪水的涟漪、河水的涌出、风的叹息——以及一种同其他人、同世界上的精神实体在一起的感觉。在身体之外，一个人学会了这种伟大的同理心。

现在，与这种伟大的同理心的感觉结合起来，另一种基本的感觉也出现在人类面对起初未知的事物时。我指的是某种恐惧感。这两种感觉——对整个世界的同情感和恐惧感——在古代的奥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学生们在他们的内心生活中强化了自己，使他们能够在不转身、不失去内心控制的情况下，同时承受对世界的移情和恐惧，那么他们就足够成熟，足够进化，真正看到了精神世界。然后他们准备好生活和体验精神世界。他们也准备好了与他们的人类同胞交流来自精神世界的知识。用他们的感情，他们可以从精神世界进入这个世界，一种新的诗性力量在他们的演讲中显现出来。他们的双手变得熟练，能够工作在颜色；他们能够命令他们的有机体内部的节奏，使他们能够成为音乐家，为其他人类的利益。就这样，他们成为了艺术家。他们可以将原始宗教赋予人类的神秘传承下来。任何用内在精神知识观察天主教弥撒的人都知道，这是生活在神秘之中的东西的最后一个阴影般的反映。

起初，生活在神秘中的东西有其艺术性和宗教性的一面。后来，这两个分开了。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和索福克

勒斯(Sophocles)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艺术元素从神秘中解脱出来。这是神圣的英雄，普罗米修斯。在《普罗米修斯》中，人类开始了解到一些令人深深感动、令人恐惧的经历，以及对神秘事物的内心恐惧。生活在神秘之中的东西，在这个神秘之中，新手们被开始进入更高的生命阶段，在普罗米修斯中成为一幅图画，尽管充满了生动的戏剧性的力量。因此，戏剧成为人类最深层次经历的一幅图像。亚里士多德，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一个知识分子，仍然生活在一些古老的传统中。他知道并经历了戏剧是古代神秘事件的一种回声。出于这个原因，亚里士多德说，他把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古老神秘的回声用语言表达出来，而学者们在他们的书中一再否定了这一点：“戏剧是一个唤起同情和恐惧的场景的表现，以便人类可以净化身体上的激情，使他们可以得到宣泄。”我们无法理解这种宣泄或净化意味着什么，除非我们回顾古代的奥秘，看到人们是如何从肉体中净化出来，并在在他们的肉体之外超感官中经历强大的体验。亚里士多德描述了在希腊戏剧中已经成为一幅图画的东西。后来，这个观点传到了后来的剧作家身上，我们在科尼尔和拉辛身上看到了亚里士多德话语的实现。我们看到人物穿着恐惧和同情的衣服——同情不是别的，正是人类在身体之外经历的古老的同情和对整个世界的体验。当人们面对未知时，恐惧总是存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超感性总是未知的。

莎士比亚在他那个时代开始了戏剧的演变。他进入了一个寻找新的戏剧元素的世界。在戏剧中有些东西超越了普通人的生活。莎士比亚对此深有体会。他受到那种古老的戏剧力量的鼓舞，这种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为他的同时代人所感受。他的工作方式让我们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感受到，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个性在起作用：他那个世纪的精神在起作用，随之而来的是整个人类进化的精神。莎士比亚仍然生活在那种古老的感觉中，所以他在自己身上唤起

了某种东西，使他能够塑造自己的戏剧人物和人物形象，不是以任何知识分子的方式，而是通过自己正确地生活在他们之中。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并非来自人类的智慧，而是来自于人类身上被点燃和燃烧的力量。如果我们要发展人类的真正理想，我们就必须再次寻求这种力量。

让我们回到艺术、科学和宗教的统一。这是我们在多纳赫歌德馆的目标。通过精确的洞察力的发展，我们开始了解到底是什么在古老的奥秘中起作用。神秘剧作家在他们的观众面前放置的元素在莎士比亚身上仍然起作用，莎士比亚以一种奇妙的内在方式重现了它。

我们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发现，大约有一百五十种不同植物的名字和一百种鸟类的名字，到处都与人类的生活密切地、亲切地交织在一起，这不仅仅是莎士比亚戏剧的外在特征。所有这些都是莎士比亚作品中整体的一部分。

莎士比亚将一股贯穿人类进化的持续潮流，从古老的神秘故事——他们的崇拜和仪式——完全延续到他的内心生活中。他抓住了这种古老神秘的冲动，他的戏剧就像清醒而真实的梦一样涌现出来。智慧和它的解释，它的一致性和不一致性，不能接近他们。我们对普罗米修斯或俄狄浦斯的智力标准所能应用的极少，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所能应用的也极少。

因此，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我们看到了莎士比亚自身的发展，我们可以称之为神秘的发展。莎士比亚来到伦敦，在那里他利用历史传统作为素材。在他的戏剧中，他仍然依赖他人。我们可以看到，从大约 1598 年开始，某种内在生命是如何觉醒的。莎士比亚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复活了。他能够在人物的内心深处打上自己的烙印。后来，当他创作出《哈姆雷特》时，一种对外部物质世界的痛苦笼罩着他。我们感觉他好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以不同的眼光看待物质世界，好像他是从另一个世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的。然后，我们看到他从这种内心深处的体验中脱颖而出，带着所有内心的悲剧。首先，莎士比亚学习外在的戏剧媒介。接下来，他经历了最深刻的内心世界——我称之为与世界精神的会面，歌德对此进行了精彩的描述。然后他带着某种幽默重新进入生活，他的作品带着最崇高的精

神和最高的戏剧力量。在这里，我想到的是，例如，《暴风雨》，全人类最精彩的作品之一，戏剧艺术进化中最丰富的产品之一。在这本书中，莎士比亚以一种活生生的、人性化的方式，将他成熟的人生哲学融入到每一个人物和形象之中。

因此，看到戏剧艺术源于古老的奥秘，其目的是人类的生存进化，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莎士比亚的戏剧具有如此大的教育力量。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的作品是如何在我们的学校里发挥作用，并渗透到我们年轻人的生活教育中去的。莎士比亚的作品源于自然赋予的一种自我教育，然后被他提升到最高的精神境界。一旦我们充分体验了莎士比亚的宇宙精神，当我们思考当今伟大的教育问题时，莎士比亚的戏剧必须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必须积极采取一切手段，因为只有通过莎士比亚最深刻的灵性，我们才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这就是人类迫切需要的理想。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一门奇妙的自然科学，但它将一个密集而物质化的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只能教会我们一切的最终结局，一种普遍的死亡。而且，当我们考虑自然进化时，就像上个世纪的思想赋予我们的那样，当我们仰望我们的精神理想时，它似乎是一些奇怪和陌生的东西。所以我们会问，宗教理想是否真的有力量，足以满足当今文明世界的需求。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必须通过上升到精神世界来重新获得这种真正的力量。只有到那时，通过精神知识而不仅仅是信仰，我们才能在我们的理想中找到力量来克服宇宙中所有的物质方面。我们必须能够将自己提升到真正的宗教理想所创造的力量之上，这种力量能够战胜宇宙中的物质世界。

我们只有屈服于世界的精神观念，才能做到这一点，为

此，莎士比亚才能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此外，在我们的时代，有一个精神的概念在我们的时代工作，这是一种强烈的社会需求。当我再次提到瑞士的多纳赫时，不要认为我说的是自我中心主义，我们正在培养什么可以引导人类再次进入精神的现实，进入世界真正的精神本质。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克服今天在人们中间工作的许多有争议的利益，使他们悲哀地分裂成政党和生活各个领域的不同部门。我可以提到，从 1913 年到现在，几乎没有间断，贯穿整个战争期间，当附近听到加农炮的轰鸣声时，至少有 17 个国家的成员一起在多纳赫工作。在最伟大的战争期间，17 个国家可以和平合作，这在我看来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理想。小范围的可能性应该大范围的可能性，而人类的进步——人类文明——需要它。而且，正是因为我们赞成人类文明的国际进步，我指出莎士比亚是一个在全人类中工作的人物。他给了全人类一个新的人类理想的伟大启示，这些理想对于国际的、普遍的人类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此，在这个节日里，让我用歌德的这些话来结束这个节日。当他感受到莎士比亚精神上的充实时，他被迫说出了这些话。于是，他心中升起了一句话，我想，这句话一定会在我们对这位伟大诗人的理解上打上烙印，他将永远是所有人的灵感的源泉。意识到这一点，歌德他对莎士比亚说了这些话，我们今天可以用这些话来结束我们的思想：“灵魂的本质就是永远激励灵魂。”因此，我们可以正确地说，“莎士比亚永无止境！”！

第 9 讲 《法语课程》讲座摘要

多纳赫一 1922 年 9 月 16 日

今天是智性主义的时代。智力是灵魂的能力，我们的内在存在参与的最少。我们谈论智力的冷漠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只需要考虑它对艺术感知或艺术作品的影响。智力在破坏或阻碍。艺术家们害怕他们的作品可能在概念上或象征意义上被聪明的推理所解释。他们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通过感受而不是通过理解得到理解。给予他们创作生命的灵魂温暖在这种清晰中消失了；它不再被传达给旁观者。这种热情被理性的解释所排斥。

在社会生活中，知性主义使人们彼此分离。我们不能在社区内正确地工作，除非我们能够使我们的行为具有灵魂的品质，而我们的行为总是涉及我们人类同胞的幸福或悲伤。仅仅是行动，缺乏灵魂，是不够的。在一种源于理性主义的行为中，我们抑制了我们的灵魂本性，防止它流向我们的邻居。

人们常说，知性主义在教育和训练孩子方面有着致命的影响。说这些话，首先要考虑的是孩子的智力，而不是老师的。我们希望教学方法不仅能发展孩子冷静的推理能力，而且能在孩子身上产生心灵的温暖。

人智学的世界观与此完全一致。它完全接受从这种需求中产生的优秀的教育原则。但它意识到温暖只能从灵魂传递给灵魂。因此，它认为，最重要的是，教育学本身必须变得灵魂化，因此教师的整个活动也必须灵魂化。

近年来，在现代科学的间接影响下，教师培训已经被知性主义强烈渗透。父母允许科学来决定什么对孩子的身体、灵魂和精神是有益的；因此，教师在他们的培训中，从科学中获得了他们教育方法的精神。

但是科学正是通过理性主义取得了它的胜利。它试图让自己的思想远离任何来自人类灵魂生活的东西。一切都必须来自感官观察和实验。这样的科学可以在我们这个时代积累大自然的优秀知识，但是它不能找到一个真正的教学方法。

真正的教育学必须建立在包括人的身体、灵魂和精神的知识的基础上。知性主义只抓住人的物质层面，因为只有物质层面的东西才能通过观察和实验揭示出来。真正的人类知识是必要的，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教育学。这就是人智学所追求的。

一个人不能首先借助一门仅仅建立在感官能够理解的基础上的科学来形成对身体本质的概念，然后再问这种身体本质是否是灵魂化的，以及其中是否有一种精神元素在活动，从而获得对人类的认识。在对待孩子的时候，这种态度是有害的，因为在这里，身体、灵魂和精神比成年人更能形成一个整体。一个人不能首先从单纯的自然科学的观点来关心儿童的健康，然后又想从灵魂和精神的观点来给予健康的有机体他认为适当的东西。一个人对孩子所做的一切，不是有益于他的身体，就是有害于他的身体。在世俗生活中，人的灵魂和精神通过身体来表达自己。身体的过程是灵魂和精神的启示。

物质科学必然关注身体作为一个物理有机体。它没有达到对整个人类的理解。许多人感觉到了这个道理，但是，就教育学而言，他们没有看到今天实际上需要什么。他们没有说：教育学不能在材料科学上蓬勃发展；因此，让我们在教育本能上找到我们的教学方法，而不是在材料科学上。但他们对这种观点只是半知半解。

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承认这一点，但在实践中，因为现代人大多已经失去了本能生活的自发性，它导致了什么。试图根据人类原始力量中不再存在的本能来构建一种教育学，这将是在黑暗中摸索。我们通过人智学的知识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学会了知道，科学中的知性趋势的存在归功于人类进化的一个必要阶段。在近代，人们已经超越了本能生活的阶段。于是，智力就变得至关重要了。人类必须以正确的方式沿着进化的道路前进。正如一个人必须在生命的特定时期获得特定的能力一样，进化的道路将人类引向在特定时期必须达到的意识水平。本能现在在智力的影响下被削弱了，然而一个人如果不反对人类的进化，就不能试图回到本能的生活。我们必须接受我们通过知性主义获得的强化意识的重要性，并给予人类——在充分意识中——本能生活不再能给予他们的东西。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灵魂和精神的知识，这些知识和物质一样牢固地建立在精神现实的基础之上，而智力科学则建立在物质现实的基础之上。人智学正是为此而努力，然而，正是这一点让许多人不敢接受。他们学会了了解现代科学是如何试图理解人性的。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方法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不会接受为了获得灵魂和精神的知识，有可能培养一种新的认知方式，这种认知方式在意识中和我们在物理现象中一样清晰。因此，他们希望回归本能，以此作为理解和训练孩子的一种方式。

但是我们必须向前迈进，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通过人智学知识来扩展人类学——通过获得精神知识来扩展感官知识。我们必须重新学习。人们对于完全改变这种想法感到恐惧。出于无意识的恐惧，他们攻击人智学是幻想的，然而人智学只想在精神领域进行，就像物质科学在物质领域所做的那样冷静和谨慎。

让我们考虑一下这个孩子。一个孩子在七岁左右长出了第二颗牙齿。这不仅仅是紧接着这一变化之前的一段时间的工作。这是一个从胚胎发育开始，到第二颗牙齿结束的过程。这些在发育的某个阶段产生第二颗牙齿的力量，在孩子的身体里总是很活跃。但在随后的生命阶段，它们不会以这种方式表现出来。没有进一步的牙齿形成。然而相关的力量并没有消失，它们继续工作，它们只是被改变了。他们经历了一次蜕变(在孩子的有机体中也有其他力量经历了类似的蜕变)。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研究儿童有机体的发育，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力量（导致牙齿的变化）以前是如何在营养和生长过程中活跃的。他们与孩子的身体生活在不可分割的统一之中，直到七岁左右才从身体中解放出来。在牙齿变化之后，他们作为灵魂的力量继续存在，活跃在大一点的孩子的感觉和思考中。

人智学揭示了以太的有机体渗透到人类的物质有机体中。直到七岁，整个以太的有机体都活跃在物质身上。但是它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从物质身的直接活动中解放出来，并且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作为灵魂生命的载体，而灵魂生命是相对脱离物质有机体的。

然而，在世俗生活中，灵魂体验只能在以太的有机体的帮助下发展。在七岁之前，灵魂完全嵌入到物质身中，只能通过身体积极地表达自己。只有当这种关系以刺激的形式在体内运行时，孩子才能与外部世界建立关系。这只有在孩子模仿的时候才会发生。在换牙之前，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孩子是一个纯粹的模仿者。因此，这个阶段的教育目标可以这样表达：孩子周围的人的行为应该值得模仿。

一个孩子的教育者应该在他们自己身上体验以太的有机体是什么样的。这给了他们孩子的知识。一个人只靠抽象的原则是无能为力的。教育实践需要一种人智学的教育艺术来详细研究一个人是如何在童年时期逐渐形成的。

正如以太的有机体嵌入在物质有机体中直到牙齿变化一样，从牙齿变化到青春期，灵魂有机体，被人智学称为星芒体有机体，嵌入在物质有机体和以太的有机体中。因此，孩子的生命不再在模仿中消耗。然而，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不能按照完全有意识的思维来管理他们与他人的关系，这种思维由智力判断来管理。只有在青春期，灵魂有机体的一部分从以太的有机体的相应部分中解放出来，这才成为可能。从7岁到14岁，孩子的关系不是由独立的判断决定的。现在重要的是通过权威影响的关系。

这意味着，在这些年里，孩子们应该尊敬那些他们可以理所当然地接受其权威的人。整个教育必须以此为基础。一个人在这个年龄不能依靠孩子的智力判断力。一个人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孩子们希望接受摆在他们面前的东西是真实的、好

的和美丽的，因为他们的老师，他们作为他们的榜样，认为它是真实的、好的和美丽的。

此外，教师必须以这样一种方式工作：他们不仅要把真实的、善良的和美丽的东西摆在孩子面前，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自己也必须是这些东西。与其说他们教的是什么，不如说老师是什么，是什么传递给了孩子们。所有被教授的东西都应该作为一件艺术品呈现给孩子们，而不是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作为一个可实现的理想。